武侠与歷史

257

封面說明

皇冠鳳冠

皇冠乃古代皇帝所戴之金冠；鳳冠爲皇后所戴，以珠玉串鑲而成。

本期封面之一頂皇冠及兩頂鳳冠，乃定陵古帝后陪葬之物。

孖寶

香烟

烟質人人讚好

烟味舉世馳名

廿支庄:七毫

總代理 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侠与歷史

第二五七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出版

萍踪俠影……………………維明 4

錢牧齋……………………張夢還 16

丹心一劍……………………琴心 18

玉女銀鳳……………………冰鴻 29

俠盜白金龍……………………羅天 50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蘭陵 58

脂粉梟雄……………………方達明 64

天龍八部……………………金庸 80

狂波俠影……………………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閲：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a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萍踪俠影

武俠短篇小說

維明・文

鳳簫・圖

暮秋九月，鴻雁南飛，萬里飛霜，景物蕭條。在雁蕩山登山的石道上，一個身穿天青長衫，年紀約三十歲上下的俊秀漢子，生得星目胆鼻，雙眉入鬢，神清氣秀，瀟洒出塵。這人騎着一匹駿馬肩上飄着劍惠，揹的是一柄龍紋古劍。

這人來到出山道口，聽得湖風送來隱隱一陣鸞鈴蹄聲，他轉眼望去，只見六騎駿馬護着一頂青衣小轎奔來，四名轎役袒着上體，氣喘吁吁，汗流遍體，騎上人均是貌儀威武，身帶兵刃的武林能手，一個個太陽穴高高隆起，目中精芒電射。

但聽轎內傳出一個蒼老語聲道：「六位壯士，轎役們想已累了，前途有什麼歇足之處，也該稍歇用些酒飯，讓他們休息休息。」

騎上人答道：「祝大人，賊撫至今猶未放過大人，如不兼程趕路，恐凶多吉少。」

轎內諒是下任官吏，聞言嘆息道：「生死二字，下官已不放在心上，只是六位盛情難却，令兄弟衷心歉疚，前途如有酒戶，不妨打住，兄弟要與六位壯士暢飲幾杯如何？」

六人在騎上望了一眼，一個四旬上下漢子騎上欠身道：「謹遵大人之命！」說着兩道銳厲的眼色落在那背劍文士身上，深深打量了兩眼。

那身穿天青長衫文士，只當未曾瞧見，微微一笑，身法仍是從容，策駿緩緩而行，口中低吟一闋歌詞：

「…………………………楚客多情偏怨別，碧山遠水登臨，目送連天衰草，夜閒幾處疎砧，黃葉無風自落，…………天若有情天亦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歌聲甚低，若斷若續，似有似無。小轎簾簷揭開一線，那退任官吏似爲歌聲吸引。

天色暗垂，前面現出兩點燈火，不遠處是一處小小鎭集，轎騎奔行如飛，片刻之間，已趕抵鎭中一家飯莊。

四名轎夫放下轎槓，小轎落在地上，轎簾一揚，跨出一個青衣小帽，氣度威嚴之老者，由六個漢子護着走進店內。店主眼力最尖，知道老者必非常人，親自迎着引向一張八仙桌前坐下。

老者先吩咐店主要一席豐盛的酒飯與四名轎役食用後，再點了十數味應時佳肴，廿斤狀元紅。

六個勁裝漢子正禁危坐，面色誠敬，但不時顧盼店內食客，突發覺那青衫文士也在座，不禁面色一怔。

那上座的青衣小帽老者忽含笑離座，向青衫文士走去，抱拳微笑道：「閣下可否請過來同席？」

青衫文士緩緩立起，微笑拱手道：「萍水相逢，怎好叨擾。」六個大漢不禁面面相覷。

老者朗聲一笑道：「旅中寂寥，來途耳聆閣下歌詠，前人秋怨一詞，音律佳絕，不禁頓生親近之感，萍水相逢總是有緣，何言叨擾二字。」

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那麼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隨着老者過席坐下。

老者道：「兄弟祝長卿，曾任學瀚，此次退任回京，不想欣逢閣下，其快何似。」說着又爲鄰桌六個大漢引見。

中年文士微微一揖道：「在下複姓西門，草字松雪，幸從巖命，讀書爲求明理，不作場屋之念，到處遊涉登臨，未免疏於禮儀，請恕不恭之罪。」

祝長卿哈哈大笑道：「西門先生與兄弟一般，是個泉石膏肓，烟霞痼疾，難得，難得。」起立握盞。

西門松雪與祝長卿談得十分投機，這位致仕學瀚發現西門松雪腹笥淵博，議論精闢，不禁由衷泛起敬意。

六位勁裝武士暗暗納悶，這位祝大人處身於危機一髮之際尚有心情與陌生人從容談笑，將生死危亡絲毫也不放在心上，自已等人一路護着他來，無時不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胆戰心驚中，看來養氣功夫竟不如這手無縛鷄之力的祝大人，不禁慨感頻生。

驀地，西門松雪忽伸臂在席前虛空一抓，倏地反手揚向窗外。這舉動令祝長卿及六位勁裝武士不由一愕。

只聽窗外傳來一聲慘嗥，接着一個森冷語聲道：「姓祝的，算你命大，不過前途還有好戲等你瞧的！」

六個勁裝武士不禁勃然大怒，躍然欲撲。祝長卿搖首微笑制止道：「他暗我明，冷箭難防，追出反中了他們詭計。」掉面又對西門松雪道：「西門老弟，賊徒果然跟踪而至，適才若非老弟援手，兄弟已遭毒手，只是粵撫既已派人追來，前途更多荊棘。此事正合了一句俗話，咱們騎驢看唱本，慢慢瞧，等着唱吧。」雖然事態顯然極之嚴重，但祝長卿說話神態仍是鎮靜詼諧，毫無懼容。可知這位卸任大員，修養不凡。

西門松雪對祝長卿所說，雖不能完全洞燭事態內含，但從其態度言談中，已影約料知幾分，此時不便追問，只微笑不語。只見一個勁裝武士趨前道：「祝大人，今晚不如下榻此處，反正賊黨已追上了，除却全力一拚外，別無他途可擇。」

祝長卿微笑頷首，他尙殷殷勸酒，從容談論，絕口不提他爲何與粵撫結怨之事。

六個武士此時知西門松雪是一身負曠絕奇學武林異人，不禁暗驚祝長卿慧眼識人，若非是西門松雪，無法避過眼前慘禍。

緊鄰就是一家客棧，隨行六武士恐人眼閒雜，防衞諸多不便，索與將客棧包下。

當晚，祝長卿就要與西門松雪作長夜之談。

西門松雪笑道：「大人還是早作安寢，此去燕京，迢迢長途，不免飽受虛驚，似此晝夜勞頓，恐大人體力不支。」

祝長卿道：「如此兄弟不奉陪了！」抱拳一揖，逕向榻上睡下。

西門松雪輕拂一掌，燈燭立熄，如水月華，侵窗而入，室內霜潔空明。

祝長卿目睹西門松雪將室內的桌椅什物悉數移動，似雜亂無序，雖不明白其所爲，但心知必是奇門佈幻之學，暗覺眼力無虛。

只聽西門松雪道：「大人請安心就寢，有何異動，不可起身。」身形一閃，迅即杳然。

屋外是一片獨院，翠竹修茂，蕉綠菊黃。皓月中天，萬籟人靜。忽從空中捷如鷹隼紛紛落下十數條身形，只見一個凹目隆顴，勾鼻鵠顎，密生一部如蝟短鬚的黑衣老人，睛中冷電流轉，沉聲道：「胡寶山老師請出來回話。」聲勁音炸，隨風播送開去，令人不寒而慄。

驀聞暗中突掠出一個四句開外勁裝武士，右手握着一柄寒光閃動的雁翎七星寶刀，道：「是那位相喚兄弟？」及至瞧清那人形像，不禁心裏一震，出聲大笑道：「胡某只道是誰？原來是閻亭棟老師，久聞閻老師綠林梟雄，爲何涉身這段官塲是非？」

閻亭棟冷笑道：「磔犬吠堯，各爲其主。老朽念武林同道份上，好言奉勸，吳老師等僅不過六人，萬里長途，難免防護不周，粵撫志在殺人滅口，螳臂擋車，似嫌不値，但望三思。」

表面上顧全江湖情義，其實骨子裏盡是恫嚇脅廹之言，弦外之音胡寶山那有聽不出之理，不禁面色一寒，厲聲喝道：「閻老師，有胡某在世一日，你休生妄念。」

閻亭棟放聲磔磔怪笑道：「胡老師，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老朽話已點到，休怪老朽手段毒辣了。」雙手向裏一挽，掣出一雙短僅三尺鐵懷杖，陰冷目光望外示意一瞟。

同行匪黨迅即紛紛撲向祝長卿居室屋上窗外而去，屋簷下也立時暗中冒出五條人影，接着刀光縱橫，喝叱出聲。

胡寶山霍地將雁翎七星寶刀一晃，冷笑道：「閻老師，咱們武林人物講究的是輕財重義，胡某始終不明白閻老師爲何貪圖重賞，助紂爲虐，難道閻老師你還未見過白花花的銀子麼。」

閻亭棟哈哈狂笑道：「老朽何致希冀重賞，胡老師，你錯了。」說着手中雙懷杖一式「犀牛望月」望外攻出，勢勁力沉，杖影如山。

胡寶山心中已自瞭然三分，不禁暗嘆了聲，身形換位讓過來招，雁翎刀振起寒星萬點攻出。

轉瞬之間，雙方迅疾出攻九招，忽聞閻亭棟大喝一聲，右手懷杖嘡的一聲擊中胡寶山的雁翎刀上。

胡寶山只覺虎口欲裂，右臂如折，痛澈心脾，不禁蹬蹬蹬蹌踉倒退了三步。

聞亭棟左手懷杖風震疲雷揮出，冷笑道：「胡老師納命來吧！」杖勢雷奔，壓向胡寶山左肩，眼看胡寶山就要喪生在懷杖之下，驀地一條人影電射而至。

聞亭棟猛覺兩腕一震，一對懷杖被來人奪出手外，螢輝清澈映着那人形像，只見來人是個背劍文士，年約三十歲左右，目中神光懾人心魄，不禁大駭倒躍而出，振吭放出一聲長嘯。嘯聲尖銳刺耳，隨風四散開去，響澈雲空。

揹劍文士冷笑道：「你傳聲告警，欲同黨趕來相助？此舉無異送死。」說着右手虛空拍出。

聞亭棟知對方身手卓絕，必是一位極厲害的高手，見狀雙手一揚，打出一片五毒芒珠，欲待回身倒竄。

猛見中年文士竟若無睹，五毒芒珠似遇無形罡氣，紛紛震落，來掌迅如電飛，向自己胸前拍到。

聞亭棟慌得望左一讓，身形後旋之際，只覺右腕如中鋼爪，被揹劍文士一把扣了個正着。來人正是西門松雪。

西門松雪翻腕出指，在聞亭棟胸前點了三處穴道，擲向胡寶山道：「接着！」

胡寶山左臂一環，接住聞亭棟挾在脅下，只見西門松雪向匪徒們躍去。片刻之間，匪徒紛紛顛倒在地，僅侵入祝長卿室中之人始終不出。

胡寶山等六人均帶有傷痕，肩腿等處血跡斑斑。他們見西門松雪武功通玄，不禁大為驚服，胡寶山欲去祝長卿居室察視。

西門松雪道：「無須，大人已然安豫，不可驚動，侵入室內匪徒已被制住，諸位不論如何驚險，千萬不可闖入大人臥室。」六人聞言不禁滿腹疑詫，却又不便出聲相問，只面面相覷。

西門松雪微微一笑，取出六粒丹藥，贈與六人服下，低喟了聲道：「在下既然伸手，就該有始有終，六位暫請運功調息，稍時匪徒援兵趕至，說不定尚有一番拚搏。」六人謝了一聲，服下丹藥，各自尋向暗中盤膝坐下調息凝神。

月華如水，西門松雪負手凝立在習習晚風中，仰面沉思。

九月秋風，蕭瑟涼勁，但拂在西門松雪身上却不覺寒意，他心胸之中，只覺熱血沸騰。

驀地，四外風生，颯然落下五條修長身形，將他圍在當中，只聽一個陰冷語聲傳來道：「尊駕為何獨步月下！」

西門松雪似是一怔，抬眼答道：「在下心事重重，夜難成寐，獨步月下，與閣下等又有何關？」說時目光微微一掃，顯然不把五人放在眼中。

問話那人是個鼠目陰沉，麻面老叟，聞言面色不禁一變，道：「想必是尊駕秘事，老朽碍難追問。」說着伸手指向倒在地面的同黨，接道：「這些是誰所為，尊駕諒必知情。」

西門松雪道：「在下不知道！」斬釘截鐵，斷然否認。

「佟兄，休聽這小輩胡言亂語，我等眼內豈是揉得沙子之輩，聞亭棟等顯為此小輩所害……」說話的是個虬髯中年壯漢。

西門松雪厲聲喝道：「誰說他們死了！何其如此庸俗無能，丟人現眼，還闖蕩什麼江湖？」五個凶邪不禁大驚，轉身掠去察視西門松雪之話是否屬實，發覺十數具軀體均尚有鼻息，心臟仍緩慢跳動，不言而知遭受點穴手法制住。可是五人用盡手法，均不能解開被制穴道，不禁心底冒上一股奇寒。

一人出聲驚詫道：「看來祝長卿暗中隨有武林異人保護，這點穴手法曠絕罕睹。」西門松雪冷笑道：「不錯，這點穴手法似出自玄門秘笈上，天下恐無人可解。」

麻面老叟目中凶光暴射，大喝道：「什麼玄門秘笈？」西門松雪突微笑道：「閣下五人是否專為找在下晦氣而來的麼？」麻面老叟不禁一怔，道：「事必有因，尊駕比老朽早來，老朽豈能不問。」

西門松雪道：「在下說過不知情，還有何問。」聲色俱厲，咄咄逼人。

麻面老叟倏地面目一變，五指如電拂出。一擊之中，蘊含無數奇奧變化，指風寒冽如割，罩向人身諸大重穴。

西門松雪心中微凜，只覺麻面老叟武功已臻上乘，錯非是他，胡寶山等忍不是其敵手，身軀疾轉，仰腰微塌，左手由背後伸出一探，迅如電光石火，「驪龍探珠」一招飛出。奇幻奧絕，令人難防。

麻面老叟未及瞧清西門松雪如何出手，驀地腕脈已被扣住，行血立時逆攻內腑，渾身蟲行蟻走，不禁面色慘變，汗下如雨。

西門松雪冷笑道：「在下一向不喜多樹仇敵，再要無事生非，恕在下不能容忍了。」說時五指一摔。只見麻面老叟一個身軀甩飛出去，半空中打了七八個觔斗，叭噠摔落在十數丈外。其他四人見狀不禁爲之震怒，紛紛出聲大喝，聯臂攻出一掌。一股排空氣勁向西門松雪撞去。只見西門松雪身形一動，冲霄杳入夜空中。嘩啦大响，西門松雪身後一叢碗口粗細的巨竹悉數斷折，竹葉濺飛如雨，塵沙障天蔽空，聲勢駭人之極。

麻面老叟一躍而起，他似未受重傷，一臉怒容道：「此人端的可惡，日後遇上必取他的性命，眼前狗官及胡寶山等一個不見，顯已逃去，只是受制諸人無可解救，爲之奈何？」

一條人影突從空疾瀉落地，正是西門松雪去而復回。五人不禁大震，齊齊倒退了兩步。

西門松雪微笑道：「在下無意與你等爲仇，所以重回，爲的是喜愛此處清風明月，竹韻簫吟。」說着手指被制匪徒，接道：「他們所受手法委實辣毒，無可解救，外表無損，其實內腑慢慢收縮嚙蝕而亡，那人施展此種奇奧手法之用意，無非藉使閣下滯留此間，讓祝姓官吏一行安然逃去。」

一人目露疑容道：「老朽不信尊駕未曾目睹，可否賜告他們逃去的方向，老朽等當感恩不淺。」

西門松雪略現躊躇之色，點點頭道：「此刻他們已遠在二三十里外，你等已無可追及，他們是向東方奔去，中途有無改變，恕在下不知。」五人立時抱拳拱手致謝了一聲，望東奔空騰起，去勢如電，轉瞬杳然無踪。西門松雪目送五條消失的人影，面現愉悅的笑容。胡寶山等六人此刻疾閃而出，道：「西門大俠解救我等一步殺身大難，沒齒不忘，但西門大俠將此五人縱之離去，後患無窮。」

西門松雪微笑道：「在下豈有不知，但粵撫心存殺人滅口之意，此去萬里長途，必屢屢遣下刺客狙擊，如此殺不勝殺，何不讓他知難而退，祝大人一抵京城，便安如泰山了。」

胡寶山搖首長嘆一聲道：「胡某心底積鬱已久，獨無人傾訴，憂心悁忍，永無寧日，今日一見西門大俠武功冠絕，機智無匹，如同雲開見日，願請大俠賜救天下蒼生。」說罷屈膝長跪於地。

西門松雪見狀大驚，忙伸手扶起，道：「在下如何當得如此大禮，胡兄有話請說，在下只要力所能及，敢不如命。」

胡寶山聞言精神一振，道：「此地並非詳談之所，亟宜離去。」

西門松雪略一沉吟，頷首應允，走入祝長卿居室，只見祝長卿想睡正濃，室內倒着四個匪徒，疾將四匪點了死穴，走近祝長卿榻前，猶豫了一下，兩指飛點在祝長卿睡穴上。

胡寶山六人進入室內，眼見室中桌椅排設，已料知西門松雪胸羅奇學，才華絕世，不由肅然起敬。

七人來至內室坐定，那胡寶山才低聲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那朝廷分封江西的宗室寧王宸濠，久有不臣之心，陰謀造反，湘、桂等省將撫以下官員，多半被其收買，這位祝長卿祝大人，在任之時，爲官清正，愛民如子，忠心耿耿，早爲寧王爭取對向。祝大人處身於四面楚歌之中，孤掌難鳴，乃上章請求致仕，新任粵撫，爲寧王所薦，乃其心腹爪牙，祝長卿深悉寧王謀陰，並掌握了證據。因此，寧王必須殺之滅口始能安心。由粵撫聘得武師，會同王府侍衛，追蹤而下，一路之上胡寶山等六人已擋過了數次暗襲，幸來者都是二流角色，他們尙能勉力對付。但今晚來犯之人，如閩亭棟等都是一流高手，已與往日情形不同，顯然是粵撫已稟告寧王，派出王府高手相助，不殺祝長卿決不肯罷手，若非途中邂逅西門松雪，則祝長卿與胡寶山等今夜便已難逃毒手。

西門松雪長歎道：「關於朝廷政事，原非我等江湖中人宜於過問。但以祝大人治粵十載，造福生靈，官聲素着，今既有難，西門某自難袖手不管。只是如今敵衆我寡，敵暗我明，難免百密一疏，防不勝防！鄙見以爲倘須避過追敵眼目，勢必棄車廢騎，步行爲上，四個轎役輪流揹負祝大人，另擇僻徑小道逃出百里外，再作計議。」

胡寶山聞言點頭道：「西門大俠顧慮週詳，計智過人，令胡某佩服，我們這就連夜就道，渡過長江再着計較。」

西門松雪等一行披星戴月，在晨光曦微中渡過浩蕩的長江。

時值深秋，曉霧殊濃，目力難及五丈以外，一行由胡寶山帶路，專擇人跡鮮到的荒山野徑而行，眞是隱秘異常，有數次幾乎與一些江湖人物擦身而過，幸虧大霧掩蔽，閃避機警，才能未被發覺。

日上山巓，衆人已行在一脈綿亘山區，胡寶山低聲對西門松雪道：「距此二十里便是紅石谷，是胡某一位父執陳尙俠隱居之處，我等且到紅石谷稍憩再商行止如何？」

西門松雪點頭道：「此行在下只供驅策，大計必須胡老師籌劃，在下一切唯命是從。」胡寶山知西門松雪並非過謙之詞，也不再說，領先一路疾奔。

約莫將近午時，濃霧逐漸消散，可見迎面是一座山口，石色殷紅，與滿坑滿谷的紅葉相映交織，絢爛鮮艷。

驀見山口內奔出兩騎快馬，轉眼來至近前，騎上兩人均是猿臂蜂腰，英氣奕奕的少年漢子，分着青黑色勁裝。他們來到近處滾鞍下馬，抱拳說道：「尊駕一行來此紅石谷中尋找何人。」一眼瞥見伏在一個魁梧大漢背上昏睡的祝長卿，不禁面色微變。

胡寶山立從懷中取出一封拜貼，笑道：「請上達陳谷主，谷主一閱拜貼即知就裏。」那少年漢子面有難色，正欲開口拒絕，即見胡寶山又取出一隻翠玉連環，那少年不禁肅然起敬，道：「有此信物，不用通禀，尊駕一行請隨在下兩人進谷。」說罷，翻身一躍上騎，撥轉馬頭與同伴疾奔而去。

西門松雪等人走入谷中，一片金桂，濃郁芳香隨風撲鼻，沁人肺腑，谷內平疇綠野，屋宇散佈在翠蔭紅楓中，景色如畫。只見前遇兩少年漢子又縱身返轉，道：「谷主在宅外恭候，請下騎，由在下領路。」

兩人領着胡寶山等行經一條寬敞的白石道路，楓榆交雜柯織成蔭，盡端是一所宏偉的莊宅，隱隱只見一個相貌威武，花白長鬚老者，率着八個老少不一的江湖人物躬立在宅前一株巨松下迎客。

紅石谷主陳尙俠一見胡寶山，不禁驚愕道：「原來是伍賢侄，老朽只道是誰持有遺翠玉環令咧。」胡寶山立時跪拜在地，道：「小侄易名改姓，事非得已，望伯父恕罪。」陳尙俠呵呵大笑，雙手扶起道：「老朽已明白就裏，豈能有見怪之理。」大笑聲中目光隱泛憂慮之色。

胡寶山一一爲陳尙俠引見同行之人。陳尙俠身後立着一個禿頂瘦削藍衣老叟，目光深深注視着西門松雪。

西門松雪卻留意着一個青滲馬臉，濃眉如刷，左眉梢有二指來寬一條刀疤直搭耳際醜惡無比的大漢。他發現大漢眼神閃爍，泛佈殺機，不禁心疑，暗道：「此人神色不善，是個心懷叵測之輩。」是以特別留下神來。

突然，馬臉大漢猛地翻身倒躍出三丈開外，雙肩一抖，獨鶴沖天拔起半空，揚手發出一道沖霄紅燄。

他快，西門松雪更快，颼地潛龍升天行空，虛空劈出一掌。遠在五六丈距離的馬臉大漢，忽然慘嗥一聲，人如斷線之鳥般墜下，眼耳口鼻內鮮血齊出，已是心脈震斷，氣絕而死。只是那旗花散爆，滿空紅燄，十里之外，仍瞧得極爲清晰。

陳尙俠目擊西門松雪功力已臻化境，分明是一武林頂尖高手，不禁肅然起敬，道：「這廝死得無辜，請至客廳一敘。」說着用手一揮，兩個少年漢子一躍上騎，風掣電馳奔向谷口而去。

[illegible]紅石谷主立時肅客，進得宅門，西門松雪便發現此宅仿燕京王侯富紳所居格式，天棚榴樹，廻廊曲檻，檻內殘荷敗梗猶未去淨，池水清澈，游魚歷歷可數。

行盡迴廊，才是五尺來寬白石小徑，直達一座五開間廣廳，飛簷

鈎椽，丹楹朱梁，鏤花長窻，宏偉堂皇。

白石小徑外是一片大院落，菊桂盛放，繁枝密蕊，濃香撲鼻，燦若金銀。廳內佈置得更是古雅，滿壁圖書字畫，多半名人手筆，使人留戀忘返。

西門松雪一掌拍開祝長卿睡穴，陳尙俠巳自出聲道：「這位是否曾任粵藩，居官淸正的祝長卿大人？」胡寶山立答道：「正是！」

陳尙俠一面肅容入座，一面笑道：「方才西門大俠一掌擊斃的大漢，就是寧王派來追踪祝大人的鷹爪。」胡寶山不禁失色大驚道：「如此小侄之來，豈非爲紅石谷引來一塲血腥浩刧，如有不幸，小侄則百死莫贖。」

陳尙俠呵呵大笑道：「老朽年逾古稀，就死不遠，死復何憾，賢侄此話休題。」

祝長卿巳睜目醒來，眼前景物令他微微驚愕，但他究竟是學養功深，隨卽明白過來，面露靄然笑容。陳尙俠抱拳一揖道：「草民陳尙俠拜請祝大人金安。」祝長卿立時趨前相對一揖，答道：「兄弟乃致仕官員，萬不敢莊主以大人相稱。」彼此寒喧了數句，陳尙俠巳擺下兩席豐盛酒宴與祝長卿等一行接風。

酒宴初張，陳尙俠正將代其左右諸人介紹時，廳外忽奔入一個少年，道：「稟谷主，谷口外現有王府鷹爪琵琶陰風手冷漱石立等谷主回話。」陳尙俠沉聲道：「知道了，說老朽出迎。」少年漢子倏地轉身望外奔出。西門松雪立起，道：「在下與莊主一同出迎。」那禿頂藍衣老叟也霍地離座，微笑道：「老朽亦願同往。」

陳尙俠微笑道：「有兩位同行，是再好不過。」說着與祝長卿道：「暫時失陪，草民出去就來。」不待祝長卿答話，與西門松雪和禿頂老者隨出廳外，奔行如風，趕至谷口。

卸任官員祝長卿晉京，歹徒截擊不遂。

只見谷口外並立着七騎口外汗血名種追風黑駒，騎上端坐着神態慓悍的黑衣王府衞士，爲首者是個額生贅疣，面色黧黑，五旬上下，目光陰冷老者。陳尙俠兩道白眉一轉，堆上滿臉笑容，抱拳說道：「冷大人，老朽出迎來遲，望乞海涵，請至寒舍一叙。」

冷漱石道：「豈敢，適才冷某見得貴谷發出旗花，想必沈賢弟發出，怎麽未見，谷主擒住狗官其功非小。」

陳尙俠微笑道：「沈大人一個時辰前巳離開敝谷，老朽亦會發現谷外旗花，並命人去谷外搜覓狗官一行下落，只是一塲撲空，諒逃去巳遠。」冷漱石不由臉色一沉道：「陳谷主恐言不由衷，分明狗官落在貴谷，沈賢弟諒巳遭毒手，若不獻出狗官，紅石谷立時玉石俱焚。」

西門松雪冷笑道：「冷大人無中生有，含血噴人，有失武林高人氣度，如不見信，不妨請入谷內搜覓便知端的。」冷漱石聞言大怒，殺機畢露，却爲西門松雪之言頂塞，一時之間，無詞相答。

陳尙俠望了西門松雪一眼，道：「賢弟豈可失禮於冷大人。」隨卽與冷漱石連連打拱，呵呵一笑道：「老朽語語是眞，望冷大人見信。」

冷漱石滿臉怒容道：「旣是如此，冷某暫且別過，俟與沈賢弟相見後再來拜望，但……」說着伸手一指西門松雪，厲聲接道：「此人狂妄無禮，如不畧示薄懲，日後更目中無人了。」話音方落，兩手抬指拂向西門松雪。指風劃空銳嘯，陰寒砭骨。强風吹在西門松雪身上，只衣袂瑟瑟飄舞，西門松雪面上神光湛然，微笑道：「恃强胡行，陰手傷人，在下容你

不得。」說着手腕倏地一翻，揚手揮出。只見冷漱石身形微微撼震一下，面色一變，立時轉過馬頭率着六騎疾奔如飛而去。

西門松雪向陳尙俠微笑道：「遲早冷漱石必與谷主爲仇，何不趁早解決，只要我等不走漏風聲，他心急追踪，當知難而退。看來今晚冷漱石必大舉侵襲。」

陳尙俠微笑答道：「大俠睿智絕倫，料事如神，老朽何幸得聆教益。」說着便匆匆偕西門松雪等返回莊去。

歸途中，禿頂老者對西門松雪道：「西門大俠功力蓋世，老

朽不勝欽佩，只是適才來犯諸人，武功雖均不弱，但却受制於新近掘起的大魔頭蘇不羣手下。據說那蘇不羣的武功，已至通玄境界，武林中很多門派，均已在其武力控制之下，供其驅策，而其獨霸武林之野心，亦已昭然若揭。武林之中，大難方興；老朽瞻目當世，能力挽狂瀾者唯大俠一人而已！爲天下蒼生計，尙望大俠緊愼將事，妥籌對策，滅此巨獠，挽救一場浩刼。」

西門松雪沉吟道道：「在下末學後進，甚少與武林人物來往，不知蘇不羣是怎等樣人？適才聽老先生語意，似知其詳，尙望賜教一二。在下雖爲閒雲野鶴之身，旣已插手此一武林糾紛之中，且事關整個武林正邪興衰，自當渴盡棉薄，共維正義。」

禿頂老者道：「老朽匡應時，原是丐幫九袋弟子，只因那蘇不羣老賊，覬覦本幫在江湖上力量，向本幫尋釁，本幫自幫主以下，均已敗在此獠手下，被迫聽命於他。老朽心有不甘，因此託跡於紅石谷，徐圖報復，奈何功力懸殊，孤掌難鳴，迄今一無所成。唯經多方打聽，對那蘇不羣的出身已略知梗概。據說：他原是少林弟子，是當今少林掌門宏光大師的師兄，法名宏法，武功尙在宏光之上。當

年少林前掌門人，不喜宏法忌刻自私，奸詐陰險，乃將掌門之位傳於目前的掌門人宏光大師，宏法懷恨在心，藉積修外功爲詞，遠走西域，從此一去不返，蓄髮還俗，易名蘇不韋。他在西域就了二十年之久，參研密宗武功，已有大成，且又學會了各種施毒法門，兩年前返抵中原，所向無敵，後爲寧王禮聘，封爲王府親軍統領。近聞其人已潛入燕京，匿居於京郊一喇嘛寺中，策劃響應寧王反叛事宜，必要時且將出手行刺皇上。」

西門松雪道：「關於寧王造反之事，原本是他朱家家務，我輩武林中人，本不該插手其間，但蘇不韋爲了一己之私，肆虐武林，在下倒不能視而不問……」匡應時搶着道：「寧王造反雖然是朱家家事，但寧王殘虐貪淫成性，當今天子雖然年少荒誕，仍不失仁厚本性，倘寧王奪得天下，則天下蒼生勢必永無寧日。且造兵作亂，生靈塗炭。我輩本俠義之旨，行道江湖，解民倒懸，乃俠義之最，豈可拘拘以不過問政事爲訓！」

匡應時的一席話，義正詞嚴，西門松雪不禁語爲之塞。正好這時已回到大廳門口，陳尚俠肅客入坐，這才把話題岔開。

家人獻過香茗，西門松雪霍地起立道：「冷漱石含忿而去，必不甘心，今晚必將再犯紅石谷，在下應作安排，以免傷及無辜。」眉目之間，已不復如往日安詳，殺機隱露。

…………………………

午夜三更，紅石谷中居民已進入睡鄉，一無燈火，僅陳尚俠宅內那座五開間敞廳中點有三支紅燭，遙遙望去，獨若鬼火，昏暗慘淡。

秋風蕭殺，黃葉漫空飛舞，夜空中不時傳來一聲離群孤雁悲鳴，頻添了秋夜幾分凄涼。谷口外突撲入廿餘條黑影，只聽一個沙啞語聲道：「這事透着有點離奇，怎麼一路闖入紅石谷，並無絲毫戒備，全都死了不成？」驀聞冷漱石低喝道：「噤聲，咱們今晚要殺他個雞犬不留。走！」走字出口，廿餘條人影向陳尚俠巨宅中撲去。

大廳中三支巨燭作品字形分燃着，每支相距足有五丈來遠，一陣陣寒風撲入廳內，燭焰搖搖欲熄，顯得陰森、恐怖。冷漱石等掠近宅門，立時甩出數十隻琉璃硝煙彈投向宅內。滿望陳宅頓成一片火海，那知大謬不然，琉璃硝煙彈投入，宛如泥牛入海，杳無跡象。

冷漱石大驚，面色悉變。只聽另一人說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尚有頭兒所賜五毒蝕魂香，再好的武功，中後也筋酥神昏，倒地斃命，又有何懼。」

冷漱石暴戾心狠，雖知今晚無必勝把握，但示懼而退，傳到頭兒耳中，那活罪必然不好受，不如孤注一擲，僥倖成功也未可知。

既無他途可擇，紛紛撲入牆內。不知爲何，自然而然地奔近五開間大廳前。冷漱石猛見廳中燭火陰森，由不得心笙猛搖，一絲奇寒升起，霎那間泛佈全身。驀地，忽聞廳內傳出陳尚俠語聲道：「冷大人貪夜光臨寒舍，定有要事，請至大廳一敘，恕老朽不出迎了。」話落響起低沉長笑。笑聲似夜梟長鳴，陰森刺耳，令人不寒而慄。饒是冷漱石膽大妄爲，只覺心內發毛，大喝道：「此非待客之道，谷主何不出見。」

陳尚俠答道：「冷大人既無膽量，有話可明日再談，老朽年邁，神衰困倦，不耐晚睡，冷大人請便吧。」此言激起冷漱石心頭怒火，示意身旁兩人同他竄入廳內，身去落實，突聽一聲冷笑道：「姓冷的，你膽子居然不小。」接着身旁兩人發出冷哼，叭噠倒地氣絕。

冷漱石不禁膽寒魂飛，只見面前人影，昏暗中依稀可辨，正是青衫文士，倏地雙掌齊出，攻出五招。

出式如電，奇詭玄奧，掌力未吐，掌指所及，却是人生要害重穴。西門松雪微微一笑，道：「死期已至，尚敢毒手施襲。」說着，上身往左一側，右臂圈掌揮攻而出，掄動之間，劃起一片罡風銳嘯，逼得冷漱石退了兩步。

高手過招，毫厘之差立判生死。冷漱石已知藝遜對方，再逞強硬拚，徒然自招死亡之禍，當下決定不作非分之想，趁着他退出二步之際，迅疾如電從腰側取出一支姆指粗細、形似筆筒的捲香，喝道：「且慢，你如眼力不差，當知此物來歷。」

西門松雪凝目望了冷漱石手中捲香一眼，冷冷笑道：「此物名叫

五毒蝕魂香，可是蘇不疑賜給你的麼？哼！這般下乘歹毒暗器，你如妄施，在下務使你受盡百般痛苦而死。」

冷漱石目中威稜暴射，厲聲喝道：「尊駕怕了麼？還不喚出陳尙俠老兒一同授死。」

西門松雪倏地出手如風，一招「驪龍探珠」迅疾無倫扣住了陳尙俠右手腕脈要穴。陳尙俠只覺如扣一道銅箍，勒嵌如折，奇痛澈骨，行血一陣倒衝，逆攻內腑，五指情不由主地一伸，五毒蝕魂香迅被西門松雪搶出手外。

只聽西門松雪冷冷說道：「在下會聽說過懲凶治暴最好的方法，無過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下先在冷大人身上施以分筋錯骨手法，後在奇經八脈間，點上十三處陰穴，備迫體內三昧眞火慢慢煎焚，再以指力觸燃這支五毒蝕魂香。」說着不禁一笑，接道：「倘在下所料不差，冷大人當輾轉哀嚎三日，油盡髓枯，口噴黃血而死。」

冷漱石聞言不禁魂飛膽寒，眼前這扣脈氣逆痛苦已難禁受，再如西門松雪之言，雖鐵澆銅鑄的漢子也無法忍受。只見冷漱石目露悸容，滿面冒出豆大冷汗，此刻也顧不了顏面，顫聲哀求道：「尊駕請賜冷某一死，當感恩不淺。」

西門松雪微微一笑道：「要死容易，那不過在下舉手之勞，只是冷大人須實話實說，若有半句虛言，恕在下無法應允。」

冷漱石不禁黯然苦笑道：「人在簷下走，那能不低頭，尊駕有什麼話，就冷某所知，無不相告。」

「冷大人今晚大舉進襲爲了何故？」

「原因有三：祝長卿不明去跡，又恐流落在紅石谷中，其次沈護衞顯然遭了貴谷毒手所害，最後一點，就是冷某心切尊駕之仇。」

「答得乾脆，請問蘇不疑現在何處。」

「現在燕京喇嘛寺，冷某職微位卑，武功懸殊，只聞親軍統領之名，其他概不知情。」

冷漱石見廳外同黨未來施援，可想而知噩運如同自己身受一般，一線希望於焉幻滅，不如速死，以求解脫，索興吐露無遺。再也心有惡念，眼前此人功力雖高，若妄欲去京耗伸手與蘇不疑爲仇，無異自投羅網，送死無疑。

西門松雪聞言沉吟良久，忽地翻腕出指，點在冷漱石死穴上。冷漱石微哼一聲，應指倒地氣絕而亡。

西門松雪仰面嘆息一聲，疾閃而出，只見匡應時迎面晃身落下，道：「賊黨悉遭就擒，如何處置？」廳外賊黨狼藉倒在地上，目瞪口張，猙獰駭人。西門松雪答道：「此時不可稍存仁慈之念，一併賜死，以免後患。」匡應時立即施展重手法，虛空分擊。掌力如山，已自血肉橫飛，骨碎模糊。

⋯⋯⋯⋯⋯⋯⋯⋯

翌晨，西門松雪便與祝長卿、匡應時、胡寶山等起程，擇徑間道僻路撲奔燕京。他們一行仗着西門松雪精湛易容術，掩除本來面目，省了途中許多不必要的糾紛。

但，祝長卿是一名符其實的文士，手無縛鷄之力，更不擅武功，擕着同行徒然累贅麻煩。

西門松雪將祝長卿易容成一染有宿疾，不良於行的病叟，臉色蒼白無神，輪番背負而行。這一路委實苦不堪言，風餐露宿，萬里長途，約莫半月之後，始趕到燕京郊外一個市集上。踏入一家飯莊內，他發覺飯莊內充斥各色武林人物不少，一個個目光閃爍，想發現有無可疑人物。

這爲什麼？因西門松雪在途中仗着稀世曠絕的武學，誅戮不少蘇不疑手下及其同路人。他們廣佈眼目，搜覓此一對頭辣手人物，重重追踪，只以西門松雪等一行，形踪飄忽，一路撲空。

蘇不疑是何等人物？元惡巨凶，千百年來均是機智絕倫，才華驚人之輩。憑他的智慧，發現出此一對頭人物，可能就是護着祝長卿潛赴奔京而來的武林高手。是以他在九城內外，京畿附近密伏眼線伏樁，若有可疑立即格殺無倫。

西門松雪不勝驚駭，與匡應時祝長卿一陣密議後，匆匆食罷，一行人紛紛離座緩步離店。他們易容爲商販，風塵滿面，一身黃土，疲

累不堪，藉此掩蔽了身份，在蘇不韋爪牙忽略下走過。然而，他們並不去京城，却趕往一條黃葉小徑逗赴一片荒草郊野中。

草色萎黃，茂密無涯，是一個良駒馳騁好去處，草原之西爲一片叢林。林內隱隱現出一列矮屋，西門松雪率先疾如流星掠入一所矮屋中。須臾，只見西門松雪同着一個短裝黝黑的大漢奔出，迎着祝長卿等入內。

西門松雪將祝長卿安頓在這矮屋中，殷殷囑不可露面，千萬等他回來，說完提着藍布包裹疾往燕京奔去。

× × ×

一座宏敞莊嚴的古剎，掩映在松樹交柯間，林徑幽靜，松針落地無聲，寺後盾錦叠翠，丹楓絢爛，如入畫境。廟門外立着一位神態俊朗，年在三十上下的藍衫文士，打伸手在門環上扣了三下，山門便呀然而開，門內走出一個濃眉如刷的灰袍老僧，一見來人，面現驚訝之色。

灰衣老僧正待發問，只見來人右手一圈，已扣住老僧右手脈腕，出手如電，大出老僧意料之外。

來人正是仗義保護祝長卿的西門松雪，他進京城經多方打聽，知道蘇不韋深得寧王信寵，所有寧王在京都一謀叛活動，都由蘇不韋負責策劃指揮，而他本人却隱居郊外喇叭寺中，從不出面。欲語：擒賊擒王。「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西門俗雪考慮再三，只有自已冒險一探喇嘛寺，甚至與蘇不韋一較功力，方能一舉解決問題。

這時老僧腕脈被扣，氣血逆行，額上黃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西門松雪低聲喝道：「識相的，趕快說出蘇不韋藏匿之所，帶我前去，否則教的五陰筋脈斷絕而死。」

老僧被制於人，哀聲道：「大俠請鬆手，老僧帶你去。」西門松雪出手點了他二處要穴。然後讓老僧前導，向寺內而行。

老僧領着西門松雪，穿過大殿側的弄堂，進入寺僧用膳的大廳，那老僧走到一張石桌之前，兩手攀旋桌緣，反覆轉了數轉，那桌面忽然自動下沉，露出一個圓孔。老僧轉面道：「蘇施主便住在石道盡頭第三間石室內，施主請自去找他。」西門松雪藝高人膽大，不理老僧是否弄詭，出手點了老僧睡穴，便向洞口走去。

洞中一列石級，約三丈深，西門松雪沿石級而下，轉過一個彎角，面前是一條甬道，雖然點着數盞油燈，光線仍極昏暗。

甬道兩側一列石室，但却空無人居，西門松雪提氣而行，不露一點聲息，直至深入十多丈，才見一石室中露出微弱燈光，西門松雪默運眞氣，護住全身，向那間露光石室走去，只見石室中端坐着一位鬚髮灰白的衣老者，正在瞑目養神。

西門松雪甫近門口，老人已經發覺，只聽他喝聲道：「什麼人？進來。」聲如洪鐘，嗡嗡不絕，兩眼神光暴射，貌相甚是驚人。西門松雪乍聞喝聲，不免吃驚，但他到底是久經陣仗之人，連忙受懾身心，凝神戒備，沉聲答道：「在下西門松雪，末學後進，久仰蘇老師功力通玄，特來請益。」

灰衣老者聞語，發出一陣磔磔怪笑道：「娃兒，你就是那專與老夫手下作對，破壞老夫大事的西門娃兒！這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老夫未曾找你，你却自己前來報到。老夫倒要申量申量你有幾大道行？」說着，右臂一掄，身體飄然而起，眨眼攻出一十三招。勁風呼呼，招式中含蘊了拂脈、點穴、斬經，截骨等絕奧手法，招招雷厲電疾，攻向部位無不是人身難防和意想不到的部位。尤其是掌吐眞罡，廻旋強吸，使對方身形直欲隨着他那掌風牽走。

西門松雪身形疾飄快旋，一件藍衫鼓得像燈籠，看似全不依章法，却深含玄奧變化。蘇不韋的掌指僅及他那襲青衫之上，似遇極強卸力，疾滑而過。不禁大爲懔駭。

蘇不韋原是老謀深算之人，見眼前的年輕人，却具有超出他想像之外的驚人功力，心目中怯意頓生，自忖：「在此石穴之中，作困獸之鬥，實爲不智之舉，倘將其誘到外面，自己手下高手如雲，還愁不能除去一個娃兒？」因此便生退走誘敵之念。

西門松雪也是睿智之人，他在都城，默察形勢，知蘇不韋羽翼已成，憑自己人單勢孤，與之爲敵，實難有致勝把握，這才冒險獨闖喇

嘛寺，爲的就是出其不意，擒賊擒王，造成蛇無頭而不行之局，然後再收拾其餘，才能轉危爲安。

蘇不羣既已無心戀戰，猛攻兩掌後，疾逾閃電，躍退八尺，貼壁而立，左掌平胸外翻，曲指虛抓，右臂外伸，兩指戟豎，氣凝指端，蓄勢待發。

西門松雪心念電轉，思忖如何出手一擊成功，將蘇不羣致死，以絕後患。他不能肯定自己與蘇不羣相比，武功造詣，孰優孰劣。但不得不拚力一試。只見他猛吸一口眞氣，雙手緩緩伸出，右手掌心向下，左手朝上，掌緣外翻，兩手上下成合抱之勢，中間却有尺多距離，右掌緩緩溢出濛濛青氣，向上的左掌却轉成赤紅，青氣下壓與紅掌相接，便生一股旋轉氣流，漸見擴大。只聽他沉聲道：「蘇不羣，識得此掌否？」

蘇不羣凝目一看，驚叫道：「『顚倒乾坤混元掌』，娃兒，袖裏乾坤金剛和尙是你什麼人？」西門松雪冷冷答道：「這個，你不必問，你既認得此掌厲害，還不束手就擒？」西門松雪語聲未畢，蘇不羣突地平胸左掌一擊出手，逼起滿室廻旋强風。一聲蟄雷巨震，蘇不羣身後石牆竟然啓開，却是一道暗門，蘇不羣身形已借廻風之力飄入石門之內。

西門松雪反應極速，蘇不羣身形甫動，他已雙掌外翻，一股狂烈罡勁，已是洶湧而出，挾雷霆萬鈞之勢，擊在那將掩的門上，只見那石門立時爆力粉碎，在罡勁狂飆摧送下，滾滾如狂浪激捲，門後石壁也粉碎剝落，一時飛砂走石，轟隆之聲不絕。

西門松雪道「顚倒乾坤混元掌」，乃是集本身所有潛力，發揮到極至的剛猛掌力，掌力發出後，他也功力洩盡，癱瘓昏倒在地。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當他悠悠醒來之時，自己却睡在一張華麗的軟榻上。榻前坐着胡寶山和匡應時二人，正在閒談，二人見西松雪已然醒轉，均含笑趨前問候。

西門松雪才知道自己昏睡了三天三夜，那喇嘛廟的地下石室甬道，已在他那石破天驚的一擊下，倒塌過半，蘇不羣的屍身支離破碎葬在砂石堆中。在蘇不羣的死訊傳出後 ，其手下已作鳥獸散。祝大人已朝見過皇上，揭發了寧王造反陰謀，朝廷已派王守仁、徐鳴皐等發兵討逆，祝大人已將西門松雪爲國效忠之事啓奏皇上，就等西門松雪醒來帶他前去面君。

西門松雪聽罷，淡淡一笑道：「惡賊既除，此願已了，功名利祿，予我何由？在下一俟功力稍復，即將遠行，不知二位作何打算？」胡寶山與匡應時都道：「我等都是閒雲野鶴之身，豈願作那利祿芻狗。西門大俠請速調息，我二人當伴大俠南下。」

殘月西沉，曉色初露，繁華滙萃的燕京兀自沉在睡鄉，由京都南下的官道上却有三騎健馬緩緩南行，馬上人談笑生風，顯然心情愉快萬分。正是自祝大人府中不辭而別西門松雪等三人。

—完—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值得原諒的降臣

錢牧齋

·張夢還·

在武史二五四期，曾經談到鄭成功，那麽再來談談鄭成功的老師錢牧齋。鄭成功終其一生是反清的，而他的父親芝龍和老師錢牧齋却和他走着相反的路線。

錢老先生爲人雖則終於降清，做了民族的罪人，可是他和鄭芝龍的作風完全不同，這大概由於他多讀了幾年書的緣故吧。

照我看來，錢牧齋之所以降清，或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明知南明不可以一戰，政治不修，軍伐專横，他一個書生有什麽辦法？

當然他和史可法之流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可是較之手握兵權的鄭芝龍，那麽他是值得原諒的。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一句話加諸於錢牧齋，那倒是一點不爲過。至少他還心懷故國，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那也無可奈何。

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讀書人都能够慷慨就義。一死報國，到底不是容易的事，許多大將尙且不能慷慨捐軀，我們何忍深責一個年紀老邁的書生？何況他還有一個如花似玉的愛妾柳如是呢？讀書人唯情之一字，最難忘却？何忍深責此老？

無可否認，錢牧齋一生醉心利祿，大節有虧，三百年來爲仕林所不齒，甚至編造許多壞事硬加到他的頭上去，例如淸末民初革命黨人爲了排滿，造出順治帝生母孝莊后下嫁攝政王多爾袞的事，並且代擬了一個煌煌詔書，撰詔大臣也說是錢牧齋（一說是洪承疇）其實，牧齋在南京迎降之後，到京城去只住了半年，勉強被任爲禮部侍郎，不久被劾解職，回到常熟原籍，以後到死未會作官，即使眞有皇太后下嫁的事，撰詔大臣也不會派到他的頭上去。這一點，正如子貢所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倘若撇開大節，僅就立身處世一點來看，錢牧齋也不無很多可取之處，比起當時京城內那一批三朝元老，如主張殺盡明朝宗室的金之俊之流，錢牧齋人格畢竟高得多。

錢牧齋一生最大短處，可能是功名之念太重，但是宦途坎坷，他二十九歲中探花，四十歲放浙江主考大臣，就在此時浙江考場出了一場關節案，雖然後來查明與他不相干，但是錢牧齋也因此受到處份，而不能不告病回籍。他四十七歲這一年正是崇禎元年，錢牧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崇禎帝選宰相（即大學士），由朝廷大臣公擬名單，於皇帝決定，謂之「牧卜」，當時推定十一名，錢牧齋名列第二。錢牧齋才高八斗，領袖藝林。以他當時的聲望才華，是最有希望入閣拜相的。那知被政敵排斥，七年前的「浙闈關節案」舊事重提，結果雖然罪名未成立，却把大學士的希望打消了，這還不算，連帶來的禮部侍郎和翰林學士的官職也丟了，重遭革職回籍。

平心而論，這次處份未免太過。

錢牧齋這次倒台丟官，一直閑了十六年，及至李自成入北京，吳三桂借兵入關，眼看明朝大事已去。福王即位南京，他才又被起用爲禮部尙書。可是好景不常，只有半年時間，多爾袞的胞弟豫王多鐸率師南進，錢牧齋率衆迎降，文官以他爲首，武官以忻城伯鄭芝龍爲首。（就是鄭成功的父親）從此錢牧齋就成了名敎罪人，一生也不能洗刷了。

錢牧齋等迎降之後，福王也在蕪湖被清兵捉回，多鐸有意予亡國君臣難堪，故意傳一批降官入謁福王，錢牧齋見福王就伏地大哭，另外一個大學士王鐸則戟指福王大罵，即此一點比較，錢牧齋比較王鐸有心肝的多。

這是順治二年五月的事。不久就隨着清兵北去，到了北京之後，又候了半年才被任命爲禮部侍郎管理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這個官職他在崇禎元年就作過，十八年後降志辱身所得不過如此，自然大失所望，間中不免發點牢騷，捱了半年又被解職南歸，從此就與仕途絕緣了。

錢牧齋南歸之後，清兵雖然佔領江南，但明朝永曆帝稱帝滇黔，據有西南數省，屢挫清兵，這時永曆帝倚爲柱石者，文有何騰蛟，瞿式耜。武有李定國，鄭成功。瞿式耜和鄭成功兩人皆是錢牧齋弟子，淵源頗深。

瞿式耜初入仕途即拜在錢牧齋門下，遠在崇禎元年牧齋以禮部侍郎即參與枚卜時，式耜即爲奔走，以後兩人皆被撤職，到了崇禎十年兩人又同被本縣人張漢儒到北京告了一狀，打了一年多官司。到了第二年秋天才出獄。師弟屢共患難，情誼自然不同，這時瞿式耜任桂林總督，永曆帝倚若股肱。

鄭成功較之瞿式耜就遲得多了。他是在弘光元年隨父鄭芝龍去南京時才有機會拜見牧齋，牧齋一見便許爲奇才，爲鄭成功起別號大木，從此鄭成功也向牧齋執弟子禮，牧齋也曾替他講過一些書文，這年成功二十二歲，錢牧齋六十四歲。此人眼光倒是不弱。

在錢牧齋被清庭解職回原籍後，不久就發生了黃毓琪案，黃毓琪是永曆帝任命的總督。潛來江蘇活動，在錢牧齋家中住過一段時間，兩人會談到興復大計，不料黃毓琪離開常熟就被清兵捉去，於是這件案子又牽扯到錢牧齋身上，又坐了一年多的牢，幾乎送了命。

在順治六年七月間，錢牧齋託人帶了封信去桂林給瞿式耜，指陳當前形勢與反攻策畧以及可能反攻的部隊，瞿式耜將此信轉奏永曆帝，並加按語說牧齋「忠肝義胆，溢於楮墨之間。蓋謙益身在虜中，未曾須臾不念本朝，而規畫形勢，瞭如指掌，綽有成算。」

可惜這封信寄到的第二年清軍定南王孔有德率部攻下桂林，瞿式耜就慷慨殉國了。

這以後錢牧齋過了十年的寂寞歲月，到了順治十六年他另一位門生鄭功成又幹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來。成功率大兵沿長江反攻，克鎮江，圍南京，親謁孝陵，一時東南大震，錢牧齋這年已經七十八歲，眼見有這樣爭氣的門生，況且神州光復可期。當然老懷彌暢，賦「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以記盛。茲錄其一二兩首於下：

龍虎新軍舊羽林，（因爲鄭成功在福王時曾做過羽林軍都督）八公草木氣森森，樓船蕩日三江湧，石馬嘶風九城陰，掃穴金陵還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長干女唱平遼曲，萬戶愁聲息擣堪。

雜虜橫戈倒載斜。依然南北是中華，金陵舊識秦淮氣，雲漢新通博望槎，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着江豚蹴浪花。

這兩首詩可把清朝罵苦了，難怪後來乾隆帝看到，會勃然大怒，修貳臣傳還要把錢牧齋列入乙編去。不過，詩實在是好詩，此後，和秋興八首者雖多，尙少此種佳章，第二首末二句正顯出此老掀髯得意狀。不料鄭成功頓兵金陵城下，終遭失敗。牧齋大爲痛心，又賦後秋興八首。其中頗多佳句，如勸告鄭成功者「換步移形須着眼，棋於誤後最堪思」。描述當時的情形者「荷鋤父老雙垂淚，愁看橫江虎旅斑」。自表傷感者：「南宮圍頌丹沿在，辜負秋窻老禿翁。」均名句也。

總而言之，錢牧齋一生確有許多可稱道之處，即以大節而論，平生師友如葉向高，孫承宗，高攀龍，左光斗，楊璉，周順昌，姚希孟，黃道周，瞿式耜以及鄭成功，都是名臣烈士，或罹閹黨之禍，或殉國變之難，或艱難百戰血洒河山，或矢志光復至死靡他。假若錢牧齋平時爲人實在不肖，這批人如何肯同他來往？一直到錢牧齋降清之後，瞿式耜尙且不避嫌疑，代爲解脫。可知此老確有令人可取之處。

至於平時爲人，亦頗能急人之難，如像冒辟疆對董小宛，乏於資斧，錢牧齋聞知，立持三千金爲之脫籍。至於柳如是以妙齡名妓，肯嫁六十老翁，最後竟以身殉錢氏家難，若非錢牧齋前時確有感人處，焉能有如此紅顏知己呢？

— 完 —

武俠長篇連載

丹心一劍

琴心・文　羽君・圖

焚海斷情走天涯

暮雲漸上，夜色更濃，在黃家的堡中，龍姑整治了一桌盛筵，高燒紅燭，在痴痴地等待着。空院裏黑加把獨孤雲的馬也牽來了，馬身上已洗得乾乾淨淨，他沒有別的事做，只好找了一塊布，將馬鞍上的銅釘一個個擦得雪亮！

龍姑等得無聊，也來幫他擦拭踏脚的銅蹬，兩個人都充滿了惆悵和離情。

黃金豹在一旁抽着旱煙，默默地看着他們工作，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道：「龍姑，你可是很喜歡漢人？」龍姑臉上一紅，低聲道：「你是說獨孤大哥？」

黃金豹噴出一口淡煙道：「難道還有別人不成？」龍姑默然片刻，才黯然地道：「是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我一看見他時，就忍不住要喜歡他，可是我知道這沒有用的，他是一個漢人，我是一個苗……」

黑加睜大了眼睛：道「這有什麼關係呢，苗人嫁漢人的多得很，你喜歡他，就嫁給他好了！」龍姑嘆了一口氣道：「黑加，你不懂的……」

黑加不服氣道：「我為什麼不懂，男人喜歡女人就想娶她，女人喜歡男人就想嫁他，不管漢人苗人都是一樣的……」龍姑被他說得笑了，笑中帶點凄涼道：「事情能像你說的那麼簡單就好了，可是天下事並不會全如人意的，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對你說才好，反正……你不會懂的！」

黑加睜着大眼想了半天才道：「我懂！你是怕他不喜歡你！」龍姑不禁一呆，黑加又搖搖頭道：「這就苦了，照漢人的話說，這叫單相思，那是件很痛苦的事，小姐，你可千萬別害上這種病，那會使你吃不下東西，睡不着覺，連主人的藥都治不好……」龍姑滿腹心事，也被他引得一笑道：「黑加！你怎麼也懂得這些事的？」

黑加輕輕一嘆道：「我也得過這種病……」龍姑睜着大眼睛，詫聲道：「你……」黑加不好意思地低下頭道：「是的！我曾經看上一個姑娘，在心裏偷偷地喜歡她……可是她太美了，我自己知道配不上她，所以只難過了幾天，馬上就想開了，現在我只希望她能够嫁一個配得上她的男人，幸福地生活……」龍姑到底童心未泯，暫時把自己的憂愁都拋開了，笑着拍手道：「是誰？你說出來，我替你去做媒！」黑加却倔强地道：「不，我不說，我只把她的名字藏在心裏，絕不告訴第二個人知道！」

龍姑笑着問道：「也不讓那個姑娘知道嗎？」黑加正經地道：「是的！尤其是她，我更不會讓她知道！」他的固執却換來了龍姑的惆悵，輕輕一嘆道：「黑加！你是對的，我要跟你學學才好，但願我能像你一樣地想得開！」

黑加却一睜眼睛道：「不，你不必跟我學，你與小兄弟正好是一對，你配得上他，而且我相信他也喜歡你，否則他就會拚命救你！」

龍姑輕嘆道：「你錯了，他救我是他俠義的

本性……」黑加道：「主人把他從死中救活過來，他也應該喜歡你！」龍姑搖頭道：「這更沒道理，我們救了他的命，只能得到他的感激，却不能强迫他把感激變作愛情……」黑加搖搖頭道：「你沒有問過他，怎麼知道他不喜歡你呢？」龍姑淒然長嘆道：「我不必問，問了也是自尋煩惱，我知道他心中另有喜歡的人！」

黑加連忙問道：「是誰？」龍姑苦笑道：「我怎麼知道呢？當他昏迷不醒時，我會經聽他不斷地叫着一個女孩子的名字，那個女孩子一定很美……」黑加不服氣地道：「我以爲她不會比你更美，我看過很多漢家女娃娃，她們都不如小姐……」龍姑苦笑一聲道：「謝謝你，黑加，這大概只是你的想法，在我看來，那個叫盈盈的女孩子一定比我美得多，否則像獨孤大哥那樣英俊的男人，怎會對她如此鍾情呢！」

黑加呆了一呆才道：「這就糟了，恐怕你要終身痛苦了……」龍姑咬着牙齒，沉思片刻才道：「是的，不過我不後悔，爲了獨孤大哥那樣男人，我痛苦一輩子都是值得的，否則我就不會冒着性命的危險，替他到寒梅谷偷折梅花……」

黃金豹一直不作聲，這時才長嘆一聲道：「丫頭，我沒想到你會這麼認眞的，看來我眞不該多事去救活他的！」龍姑的眼中閃着晶瑩的淚光，悽然地道：「爸爸，你別這麼說，救人是不會錯的，假如眼看着他死去，我會傷心一輩子，現在我最多終身不嫁人，一輩子守着你……」

黃金豹默默地抽着烟，不再說話。黑加不經意地道：「小兄弟怎麼還不來？別是被那個姓明的害死了……」龍姑也着急地道：「是啊，假如他眞要害死獨孤大哥，我就放上一把火，把寒梅谷燒個精光……」

黃金豹連忙斥責她道：「別胡說……」說着他的神色忽地一動，擧頭望着天上，但見西天被一片紅光襯托着，像是少女搽着胭脂的臉頰！他又把旱煙袋中的火苗壓熄，伸出鼻子嗅了一下道：「寒梅谷等不及你去燒，已經有人先放火了！」

龍姑急道：「怎麼可能呢，那是天上的晚霞……」黃金豹搖搖頭：「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會有晚霞……」龍姑一看天上，早已是繁星滿天，新月如鈎，與西天的那一片紅色相對映照，紅光愈來愈盛，正是寒梅谷的方向。她一急之下，連忙向門口衝去。

西北角上火光衝天，連大渡河都映紅了。龍姑急得流下了眼淚，哀聲叫道：「獨孤大哥……」身子要向河水衝去，却被後面的黃金豹一把扯了道：「傻丫頭，你就這樣想渡河了……」

龍姑急得跳脚叫吼道：「放開我，我要看看獨孤大哥去……」

黃金豹拖着她沿着河岸飛奔，邊跑邊道：「那也得找條船去……」黑加也跟着出來，三人一陣急奔，來到一個淺彎處，但見渡船正在對岸，慢慢地向這邊蕩來。船上隱約可見三個人影，兩人一前一後，站在船頭上，船尾另有一人在搖櫓！黑加拉開大喉嚨叫道：「渡船快過來，我們有急事……」船慢慢搖近了，紅光閃耀中，看出那屹立船頭的第一人，正是獨孤雲！

龍姑一陣興奮，大聲叫道：「獨孤大哥……」縱身向前躍去，那河流寬有數十丈，渡船恰至中流，最少也有二十多丈，龍姑的輕身功夫相當有根底，這一縱足有十五六丈，可是離渡船還差一截，眼看着她就要掉進水裏去了。船上的獨孤雲忽地用手一揮，他身後竄起一條黑影，凌空掠出，一把抓住龍姑，擲回岸上，却被黃金豹接住了。那條黑影也跟着兩手飛拍，像翅膀一般地又將身子拔空，一個燕子穿簾式，如箭般射到岸上。

黑加本來要去接那人的，等他落地之後，却嚇得連退幾步，因爲那正是明易生豢養的兩頭巨猿之一。

船也靠岸了，獨孤雲跨步上岸，那船上搖櫓的竟是另一頭巨猿！黃龍姑掙脫了黃金豹的懷抱，飛也似地撲向獨孤雲！因爲她的來勢太猛，獨孤雲只好一把將她接住道：「龍姑！你也太急了，連一下子都不能等……」龍姑却像受了無限委曲，撲在他的肩頭上大聲哭了起來。這一哭倒把獨孤雲哭怔住了，拍着她的肩膀輕聲道：「龍姑！你哭些什麼呢？「黑加笑笑道：「小兄弟！小姐爲了你要去放火燒寒梅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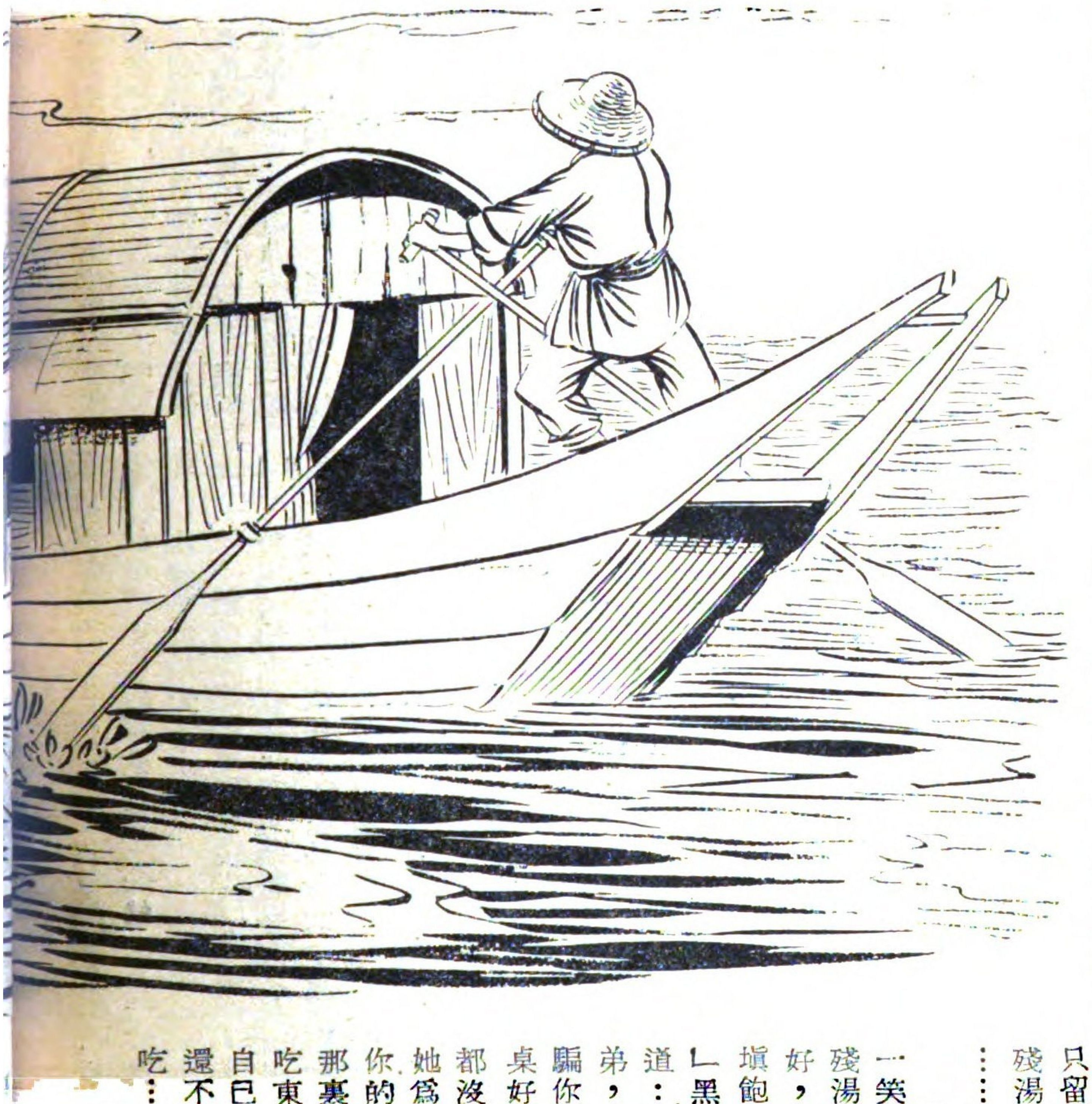
獨孤雲一怔道：「爲我放火燒寒梅谷？這是從那兒說起呢，寒梅谷是我自己放火燒掉的呀！」此言一出，大家都吃了一驚，龍姑也不哭了，離開了他的身子，瞪大了眼睛，連淚水都顧不得擦去，急聲問道：「那火是你放的？」獨孤雲點點頭道：「是的！是我帶着大毛二毛放的，大毛二毛就是這一對寶貝！」說着用手一指那兩頭巨猿，牠們都學人模樣，作了一揖，露着牙齒直笑

，好像在與大家見禮……

龍姑莫名其妙地道：「牠們不是明易生的嗎？怎麼又跟着你了呢？你跟明易生見面後，做了些什麼？明易生怎麼樣了？他上了那兒去了？你爲什麼又放火把寒梅谷燒掉了呢？」

獨孤雲微微笑道：「你一下子提了這麼多問題，叫我怎麼回答呢？」龍姑不好意思的笑道：

黃龍姑見獨孤雲回來等不及船靠岸便縱向船去，幾乎跌入河中。



「那你就把經過的情形從頭說一遍好了……」

獨孤雲笑道：「那可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而且我的肚子餓得咕咕直叫，等我吃點東西後，再慢慢告訴你行嗎？」龍姑見到獨孤雲無恙，剛才的那番愁急早已化爲烏有，笑了一下道：「我在家裏給你準備了許多吃的，儘等你不來，我們三個人一生氣，把東西都吃光了，現在恐怕只留下一點殘湯膹水了……」

獨孤雲一笑道：「殘湯膹水也好，我只求塡飽肚子！」黑加笑着道：「小兄弟，小姐在騙你呢，滿桌好菜一點都沒有動，她爲了躭心你的安全，那裏有心腸吃東西，她自已不吃，還不許我們吃……」

龍姑又羞又急，大聲叫道：「黑加你要死，胡說八道：：」黑加笑着道：「你自已不好意思說，我替你說吧！小兄弟，小姐她想…」龍姑飛起一脚，將黑加踢了兩個跟頭，等他爬了起來，看見龍姑臉上已布滿了怒色，乃伸伸舌頭，嘆了一口氣，快快地走了。獨孤雲微怔道：「龍姑！你怎麼不准他說下去……」龍姑愀然不語，黃金豹這才輕咳一聲道：「相公，這些不相干的話等以後再說吧，既然相公腹中飢餓，還是快點到舍下用點東西！」

獨孤雲點頭道：「是的，是的，再晚不但要將寒梅谷中的經過情形相告，而且對前輩還有點不情之請，要求前輩賜允……」

龍姑聽得心中一動，連忙問道：「你對爸爸有什麼請求？」獨孤雲想了一下才道：「照理說我這個請求實在不太近情，因爲府上的人手本來就不多，而黃前輩的事務又煩，再晚實在不應該再來減少府上的人力，可是……」龍姑聽得臉上一紅，連忙道：「有很多菜都冷了，我要去熱一熱，先走一步了，爸爸，獨孤雲大哥，你們快點跟着來吧……還有這一對活寶……」手指着那兩頭巨猿，臉上透出從所未有的興奮。獨孤雲笑笑道：「牠們跟着我忙了半天，恐怕也餓了，不過牠們的問題簡單，葷素都不拘，最好是肉湯泡飯……」龍姑跳着脚道：「行！我這就準備去：……」三步併作兩步，飛也似地走了，黃金豹也笑着道：「相公！我這個寶貝女兒放縱慣了，將來恐怕要給相公增加不少麻煩吧？」

獨孤雲微怔道：「前輩怎麼知道再晚會要求

令媛同行……」黃金豹哈哈大笑道：「老朽也不過按照情理猜測而已，一切都好商量，我們先把肚子塞飽了再慢慢談吧！」

鮮紅的燭光照着龍姑嫣紅的笑臉，也照着獨孤雲被酒染紅的酡顏。

當桌上撤去殘肴，龍姑溫婉地替每個人都奉上一杯清茗，然後在一張椅子坐了下來，睜着美麗的大眼睛笑道：「獨孤大哥，現在你可以說了吧，剛才我看你狼吞虎嚥，吃得那麼起勁，實在不好意思打擾你的豪興！」

獨孤雲呷了一口茶笑道：「好吧！不過這

裏面的故事很複雜，有該說的，也有不該說的，我也不知道要從何說起，還是由你提出問題吧，你問一句，我斟酌情形，能够公開的，我一定毫無保留地詳細說出來！」龍姑一噘嘴道：「獨孤大哥，你就是不够痛快，男子漢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有什麼該不該說呢？」

獨孤雲輕輕一嘆道：「龍姑！不是我要故作神秘，有許多事關係着別人的生命安危，知道了與你無益而有害，你又何必要自找煩麻呢！」龍姑故意一鼓腮幫子，裝做生氣的樣子道：「好！算你有理，現在我提出第一個問題；明易生第二次找你去做什麼？」

「向我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什麼人？」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這就是不該說的事，連明易生我都未能完全告訴他，因爲這事情可能會牽涉到好幾個人的生命安危，我只好這樣告訴你，這個人是明易生妻子的堂姊，她與明易生之間，有着很微妙的關係……好了，你換一個問題吧！」龍姑想了一下又道：「那就說你與明易生會面以後的經過吧！」

獨孤雲沉思片刻才道：「明易生見了我之後，態度變得很客氣，一再向我打聽那個女人的下落……」龍姑忍不住問道：「明易生找他妻子的堂姊幹什麼？」獨孤雲道：「這又是不該說的，事實上我已經說得太多，根本我連那個人是他的妻子的堂姊也不該告訴你……」龍姑不禁有點生氣地道：「這也不該說，那也不該說，究竟你有些什麼話可說呢？」

獨孤雲想了一下道：「實際上可說的並不太多，明易生要向我打聽一個人的下落，我不能告訴他，却告訴了他另一件他不知道而非常想知道的事……」龍姑又問道：「這件事也不可說嗎？」

獨孤雲又沉思良久才道：「照道理我確實是不該說，可是我再不說的話，你們簡直無法明白，因此我不妨約畧告訴你們一個梗概，明易生之所以要找她妻子的表姊，就因爲他認爲他的妻子是被她表姊害死的……」

龍姑怔然地道：「明易生的妻子是被人害死的嗎？」獨孤雲點點頭道：「可以這樣說，但是我也不敢斷定，因爲這裏面的內情太複雜了，明易生的妻子姓岑，名字叫紅梅，明易生非常愛他的妻子，可是岑紅梅却並不愛他，在二十五年前，她與她的表姊偷偷地離開了他，後來岑紅梅死了

……」

龍姑連忙問道：「岑紅梅的死明易生是怎麼知道的？她不是已經離開他了嗎？」獨孤雲一笑道：「你這一問足見你很細心，而且也問得很有道理，岑紅梅死在離開明易生之後一年，明易生早已得知她的死訊，却今天在我口中得到證實：……」

龍姑連忙問道：「這又是怎麼說呢？」獨孤雲笑笑道：「這個問題我想你比我瞭解得明白一點，因為我一向不太相信這些玄虛的事，你們苗族中有沒有一種叫做青梅蠱的玩意兒……」

龍姑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從來就不學這個玩意兒，也不懂得使用！」只有黃金豹臉色沉重地道：「相公是說青梅蠱嗎？」獨孤雲點點頭道：「不錯！據我所知苗民用蠱多半是以毒蟲為降頭，却從沒用樹木果實的……」

黃金豹臉色依然很慎重地道：「有的！青梅蠱便是其中之一，不過這並不完全是草木，它是一種半蟲半草的生物，就像藥村中的冬蟲夏草一般，獨孤相公是怎麼知道這一個名稱的？」

獨孤雲笑笑道：「岑紅梅便是青梅蠱的培育人之一，她也是一個苗女……」

黃金豹神色一陣激動，幾乎要從椅子上跳起來，獨孤雲見狀微驚道：「黃前輩！您怎麼了？」黃金豹勉強地壓制着自己的激動道：「沒什麼！青梅蠱派是苗族中一個很神秘的宗派，據說已經失傳很久了，想不到還會有傳人留在世上，是以老朽感到很震驚，相公請說下去吧……」

獨孤雲望了他一眼才道：「岑紅梅不但是青梅蠱的培育人，而且她煉得十分成功，幾乎已與本身的生命合成一體……」

黃金豹點頭嘆道：「那很不容易了，通常要四五十年才能到那種境界，那岑紅梅有多大……」獨孤雲道：「她死的時候才二十六歲，現在活着則是五十歲了……」

黃金豹沉默片刻才道：「才二十六歲就有那麼大的成就了，這真是不容易……慢着，她既有那麼大的成就，應該不致於天於天年呀……」獨孤雲點頭道：「明易生也是這麼想，所以他一直守着那棵綠梅樹，不捨得離開……」

黃金豹輕嘆道：「難怪他那麼珍惜谷中的梅花，不許人輕折……」獨孤雲詫然道：「前輩對於青梅蠱似乎很熟悉……」黃金豹連忙笑笑道：「老朽是個學醫的，對於這些事總是比較關心一點，也比常人多知道一點，相公說那岑紅梅已經死了，那她留在梅樹中的本命神蠱死了沒有呢？」

獨孤雲瞄了他一眼道：「沒有！只是蜷臥不動，而生機照常……」

黃金豹連忙道：「那蠱的主人一定沒有死！蠱主為蠱母的神氣所結，豈有人死而神在之理！」獨孤雲淡淡地道：「岑紅梅的確死了！」

黃金豹堅決地道：「不可能！」獨孤雲又望着他道：「前輩何以敢如此肯定？」

黃金豹發現自己太激動了，忙平靜一下情緒道：「老朽是根據自己所知，也許並不太確實：……」

獨孤雲乃道：「岑紅梅之死是千真萬確的事，否則明易生就不會焚梅斷情了，他守着那棵梅樹，以為他的妻子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黃金豹點頭道：「不錯！只要她不死，任憑千山萬水的隔離，她一定會因為蠱氣所感而回到本命所依的地方！」

獨孤雲道：「可是岑紅梅死了，她永遠也不會回來了，青梅蠱之所以不死，是因為她在未死之前，將蠱神轉托到另一個人身上，那個人不能與蠱神會合成為一體，所以無法與蠱母產生感應，但是他却維持了蠱母的生命！」

黃金豹道：「這也許是可能的？那個人呢？」獨孤雲道：「那個人就是殺死岑紅梅的兇手，我已把他的下落告訴了明易生，他趕着去替他的妻子復仇，因為他走得很怱忙，所以把許多未了的事都交給我代辦，自己只帶一條狗走了……」

黃龍姑寬慰地一笑道：「他這樣對你，大概不會再找你的麻煩了？」獨孤雲笑笑道：「他對我萬分感激，自然不會再與我作對了！」

龍姑興奮地道：「那好極了，我真怕他跟你作對，他的武功那麼高，打又打不過他，而你又是為了我才跟他結了仇恨的，要是你被他殺死了，我真不知道要多難過呢……」獨孤雲笑笑道：「你再也不用擔心了，他不但不會殺我，甚至於還會幫我的忙來對付我的仇人，他答應過我，只要有事找到他，天大的問題他也肯替我解決！」

龍姑却憂慮地問道：「獨孤大哥！你有很多仇人嗎？」獨孤雲點點頭道：「不錯！有很多人

都想殺死我，昨天來的那個老頭子便是其中之一……」

龍姑一蹙眉道：「你麼會有那麼多的仇人呢？他們一定都是很壞的人？」獨孤雲道：「有些人却還不錯……」龍姑不信道：「怎麼可能呢！我以為跟你作對的都不是好人，好人是不會跟你作對的！」

獨孤雲輕輕一嘆道：「龍姑！你把我想得太好了，可能你會失望的，因為我……」龍姑睜大了眼睛道：「你總不會是壞人吧！」

對着她這種天眞無邪的問語，獨孤雲只覺得打心中浮起一種慚愧，回憶起他以前所作所為，的確有很多不可告人之處，尤其是騙取神州五劍時所用的手段，可是他實沒有勇氣在她面承認自己是個壞人，他不忍去傷一顆天眞無邪的心！

龍姑仍是一本正經地搖搖頭道：「獨孤大哥，我相信你絕不是壞人，尤其是昨天早上你為了我不惜挺身與明易生作對，那是一種俠義的胸懷，具有這種胸懷的人，一定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大哥！假若跟你作對的也是好人，一定是他們對你誤會了……」

獨孤雲的臉色被羞慚得通紅，正不知如何回答，幸好黃金豹替他解了圍道：「龍姑！你不要問得那麼清楚了，獨孤相公是個在江湖上闖蕩的人，江湖上的事很複雜，武林人物的結怨，並不完全是好與壞的對立！」

獨孤雲這才釋然地吁出一口氣道：「是的！這些情形你不了解的，所以黃老前輩不願意涉身江湖是非，正是他老人家的明智卓見！」

黃金豹輕輕一笑道：「老朽以前閉門自守，不過是為了圖個清靜，今後只怕也清閒不了…………」黃龍姑一怔道：「爸爸！您為什麼這樣說呢？」黃金豹笑笑道：「獨孤相公要你跟他一起去闖盪江湖！」龍姑半信半疑，似驚似喜，連忙問道：「獨孤大哥！是眞的嗎？」

獨孤雲臉上一紅，低聲道道：「是的！不過這不是我的意思！是……」

黃金豹也為之一怔道道：「是誰的意思？」

獨孤雲又輕輕地道：「明易生……」

黃金豹大感意外，詫然道：「他……他怎麼……」獨孤雲不好意思地道：「事情是這樣的，主要的原因是為了那兩頭大猴子……」

黃金豹焦灼地道：「這更扯不到一起了，那兩頭大猴子與龍姑有甚麼關係？」獨孤雲想想才道：「那兩頭巨猿原是岑紅梅的表姊所豢養的，她們相率離開時並沒有帶走，現在明易生方要我帶去還給她！」黃金豹哼了一聲道：「他自己為甚麼不去送給人家？」獨孤雲道：「她的下落只有我一人知道，我又受過囑咐無論如何都不能把她的行跡告訴給明易生知道，因此他只好交給我送去……」

黃金豹仍是不滿意地道：「兩頭畜生能了，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珍貨，為甚麼非要送還給人家不可呢？」獨孤雲笑笑道：「對於這一點，明易生倒是解釋得很明白，他說這兩頭猴子性格眞靈，善解人意，而且還懂得武功技擊，實在是一對不可多得的通靈異獸，這些當然不足以構成必須送還的理由，可是這兩頭猴子身上還隱藏一項絕大的秘密，這項秘密，對牠們的舊主人來說，更有着切身的重要關係……」

黃金豹一怔道：「甚麼秘密呢？」獨孤雲搖搖頭道：「這個我也不清楚了，一定要等這兩頭畜生送到牠們的舊主人身邊，那秘密才會揭曉開來……」黃金豹想想道：「帶着這兩頭畜生走路，似乎太驚世駭俗了！」獨孤雲道：「就是為了這個原故，明易生才想到龍姑，牠們雖然很馴服了，可是經常還會發發野性，只有對年青的女孩子比較聽話，而且也一定要是苗族的女孩子才能使牠們聽話！因為牠們的舊主人也是一個苗女……」

黃金豹一怔道：「那岑紅梅的表姊也是苗人嗎？」獨孤雲點頭道：「是的！」黃金豹有點失望地說：「你在河邊上說要請龍姑伴你同行，只是為了要她幫你護送這一對畜生！」

獨孤雲訕然地道：「是的！再晚感到很難啓齒，可是明易生說老前輩一定不會拒絕的，再晚可不敢這樣想，要是前輩不同意……」

黃金豹目中精光一閃，連忙問道：「明易生眞的這樣說嗎？」獨孤雲心中並不想他會眞正同意，因此道：「明易生雖是如此說，前輩大可不必理會，再晚擔保明易生絕不會因此再找二位的麻煩……」

他是恐怕黃金豹畏懼明易生的威勢，所以又加了一重保證！誰知黃金豹想了一下，回頭對龍姑道：「龍姑！你的意思怎麼樣？」

龍姑沒想到獨孤雲對他的要求竟是這麼一件

事，心中充滿了失望與哀怨，明眸中閃着淚光，一時不知如何回答。獨孤雲也感到如此對待一個少女簡直是一種侮辱，所以馬上又表示意見道：「龍姑！妳可以不理這個荒唐的要求，要不是是明易生一再托付，我根本就不願意提出來！」

龍姑！雙眸一轉終於滴下了眼淚道：「獨孤大哥，祇要我能對你有一點幫助，我不會拒絕的！」獨孤雲有點意外地道：「龍姑！妳答應了！」龍姑點點頭，回頭對黃金豹道：「爸爸！我——」

在她的想像中，黃金豹一定拒絕的，可是她實在不願違抗獨孤雲的要求，因此她的聲音竟帶着懇求的意味！

孰料黃金豹竟笑着道：「妳答應了就最好，否則爸爸也會強迫你答應的！」龍姑大感意外，睜大了眼睛，似乎不太相信黃金豹會講出這種話。

黃金豹也覺得自己的態度反常了一點，連忙加以掩飾道：「獨孤相公是個正人君子，妳跟他在一起我可以很放心，再者人家為我們父女也盡過很多力……」說着他覺得這些理由仍是太勉強，獨孤雲只不過替他們出頭免去了龍姑的一頓籐鞭，與他們救他性命的事比起來，差得太遠了，因此他只得招招手道：「龍姑！你過來，我有幾句話要特別慎重地告訴你！」龍姑只得過來，黃金豹湊在她的耳邊低聲道：「孩子！妳不是很喜歡他嗎，那你就應該多跟他厮守在一起，慢慢地引起他對你的好感，爸爸只有你一個女兒，當然希望將你的終身托付給一個你喜歡的人……；」

龍姑的眼中放射出希望的光輝，激動地道：「謝謝您！爸爸……」黃金豹拍拍她的肩膀道：「中原可不比苗疆，你知道太少，一切都要聽獨孤相公的話……」

龍姑點點頭表示知道了，獨孤雲却對黃金豹的慷慨表示出一點懷疑，可是他也說不出懷疑之處，只得道：「謝謝前輩慷慨允……」

黃金豹一笑道：「別客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家互相幫幫忙是應該的，只是小女愚劣不堪，尚望相公多予開導，而且你可以把黑加也帶着，讓他到中原去開開眼界，你們在路上可以扮作走江湖賣解的幫客，這樣帶着兩頭大猴子就不會啓人疑竇了！」

黑加聽說准他一起同行，立刻高興地笑道：「好極了，小兄弟，咱家聽漢客們說起中原是個花花世界，一直就想去看看，可是主人怕我會闖禍，又說我頭腦太簡單，會受到壞人的利用，這次跟着你一起走，可不怕這些了……」

獨孤雲一皺眉頭，心中十分不願意，帶着龍姑是沒有辦法，再加上這麼一個渾人，可實在是麻煩，因此忙道：「黃前輩，您家中一共才只有兩個人，都跟我走了，誰侍候您呢？」

黃金豹一笑道：「老朽正想動身離家出去採藥，把黑加一個人留下可實在不放心，有龍姑在還可管管他，要是沒人拘束，他喝醉了酒就要闖禍，相公把他帶着，也算幫老朽一個忙！」

獨孤雲聽他如此一說，倒是無法再拒了！黃金豹卻似想起一件事來，又問：「獨孤相公，明易生楚毀與梅谷，那株藏有青梅蠱的綠梅呢？」

獨孤雲一怔道：「也燒掉了，黃老前輩問它作甚？」

黃金豹淡淡地道：「沒甚麼！老朽不過是隨便問問，因為那青梅蠱歹毒異常，若是不加以澈底毀滅，恐怕會流毒害人！」獨孤雲再不疑有他，輕嘆一聲道：「我是從那株綠梅首先發火的，現在恐怕只剩下一堆灰燼了！」

黃金豹看看外面的天色道：「夜已很深了，大家還是休息一下吧，明天一早我們就分頭上路，龍姑，黑加，你們要跟獨孤相公一起走，也得打點打點……」獨孤雲連忙道：「用甚麼準備甚麼，我們要去的地方並不太遠，最多十天就可以回來了！」

黃金豹道：「那也要準備一下，尤其是女孩子，隨身的衣物總不能不帶……」龍姑果然答應着去了，黑加也興奮地回到他自己的住處去打點動身，黃金豹對獨孤雲拱拱手道：「獨孤相公，你請安息吧！老朽也得準備一下入山的用品！」

獨孤雲與他互道晚安，回到他養傷的屋中，躺在床上，對這一天之內，所發生的許多事情，心中湧起了極為紛亂的思潮，一時倒是無法合睛。

忽然他聽見門口起了一陣輕微的聲息，好像有人要進來的樣子，連忙閉上眼睛，裝作入睡，而且故意發出一點輕微的鼾聲。接着他看見一個人影探進頭來，看了他片刻，斷定他是睡着了，

又輕輕地退了出去。獨孤雲在微啓的眼縫中，認出那人正是黃金豹，心中不覺又動了疑，他今天的態度很奇特，現在又是這樣鬼鬼祟祟的，究竟是何用心呢？然後他又聽見大門的輕响聲，好像是黃金豹出去了。獨孤雲再也無法遏制自己的好奇心，慢慢地下了床，披上外衣，又將隨身的佩劍繫好在腰間，輕輕地離開屋子，黃金豹恰好無聲息地關上大門！

獨孤雲不動聲色，估計着他走遠了，才慢慢地拉開大門，跟着出去，但見黃金豹的身影已在石堡外轉向河邊。他又輕輕地跟了出去，藉着黑夜中朦朧的微光，只見黃金豹沿着河岸，走向河渡的所在，先是跨上了渡船，想想似乎覺得不妥，乃又退了下來，手上却帶着一塊船板。他先把船板擲向河中，隨着身形一縱，脚尖站在船板上，雙臂不住地揮動着。利用船板的浮力，他居然不沉下去，雙袖鼓風，推動着船板，箭也似地向對岸射去。對於他這種卓特的輕身功夫，獨孤雲看得暗暗咋舌，同時更判斷他所去的方向正是寒梅谷，獨孤雲倒不急着追趕。

估計着他已經到了對岸，獨孤雲才跨上船，雖然他在劍上的造詣已經登峯造極，其他的功夫却不如黃金豹那般精純，因此他無法學黃金豹渡河的方法。輕輕地搖着櫓，緩緩地推船前進，到了對岸之後，他也毫不考慮地向寒梅谷行去。

寒梅谷的梅樹都燒得差不多了，殘燼仍在冒着青烟，匆匆地趕到谷中時，却見黃金豹正在殘爐中找行着，口中發出一種很奇特的輕嘯聲。

獨孤雲對黃金豹這種奇特的行逕自是感到十分詫異，寒梅谷已成一片劫灰殘燼，有什麽可找的呢？而且找東西也不用發出那種怪聲怪氣的低嘯呀？這嘯聲好似在對一種有生命的東西作着召喚！在一片劫灰燼中，難道還會有着未死的生物嗎？獨孤雲心中充滿了疑念，却忍住了不去驚動黃金豹。因為他是個城府很深的人，黃金豹也是一樣。他知道此刻若是冒然現身，對黃豹提出詢問的話，黃金豹一定不會告訴他實情，否則就無須瞞着他來到此地了！

同時更因為黃金豹在臨出來前，還到他的房中來探一下動靜，足證黃金豹的心中一定隱藏着什麽秘密。而這秘密也一定是不肯讓他知道的，所以他決定埋伏在一邊，靜待事情的發生，也想看看黃金豹搜尋的結果！

黃金豹一面找着，一面低嘯召呼着。過了一會兒，那低嘯竟然有了回音，那是與他嘯聲相似的一種虫鳴聲，聲音不大，音質却很高，嘶嘶地刺入耳朶！而且這聲音就在獨孤雲藏身之處不遠的地下發出。

那兒也是一株梅樹，樹幹已被焚去，根上還在冒出嫋嫋青烟。黃金豹臉上立刻現出了興奮之色，神情也很激動，連忙循聲找了過來。

獨孤雲怕被他看見了，趕緊又朝後面退了幾步，將身子隱在一塊岩石後面，那塊岩石很矮，也被火烤得很燙，獨孤雲居然也忍住了。

黃金豹走過來了，兩人的距離只有一丈多，獨孤雲心想自己躲得再好，以黃金豹的老練與江湖經驗，也很難騙得過他，心情便立刻緊張起來。

誰知黃金豹竟完全被地底所發出的同聲吸引，根本就不注意到有人在旁窺伺，走到梅根之前，就蹲了下來，開始用掌去劈那段殘根！根上的焦炭還冒着絲絲的火星，黃金豹却全然不懼，掌下炭屑飛舞，火星四冒，砍了幾下後，他又去撕未燃的木心。

獨孤雲看得更吃驚了，他發現這老苗子的內力已到水火不侵的程度，那段梅根雖未燃燒，却已被火烤得滾熱，黃金豹却一點都不在乎！

銅盆粗細的樹幹被他撕成五六片，一片片地從中拔了起來。當最後一片被拔起後，地下變成一堆鬆鬆的土塊！

黃金豹也不怕髒，馬上又用手鬆土扒開，挖下一個深洞。最後，他歡呼一聲，從深洞中掏出一條長約半尺，粗如竹枝的綠色小虫，形狀與蠶差不多，還在蠕蠕地扭動着！而且那嘶嘶鳴聲也是由這蠶狀的青虫所發出的！

獨孤雲見黃金豹找的竟是這麽一個玩意兒，心中多少感到有些失望，本想馬上現身出來問個明白的，但不知怎麽一動念，居然又忍住了！

黃金豹的動作也十分奇特！他先將那條小虫放在手中撫摸了一陣，態度異常端重，口中還喃喃地唸着一連串如符咒般的低語！那條小虫也慢慢地安靜下來，不再嘶嘶作鳴，而且身子也漸漸地縮短，最後竟縮成寸許長了！更盤成一圈，好像一塊青色的圓石！

黃金豹用手拈起那圓塊，審視了半天，幾次都想送進口中，好似準備要吞下的樣子，但最後還是放棄了！又停了片刻，他終於發出一聲輕嘆

，從懷中又摸出一個金質的小盒，小心翼翼地將圓塊放入盒中。再把金盒放在他面前的地上，誠意正心地跪在盒前，低頭膜拜。拜了一陣之後，他站了起來，同時伸手拿起金盒收回懷中，準備離去了。

獨孤雲知道他不會再有什麼舉動了，連忙從岩石後站了起來，出聲招呼道：「黃前輩……」

黃金豹猛然回身，看見是獨孤雲，神情十分驚異，但是却不慌張，只訝然地望他一眼才問道：「相公是什麼時候來的？」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再晚跟着前輩之後來的！」這一說倒使黃金豹不信了，急忙道：「那老朽的一切舉動……」

獨孤雲點頭笑道：「不錯！前輩捕捉那條虫的一切經過，再晚都看見了，這是一條什麼虫，使得前輩如此慎重……」

黃金豹又詫然道：「相公不認識牠？」獨孤雲搖頭道：「不認識！」黃金豹似信非信地道：「這就奇怪了！」獨孤雲被他這種態度與語氣弄得莫名其妙，連忙道：「有什麼奇怪的？」

黃金豹雙眼對他盯視半天，才低低地道：「相公當眞不認識牠？」獨孤雲微笑道：「再晚對醫理一竅不通，怎麼會認識這種怪虫呢？」

黃金豹忙道：「這與醫藥無關！」獨孤雲也怔住了，他起初以爲這條怪虫一定是什麼珍奇的藥材，因爲黃金豹的醫道很精，所以對牠如此重視，現在聽說這條虫與醫藥無關，倒是摸不清他在搞什麼鬼了，不過他爲人深沉，心中在疑惑，表面上却淡淡地道：「既然與醫藥無關，前輩捉牠有什麼用呢？」

黃金豹略加沉思才道：「看來相公是眞的不知道，老朽就說出來吧，這就是青梅蠱的蠱母！」

獨孤雲一驚道：「什麼……」黃金豹對他的驚奇認爲是意料中事，點點頭加强語氣道：「老朽所言絕無虛假，這的確是青梅蠱的蠱母，蟄伏在地下時，牠附生於梅根之上，像是一段樹根。離土即化爲虫類……」

獨孤雲不信道：「明易生叫我焚梅梅林，就是消滅它……」黃金豹微微一笑道：「明易生不是青梅蠱門中的人，對於這種奧妙不會懂得的，青梅蠱的確是畏火，普通的蠱母遇火即死……」

獨孤雲一怔道：「那前輩捉到的這一條是……」黃金豹神容肅然地道：「老朽得到的這一尾是蠱中之神，由青梅蠱門中的創始人梅芷仙姐師所祭煉，已成不死之身，青梅蠱派創立至今已有五百餘年，中間功傳四十六代掌門人，蠱母依然長存不朽……」

獨孤雲想了一下道：「那這條神蠱一定是由掌門人所保有的了！」黃金豹點點頭道：「不錯，只有掌門人才知道馴馭牠的方法，青梅蠱門中的弟子都有一條青梅蠱作爲本命神蠱，也是由這條蠱母繁殖的子孫……」獨孤雲動容道：「照前輩的說法，那岑紅梅……」黃金豹肅敬地道：「岑紅梅是青梅蠱派中第四十七代掌門人！眞想不到青梅蠱派已傳到第四十七代……」獨孤雲想想道：「前輩應該說是四十八代了，岑紅梅已經死了……」

黃金豹立刻搖頭道：「不！岑掌門人絕對沒有死！她一定還健在人間！」

獨孤雲怔然道：「前輩怎麼知道呢？」黃金豹道：「青梅蠱派每一代掌門人繼位之後，一定先與蠱神作一次神合，蠱神身上就會多一道環節，老朽方才請出蠱神時，曾經數了一下，那上面只有四十七節……」

獨孤雲道：「據在下所知，那岑紅梅的確死了！」

黃金豹毅然搖頭道：「不可能，掌門若是自知必死之前，必先將制伏蠱神之法傳給下一代掌門人，在一年之內，與蠱神從新接合，否則蠱神就失去了控制而物化，流蕩四散，千里之內，死無噍類，照相公說掌門人身死已三十年，蠱神絕不會安然潛伏此地！」

獨孤雲也怔住了，思索良久才道：「也許岑紅梅身死之前，已將蠱神轉託到另一人身上……」

黃金豹道：「不可能！」

獨孤雲瞪大眼睛道：「前輩在家中時，不是說有這種可能嗎？」黃金豹輕嘆道：「那時老朽並不知岑紅梅是掌門人，普通的青梅蠱可以將神氣轉託，蠱神的氣候太深，非直接控制不可……」

獨孤雲聽得心中一動，臉上又現出了疑色，黃金豹連忙道：「相公不必動疑，老朽也是青梅蠱門中弟子，所以才知道得這麼多！」

獨孤雲這才消除疑色道：「再晚漸漸也猜到了，因爲據再晚所知，青梅蠱派之內情十分隱秘，即親如夫婦姊妹，亦不容輕洩！」

黃金豹點頭道：「不錯！那明易生雖是金掌門人的丈夫，他對靑梅蠱派中的情形，所知之有限，否則他就不會有焚梅毀蠱之舉！」獨孤雲也問道：「前輩旣是門中之人，怎會不知道誰是掌門人呢？」

黃金豹嘆了一聲道：「老朽係由第四十六代掌門人授藝傳蠱，藝成離師，卽未再見家師，因此連本門中共有多少門人也不知道，這是靑梅蠱派的規矩，所以老朽在數過蠱神身上環節後，才知道掌門人已經易主，家師也一定已經作古了：……」言下畧有淒凉的意味，獨孤雲却愕然道：「靑梅蠱派爲什麼這樣神秘呢？」

黃金豹道：「本門以蠱練功，以醫術濟世，除掌門人外，不得再傳弟子，所以流傳不廣，因爲本門中還有一個特徵……」

獨孤雲道：「什麼特徵？」黃金豹想想道：「凡是本門弟子，都練有一條靑梅蠱爲本命神蠱，人在蠱在，人亡蠱亡，假若猝死而不及將神蠱的氣吸隔斷，那蠱母一定會化爲毒氣流散空中，因此才有託蠱於他人的準備，若被託的人又告暴死，那蠱神就不易制控了，除非本門中人，前去將之消滅，否則流毒無窮，這也是本門不能多收傳人的原故……」

獨孤雲嘿了一聲，連忙道：「難怪前輩在聽見岑紅梅是靑梅蠱派中人時，趕着要到這兒來……」黃金豹點頭道：「不錯！老朽原是想來看看那蠱母是否確已燒死了，以免流毒人間，結果找了半天，俱未發現有靑梅蠱棲息痕徵……」

獨孤雲漸漸感興趣問道：「靑梅蠱棲息之處，有何異徵？」

黃金豹道：「川邊梅樹甚少，苗僵尤爲少見，普通只要發現有一顆梅樹，大至已可斷定附近必有靑梅蠱門人居留，寒梅谷千梅成林，要找到它只有火焚一法，因爲靑梅蠱所棲息的梅樹被火焚之後，樹心自有尺來長一截木段是燒不掉的，靑梅蠱是一種有靈性的蠱虫，牠就是要死的時候，也會替自己找一個葬身的地方！」獨孤雲越聽越有味，聚精會神地聽他說下去！

「老朽初以爲岑紅梅只是門中一個弟子而已，因爲先師收了多少徒兒，從不告訴其他人知道，老朽想來將那段藏蠱的梅木找到埋葬起來，以盡同門之誼，誰知找遍全山，都沒有發現，又因爲敝門的事情十分隱秘，相公絕對不可能凭空造出那些話來，老朽只好作了第二個可能的判斷：……」

獨孤雲立刻問道：「什麼是第二個可能呢？」黃金豹輕嘆道：「那就是假定留在此地的是掌門人所有的蠱神，牠是不會被燒死的，而且更會爲了躲避那股熾熱，向地下鑽去！」

獨孤雲恍然道：「所以前輩發出那召喚的低嘯！」黃金豹點頭道：「是的，那是本門中特有的聯絡之法，不僅可以告訴同門中人，而且也能與附近的蠱母發生聲氣之感應……」

獨孤雲笑了一下道：「有意思極了，那蠱神果然在地下回答前輩了！」黃豹金一怔道：「相公也聽見了？」

獨孤雲道：「我離牠比前輩還近，比前輩先聽到牠的回應……」

黃金豹怔了片刻，才輕輕地道：「老朽不過是姑且一試，却不想眞的發現了掌門人的蠱神！」

獨孤雲一笑道：「難怪前輩對牠那樣尊敬！」黃金豹臉一紅，欲言又止！

獨孤雲想想再問道：「前輩將蠱神縮小成一個圓餅時，好像要準備將牠吞下去的意思，爲什麼後來又改變心念了？」

黃金豹沉吟良久，方始微帶慚愧地嘆道：「靑梅蠱神乃萬蠱之母，老朽怎能不動心呢？」

獨孤雲奇道：「牠有什麼好處嗎？」

黃金豹道：「好處大了，每一代掌門人的靈氣都鍾於蠱神體內，每一個環節上都蘊藏着一代掌門人的精華，老朽若能將之與元神會合，必可功參造北……」

獨孤雲道：「旣有這麼大好處，前輩因何放棄呢？」黃金豹一嘆道：「靑梅蠱門流傳數百年，全賴此一蠱爲之延續，老朽不能做門中罪人，毀此重寶，使靑梅蠱派從此而終，再者此蠱神日久通靈，老朽也沒有把握能一定將牠與元神化爲一體，所以不敢冒險……」

獨孤雲又道：「那麼前輩將此蠱神作何安置呢？」黃金豹肅然道：「蠱神不能長日留此，老朽要給岑掌門人送去！」

獨孤雲道：「前輩確知岑紅梅未死？」黃金豹道：「蠱神安在，掌門人也一定健在！」

獨孤雲想想道：「前輩要怎樣才能找到她呢？」黃金豹神色一懔道：「這就要請相公幫忙了

！」

獨孤雲詫然道：「我？」黃金豹點頭道：「不錯！告訴相公這些事的人，一定知道岑掌門的下落！」

獨孤雲搖搖頭道：「那人是岑紅梅的表姊，她說岑紅梅已經死了。」

黃金豹道：「老朽有蠱神爲證，岑掌門人一定未死！」獨孤雲想想搖搖頭道：「也許她是在騙我，前輩可是想找她去問問清楚？」

黃金豹搖頭道：「不！她謊說岑掌門人死了，一定是別有深意，老朽就是去問，也不會有結果的！」

獨孤雲點頭道：「是的！而且我也不能將她的下落洩露出來！」黃金豹道：「老朽也不想知道她的下落！」

獨孤雲詫然道：「那我要如何幫助前輩呢？」黃金豹一笑道：「相公只要將明易生的下落告知老朽便成了！」

獨孤雲連忙道：「那有什麼用呢，明易生是去找那個殺死岑紅梅的人報仇……」

黃金豹笑笑道：「岑掌門人根本未死，這仇恨由何而來，所以據老朽的推測，明易生所去之處，恐怕正是岑掌人隱藏之所，否則也必與岑掌門人有着莫大之關連，老朽趕着去，也許能找到一絲端倪……」

獨孤雲點頭道：「這倒是可能的！可是前輩若遇上明易生將怎麼辦呢？」黃金豹笑笑道：「老朽身懷本門神蠱，必要時足够自衞，倒是不必怕他！」

獨孤雲沉思不語，黃金豹連忙又道：「相公可以幫這個忙吧！」獨孤雲笑笑道：「自然可以，易明生在秦中長安漢未央宮舊址，那兒現在是一所寺院，他去找的那個人刻正落髮寺中修行……」

黃金豹微感失望地道：「那個人是男的？」獨孤雲搖頭道：「是女的，那所寺院是尼庵，那個人是庵中住持，法名寶相，也許那正是岑紅梅也未可知？」

黃金豹高興地笑道：「是與不是，老朽一去就知道了，謝謝相公了。」獨孤雲想了一下道：「前輩這就去了？」黃金豹道：「是的！然既發生了這件大事，老朽也顧不得再去採藥了，……還有，龍姑並不知道老朽是青梅蠱中人，尚祈相公代守秘……」

獨孤雲道：「這個自然，不過前輩此去秦中，費時頗久，再晚的事却很快就可以辦完了，那時是否叫龍姑與黑加他們回去？」

黃金豹想了一下道：「相公除了將兩頭猴子送回舊主外，還有什麼要事嗎？」

獨孤雲道：「有的！我本身還有很多急事待辦！」黃金豹想想道：「他們若是對相公有所幫助，相公就帶他們辦事好了，不然就叫他們到長安去找老朽，老朽爲着趕路，也不再回去了，相公告訴小女及黑加一聲，明天就帶着他們上路吧！再見！再見……」說完他對獨孤雲擺擺手，縱跳如飛的去了……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武俠小說

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 文

雲君 圖

宗鴻羽大鬧斷魂谷

宗鴻羽星目中殺機突然一閃，僅只這短短的一刹那，他英眉緊皺，立下了可怕的決定，就在紫巾蒙面女子第八招將完，第九招未出之際，突聽宗鴻羽清叱一聲道：「你是自尋死路。」突見紅光一閃，數不清的掌影，漫天血雨般的向紫巾蒙面女子當頭罩了下來，掌影綿密如蔴，使人難辨虛實。

紫巾蒙面女子一見紅光，登時大驚，嬌呼一聲道：「啊！血掌！」她閃電側飛而出，用的竟是瑤池玉女的絕活「仙子凌雲」，如電光一閃，縱出三丈之遙。

紫巾蒙面女子，滿以為自己如此快速的身法，也必能脫出宗鴻羽血掌範圍之外，那知，宗鴻羽却比她更快，就在紫巾蒙面女子足尚未着地之際，突聽頭上宗鴻羽一聲冷叱道：「那裏走？」聲落、血光已緊緊向她頭頂壓下。紫巾蒙面女子，聞聲惊駭已極，已知難逃死神掌握，腦海中只覺一片混亂，人類反抗求生的本能，使她不由自主的順聲擊出了一掌。

眼看，宗鴻羽血紅的雙掌行將逼近紫巾蒙面女子的頭頂，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突聽白鳳會總舵主一聲嬌呼道：「宗鴻羽，不可傷她！」聲落一陣罡猛無比的掌風，已攻到宗鴻羽胸口。

宗鴻羽原本不願殺害此女，因此前八招始終未有還手，如今被白鳳會總舵主一聲嬌呼，登時喚起他心底潛在的意識，已出的雙掌，遂即撤回，但却未顧及個人的生死安危。

「轟然！」一聲大震中，挾着宗鴻羽一聲悶哼。激烈的厮拼，就在這一聲大震中，無形消失了，頃刻，全場呈現一片可怕的沉寂。同時，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凝結於一點之上，那一點，就是跌倒於五丈之外的宗鴻羽。只見他吃力的從地上爬了起來，鮮血由他剛强的嘴上，汩汩的向外流着，與他那蒼白的俊臉相映，顯得分外的怕人。他失神的星目，緩緩的掃視在場所有的人，那淡淡、冷傲的眸子中，沒有半點恨意，只透露一絲令人迷茫的淡淡憂抑。四個小婢持令的雙手，微微的顫抖着，八隻秀目中，全都滾出瑩瑩的淚光，她們無法判斷得出，宗鴻羽是不是一個好人，但憑直覺，她們小姐已傷害了一個不該被傷害的人。

紫巾蒙面女子，雙眸中透出後悔的光芒，衣袖覆蓋下的一雙玉手，不停的抖動着。「九紋龍」環眼圓睜，大嘴驚張，這突如其來的劇變，使他簡單的頭腦亦受震盪，有些混亂、迷茫。

他，與宗鴻羽相處雖然僅只短短的不足一天，但這憂抑而孤獨的少年，一言一行，都在他心坎上刻劃下無法磨滅的痕跡，而且使他由衷的產生了敬重、愛護之意。

此時，突聞白鳳會總舵主一聲嬌呼道：「啊！你傷了？」嬌軀一閃，就要向宗鴻羽撲去。

那知，「九紋龍」一聲厲吼道：「俺跟你們拚了。」手持齊眉鐵棍，一式「橫掃千軍」，挾着一股銳風，向白鳳會總舵主與紫巾蒙面女子掃了過去，單由那風聲判斷，他這一棍，足有萬斤之力。

白鳳會總舵主與紫巾蒙面女子見狀大驚，慌忙飛身向後退出丈餘，白鳳會總舵主驚叫道：「你別誤會，我不是要傷害……」

「九紋龍」此時雙目血絲密佈，一招未中，齊眉棍復出，連攻七棍，一面怒吼道：「你們自稱是武林兩大主宰，自以為武林蒼生設想，但是，你們那一點比得上他？你們，你們根本不分是非曲直，意氣用事。」別看他人渾，這些話，却句句都能發人深省。

白鳳會總舵主與紫巾蒙面女子，連連讓過七棍，却無法衝出「九紋龍」的棍影，這倒不是說「九紋龍」的武功，超於二人，而是，「九紋龍」言出身隨，眞的拚起命來了。

但見他，每一招一式，都是攻敵之招，自身門戶大開，不顧防守，似乎他已生死置之度外了。俗語說：「一人拚命，萬夫莫敵」，任兩個女子功力再高，如不傷害「九紋龍」，短時間內又怎能衝得出去。

宗鴻羽黯然望了打鬥中的「九紋龍」一眼，喃喃自語道：「兄台，你是今日江湖上，我宗鴻羽唯一的朋友，但是，你為我仗義而行，却太不值得了。」

稍頃，宗鴻羽從懷裏摸出那只墨綠色的玉瓶，當他失神的星目注視在那玉瓶上的時候，他的手開始發抖。他畏懼的望着那玉瓶，痛苦的叫道：「半年，半年，太短暫，太短暫了啊！天啊！你對我們宗家的懲罰也太重了啊，難道你要逼得我宗鴻羽眼看着那些該死之徒，逍遙於法外嗎

？」滿眶熱淚從他蒼白的俊臉上，一顆一顆的滾落下來。

生，固然並不一定是件最好的事，但生總比死好，可是，當活着毫無價值意義時，倒不如死；死，固然有些人並不畏懼，但若死有遺憾，則不如生。

宗鴻羽雖然並不戀生之樂趣，但他却必須活着去完成重任，是以，他不能就此死去。

他緩緩拔開瓶蓋，倒出一粒墨綠色的藥丸，向口邊送去。

白鳳會總舵主人雖在閃躲着「九紋龍」的招式，但她那顆芳心，却始終繫在宗鴻羽身上，一抬眼，看見宗鴻羽的動作，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忍不住嬌呼道：「宗鴻羽，你不能服，絕不能！……」語音充滿了哀怨愁傷，美目浮現了瑩瑩的淚光。紫巾蒙面女子，聞聲偷眼一看，登時驚得脫口道：「啊，推心丹！」

「推心丹」！「九紋龍」一聽這名字，心中大吃一驚，招式登時變緩。紫巾蒙面女子乘機一招「點石成金」，點了「九紋龍」的「肩井穴」，白鳳會總舵主早已飛身向宗鴻羽撲了過去。但是，天不從人願，等她撲到之時，宗鴻羽早已服下了推心丹，他——這倔強的少年，對她們已懷有不可消除的成見，若非為了武林，他早已與她們一拚生死了。

白鳳會總舵主沉聲道：「你在摧殘你自己！」

宗鴻羽冷漠掃了她一眼，緩緩闔閉星目，在她那長長的漆黑睫毛上，仍凝結着點點淚痕。

這時紫巾蒙面女子也撲了過來，由於紫巾掩住她的臉龐，看不見她面部的表情，但由她眸子中流露出的神色，令人覺出，她此刻的心情哀怨，似乎不在白鳳會總舵主之下。

宗鴻羽的呼吸，由急促而漸漸平緩了下來，蒼白的臉色，也開始漸泛紅潤，從外表看來，他似乎已恢復了神氣，實際上這却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危險舉動！周圍沉靜無聲無息，各人似乎可以聽出自己心房跳動的聲響，白鳳會總舵主與紫巾蒙面女子，此時忘了彼此間的怨隙，屏住呼吸，凝心聚思的向宗鴻羽注視着……

窒悶的空氣愈加低沉，斷魂谷中像墳墓般的寂靜。時間在不覺中，悄悄溜了過去，宗鴻羽深沉的嘆了口氣，緩緩睜開了星目，流露出一絲淒涼發戚之意。

白鳳會總舵主朝前跨上一步，關懷的問題；「你……你好了？」

宗鴻羽一躍而起，英俊的臉上充滿了冷漠的表情，你淡然的掃了二女一眼，冷冷的道：「也許使兩位失望了。」紫巾蒙面女子毫不思索的脫口道：「失望甚麼？」

宗鴻羽抬袖拭去嘴角凝結的血跡，淡然的道：「在下沒有死！」

白鳳會總舵主幽幽的問道：「你以為我們希望你死嗎？」宗鴻羽道：「但願不希望。」紫巾蒙面女子低聲和緩的言道：「只要你今後不再與中原同道做對，以後往事決不追究。」

宗鴻羽沉聲說道：「在下要找的人，任何人都救不了他。」紫巾蒙面女子平靜的道：「假使有人能夠呢？」宗鴻羽堅定的道：「除非他詡殺了我宗鴻羽！」

白鳳會總舵主黯然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自信江湖武林已無敵手了嗎？」語氣十分嬌柔，如同一位賢慧的妻子在勸導丈夫。

宗鴻羽抬頭仰視湛藍的天空，輕輕的嘆道：「也許此話不錯。」

白鳳會總舵主見狀心中一動，親切的道：「你要找的人，只要他們真是犯案在先，而罪證確實，那麼你就是不懲治他們，武林同道也自然會給你出這口氣。」此話無異是暗示宗鴻羽，她願意幫忙。

宗鴻羽斷然答道：「要別人為了我宗鴻羽個人之事而喪生，實非在下的心願。」

紫巾蒙面女子道：「你怎知道別人會為你而喪生！」宗鴻羽肅穆沉聲道：「因為那些人，最弱的功力也與宗某相差不遠。」

二女聞言心中同時一驚，宗鴻羽的武功，他們都已見過，如果他所言不假，只怕匯集江湖上的精英，全力以赴，也難操勝算。

白鳳會總舵主沉思一刻問道：「武功最高的呢？」宗鴻羽道：「遠在宗某之上。」

紫巾蒙面女子突然想到她們那位武功高深莫測的令主，急急問道：「他們是誰？只要你指出名來，也許有人能戰勝他們。」

宗鴻羽聞言一怔，發覺自己失言，臉上神色一沉，冷漠的道：「但願今後半年之內，我們別再相遇，否則，那時動起手來，在下也許不會像今天這樣便宜你們。」話落轉身朝向「血魔王」消失的洞中走去。

宗鴻羽的驟然轉變，使二女甚是怔愕，紫巾蒙面女子心中暗忖道：「此人性情怎麼如此變幻無常呢？」

白鳳會總舵主飛身攔在宗鴻羽身前，低聲道：「你想進去？」

「莫非總舵主又要阻攔？」

「白鳳會總舵主幽怨的掃了宗鴻羽一眼道：「斷魂谷屹立中原，多年不衰，其中能人，決不止『血魔王』一個，你一人前往，不覺力量太薄弱了嗎？」

宗鴻羽淡然道：「這是在下個人的事。」白鳳會總舵主粉面一變，怨道：「你！你好不近人情。」

宗鴻羽急忙把目光從她粉臉上移開，冷冷的道：「兩位既憐人情，還望能爲天下蒼生設想一二。」話落側身讓過白鳳會總舵主，急步向洞中奔去。

白鳳會總舵主幽幽嘆息一聲，緊抿櫻唇，突然轉臉對紫巾蒙面女子誠懇的道：「一客不煩二主，請你『東令』轉告貴令主，今後武林大計，就由她一人主宰了。」話落急步向宗鴻羽消失的洞口追了進去。

紫巾蒙面女子驚異的怔住了一會，心忖道：「何必要我轉告？」念轉意動，指着「九紋龍」回頭向那四個小婢囑咐道：「你們把那人穴道解開後，回山禀告令主，如果三日之內，東令不返，今後東令也許無法再服侍令主了！」話畢，昂首疾速的向洞中撲了進去。

少女的心，眞是難以捉摸！

再說，宗鴻羽進得石洞後，只見洞內十分寬敞，洞壁岩石光滑如鏡，顯然並非天生如此，乃是經過人工雕鑿而成。他在洞內拐了四個彎，照估計，已是深入三四十丈之遠，但却沒有發現任何岔道與石室，心中不由驚疑。

就在這時，突聞洞內傳來談話之聲，只聽一個蒼勁的聲音道：「照日光算來，現在該是午時，怎麼還不送飯來，難道要把咱們餓死不成？」另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接道：「他們就是眞要把你們餓死，你有什麼話說？」先前那人冷哼道：「哼，他們敢？」

「有何不敢，你『毒聖』諸葛海過去雖然是跺脚震撼武林的人物，但此刻在他們手中，就連三歲孩童也不怕你了！」

先前說話那人，似已被後者激怒，只聽他大吼道：「寒梅堡主可是想嘗試老夫的厲害？」

「寒梅堡主」冷哼道：「你以爲老夫怕了你不成？」忽然間，另一個聲音響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這些年來，你們打了不止一次，既然難分勝負，又何苦再費力氣呢？」

「毒聖」諸葛海似是個非常不講道理之人，當下接道：「對對，大悲，這多年來，老夫就是沒跟你打過，來來，咱們來較量一下，看看誰能獨勝！」那被稱「大悲」之人沉聲道：「老衲自知不敵施主。」

「毒聖」諸葛海道：「老夫仍照老規矩，不用毒招，咱們只比功力。」宗鴻羽一聽有「大悲」以內，頓時血脈憤漲，舉足逕向那發聲之處疾馳而去。

沿着又轉了三個彎，面前豁然開朗，只見約有二十丈見方的石室呈現眼前，石室右側有一條洞道，不知通往何處，而發聲之處，却是在右側一方白色石壁之內。宗鴻羽未有遲疑，疾步便向左側走去。

驀地，一個冷冷的聲音叫道：「宗鴻羽，你致情是想死！」

宗鴻羽一心一意貫注在大悲藏身的所在，被人如此一叫，倒嚇了一跳，霍然轉身，雙掌已提至胸前。目光到處，只見白鳳會總舵主與紫巾蒙面女子，已併排站在他身前五尺之處。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兩位可是爲了我宗鴻羽而來？」

白鳳會總舵主點頭，道：「不錯！」宗鴻羽冷笑道：「難道我們之間，一定要斷出生死存亡嗎？」

白鳳會總舵主幽幽的問道：「難道說，我們之間除了打鬥，不能有別的事嗎？」說話之際，美目中透出無比哀怨的神色。

宗鴻羽不痴不傻，自然領悟話中含意，但是，在此緊要關頭却佯裝不解，當下急忙岔開話題，淡淡言道：「兩位此來，既非找我宗鴻羽拚鬥，最好就此離去，今後江湖大計，仍繫於兩位身上，如此輕生冒險，太不值得。」說罷，逕自轉身向左側石壁行去。紫巾蒙面女子脫口道：「你要擊開那石壁？」

「不錯！」

「你可知道裏面有那些人？」

宗鴻羽停步淡淡的道：「毒聖」諸葛海，

「寒梅堡主」，還有「大悲」，他把大悲二字說得特別的重。

白鳳會總舵主道：「你聽過：『毒聖天下驚，寒梅劍如神』這兩句話吧？」

宗鴻羽聞言心頭微微一沉，忖道：「也許我要碰上很大的困難了。」他心中雖有這種想法，但却絲毫沒有表示，只是冷漠的道：「這兩句話，雖然聞之令人心驚胆寒，但此室宗某却勢在必往。」

白鳳會總舵主雖然與宗鴻羽相處沒有多久，但她已瞭解他的個性，深知他言出必行，旋即飛身阻在宗鴻羽面前，凜然沉聲道：「宗鴻羽，你口口聲聲以中原武林同道爲重，你可曾想過，將『毒聖』諸葛海放出後的後果嗎？」

宗鴻羽一怔，他確實沒有考慮到後果，當然，主要的還是由於他不知道「毒聖」諸葛海的爲人。

宗鴻羽木然的站立沉思，這時，室內已悄然無有聲息，顯然，他們的談話已被室內的人竊聽了去。宗鴻羽望了二女一眼，似在向兩人說，又似自語般的道：「但是有大悲在內，在下必須進去。」

白鳳會總舵主見宗鴻羽意志已有些動搖，當即接道：「爲了你一個人的私怨，而使整個武林蒼生受害，你良心上說得過去嗎？」

這句話的份量的確很重，深深打動了宗鴻羽那顆善良的心，但是，他誓要索取大悲的性命，怎能就此離去呢？

公與私的分野，仇與愛的界限，困擾了宗鴻羽，在他腦中，激起了矛盾衝突，他感到異常的混亂與迷茫……

這時，壁後傳出「毒聖」諸葛海的聲音叫道：「那個什麼叫宗鴻羽的，只要你能將老夫放出，老夫可以答應你三個條件。」顯然，他想抓住這個逃生的機會。

宗鴻羽心中一動，問道：「此話當眞？」「毒聖」諸葛海怒沖沖的道：「什麼當眞當假，我毒聖生平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謊言。」

宗鴻羽不了解他的爲人，一雙星目不由自主向白鳳會總舵主探詢。

白鳳會總舵主幽幽的道：「毒聖諸葛海雖然生平不說謊言，但此人却陰險無比，只怕將他放出後，他會使出別的花樣來。」

宗鴻羽一聽「毒聖」諸葛海果然不說謊，心中登時有了主意，沉聲向壁後問道：「那一類的條件？」

「毒聖」諸葛海道：「只要老夫能力範圍內所能辦得到的事，不過，可不能讓老夫死！」此人行事，果然厲害，處處防備被人套住。

宗鴻羽點點頭道：「好，一言爲定。」話落就要舉掌擊門。白鳳會總舵主不安的關心問道：「你應該考慮自身的安全！」

宗鴻羽冷漠的心房，微微感到一絲暖意，但，當他想到短短半年的時光易逝時，那絲暖意又隨之消失，他淡然的一笑道：「他現在有求於我，相信不致於對我有所不利。」紫巾蒙面女子搶口問道：「等你把他們解困之後，他們無求於你的時候呢？」

宗鴻羽笑道：「在下會在他們脫困前把條件談妥。」

「聖毒」諸葛海此時又催促道：「快啊？難道你擊不破那石門嗎？」宗鴻羽劍眉一皺，暗自下定決心，道：「兩位請退過一旁。」話落掌出，一招「力平五嶽」向石壁拍了出去。只聽，「轟然」一聲大震，登時沙土飛揚，一塊石壁已被宗鴻羽雄渾的掌力，擊出一個寬約三尺大的缺縫。宗鴻羽飛身躍到缺口，突聞香風一閃，回頭一看，兩位姑娘已分立於他左右了。

飛揚的石粉，令人嗆得頭昏眼花，就在這時，室內傳來「毒聖」的一陣狂笑大叫道：「哈哈……老夫自由了！老夫自由了，哈哈……」隨着那震耳的狂笑聲，夾帶着「嘩啦，嘩啦」的鐵鍊響聲。二女同時的舉目向裏一望，突然，雙雙「嚶嚀！」一聲，飛身反射退回原處，狀如碰上蛇蝎一般。

宗鴻羽微微一怔，凝目向裏一望，登時恍然大悟。只見一個白髮垂地，雙目深陷，滿腮長鬚，面目難辨的老人，被兩條粗大的鐵鍊，貫穿肩骨，拴在石壁上，他身上衣服已破碎不堪，幾乎無法蔽體。

宗鴻羽疾向四週巡視，但見石室彎曲，要不是有道石門，簡直像一條洞道，室內透出一股潮濕的霉氣，其味難聞已極。當時未再發現其他的人，頗感驚惑，略一猶疑，舉步跨了進去。

老人目光一直灼灼的盯在宗鴻羽臉上，俟宗鴻羽跨進石室，他當先笑了一聲，道：「這些年來，老夫總算等得一個脫困的機會了。」沾沾自

喜，得意非常，充滿自信，好像宗鴻羽非助他不可似的。

宗鴻羽走上兩步，淡然問道：「閣下是三位中的那一位？他們在那裏？」老人陰沉的笑道：「老夫就是『毒聖』諸葛海。」稍微一頓，陰沉地道：「你怕嗎？」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別說你還鎖着，就算你是自由之身，在下也不致於怕你。」

「毒聖」諸葛海精眸一閃，笑道：「老夫馬上就可自由了。」

宗鴻羽冷哼一聲，道：「你以爲在下準會救你？」

「毒聖」諸葛海似乎早已料到宗鴻羽會出此言，毫不驚奇的笑道：「老夫早已料到你會有此一着！」宗鴻羽心頭一震，一種不祥的預感立刻罩上心頭，脫口道：「那就不該如此有自信。」

「毒聖」諸葛海冷聲笑道：「娃兒，我『毒聖』諸葛海如果連你都鬥不過，那還在江湖上混什麼字號。」隨即縱聲大笑道：「老夫現在實在告訴你，你們在石壁旋破的一剎那，全中了毒呢！」

宗鴻羽心頭一驚，繼而朗笑道：「你適一計用得不錯。」

「什麼計？」

宗鴻羽冷笑道：「空城之計！」

「毒聖」諸葛海聞言突然狂笑道：「哈哈，娃兒，運氣行功看看，老夫生平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何況在此緊要關頭呢？」

宗鴻羽心中甚是懷疑，因爲他在洞破之時，並沒有聞到什麼異樣的氣味，當下依言運氣，登時氣色驟變，一抹殺機，緩緩罩上他的俊臉，舉步向上逼去，冷森森的道：「毒聖，這一着你沒想到吧？」

「毒聖」諸葛海神色依舊如常，冷沉的笑道：「老夫說過，生平不做沒把握的事，這一着當然早就在意料之中了。」

宗鴻羽一聽這一着他也料到了，心頭登時爲之一沉，道：「你死後，在下自然會在你身上搜到。」

「毒聖」諸葛海聞言狂笑道：「哈哈……你如果要，不用搜，老夫就拿給你選。」只見他在那身破袍之內，東抓一把，西掏一下，眨眼間，摸出各色各樣的小瓶不下一二十個，擺在眼前對宗鴻羽道：「這十五個瓶子中，有十三個瓶是沾唇立斃的毒品，一種是緩和毒劑，僅止一瓶是解藥，如果你有此勇氣，想碰碰運氣的話，老夫甘願就此束手待斃。」

宗鴻羽眞沒想到「毒聖」諸葛海會有這一着，當下不由怔住了。

「毒聖」諸葛海笑道：「你不要再動腦筋了，天下如果有人能認得出老夫的毒藥，老夫怎能配得上這『毒聖』二字的稱號？」

宗鴻羽腦海裏突然靈光一閃，剛想開口，「毒聖」諸葛海已搶先說道：「不錯，你可以拿動物先試老夫的藥，但一時三刻之內，只怕找不到十五隻動物。」此人作事端的陰險，着着都在別人意料之前。

宗鴻羽至此可說已然技窮，當下冷笑一聲道：「你的確够狠的。」

「毒聖」陰險的笑道：「現在該釋放老夫了吧？」

宗鴻羽心急欲找大悲，當下搖頭問道：「其他兩人呢？」「毒聖」諸葛海一楞，道：「你也要放他們？」未等宗鴻羽答話，裏面的「寒梅堡主」已搶先搖頭道：「怎麼？難道你諸葛海不服氣？」

「毒聖」諸葛海精目一瞪道：「不錯，老夫確實不服氣，因爲老夫這條命，是三個條件換來的。」

「寒梅堡主」冷笑道：「我高漢豈是白沾便宜的人，你能答應他三個條件，老夫也答應他三個條件，你還有何話可說？」

「毒聖」諸葛海哈哈一笑道：「那倒是兄弟量小了。」宗鴻羽冷笑道：「先放你不妨，咱們先談談條件好了。」

「毒聖」諸葛海鄭重的道：「你說吧！」

宗鴻羽略一沉思，道：「第一，今後不得再在中原道上殺人。」

「毒聖」諸葛海問道：「不殺男還是不殺女？」

「當然男女都不准殺！」

「毒聖」諸葛海搖頭道：「這是兩個條件！」宗鴻羽劍眉一豎，道：「你想變卦？」

「毒聖」諸葛海不慌不忙的道：「人分男女，而男女又截然不同，這當然是兩個條件。」

宗鴻羽星目殺機一閃，狀如就要動手，「毒聖」見狀心頭微微一沉，臉上卻未動聲色，故意

淡然笑道：「殺了老夫，你們只有一死了。」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你以爲在下怕死？」

「毒聖」從容不廹的陰聲笑道：「老夫知道你不怕死，而且，那兩個女子也不怕死，但是，她們一死，江湖上可就要大亂了。」此人陰險狡猾，剛才宗鴻羽與二女在外面所講的話，他當然全部聽到，而以此要挾威脅。

宗鴻羽星目中的殺機緩緩消失了，心中暗自嘆息一聲，點頭道：「好吧！就算兩個條件吧！」

「毒聖」諸葛海得意的笑道：「你很乾脆。」宗鴻羽冷哼一聲，道：「解藥呢？」

「毒聖」諸葛海道：「你還沒把老夫放開。」宗鴻羽冷然道：「在下要先看看解藥够不够！」

「毒聖」諸葛海道：「一人之份，就是瓶底也够了。」

宗鴻羽冷道：「三個人！」「毒藥」諸葛海道：「這是三個條件超過了。」

宗鴻羽臉上殺機，登時大熾，冷森森的道：「諸葛老兒，你這是找死！」聲落雙掌突然舉至胸前，看樣子，似乎就要動手。

「毒聖」諸葛海何等狡猾，當下一忖度形勢，心知如不救那兩個女子，宗鴻羽必會拾死與他一拼，他怎肯走此極端，見狀遽忙道：「要救三人就救三人，老夫就格外開恩一次好了。」

宗鴻羽冷笑一聲，放下雙掌，道：「在下要先看看那解藥。」

「毒聖」諸葛海精目中寒光一閃，道：」你信不過老夫？」

「當然信不過。」

「毒聖」諸葛海聞言大怒，冷哼一聲，道：「無信勿寧死，老夫就老死這石洞之中，也不先給你解藥。」話落竟乾脆閉上雙眼。

宗鴻羽見他言辭如此堅決，心知不是做作，當下道：「好吧，宗某信任你就是了。」話落向「毒聖」走了過去。

「毒聖」諸葛海一聽宗鴻羽信任他了，精眸中立刻顯出了愉快的光彩，那種光彩是發自內心的，在他陰沉的臉上，早已不知消失了多少年了，只可惜那光芒沒有多久便幻滅了。

「毒聖」諸葛海抬起身上的鐵鍊，道：「這鐵鍊繫於石壁之上，壁內藏有機關，是以老夫被困多年，始終不敢用力拉，來！你拉那端，老夫拉這端將他拉斷！」

宗鴻羽依言將鐵鍊接過，道：「拉吧！」

「你功力够嗎？」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够與不够，等你脫困後，再試不遲。」

「毒聖」諸葛海一怔，突然笑道：「你就是不說，老夫也放你不過的。」話落未等宗鴻羽開聲，猛然大喝一聲，道：「拉！」聲落猛然向後一帶，只聽「彭！」的一聲，那粗如姆指的鐵鍊，已中斷爲二。

宗鴻羽與「毒聖」諸葛海同時各退了一步，他心中不由駭然忖道：「此人功力果然不凡。」

「毒聖」諸葛海心中的驚異，更比宗鴻羽多好幾倍，他臉上沒有脫困後的歡容，相反的，心情似乎更加沉重。

良久良久，「毒聖」諸葛海才注視宗鴻羽道：「你的功力超過老夫想像中的十倍以上。」宗鴻羽冷然一笑道：「在下感到很榮幸。」話落舉步向裏走去，沒走幾步，便看到前面一處方圓有十丈的石室，正有兩個與諸葛海差不多狼狽的老人，向這邊注視着。

「毒聖」諸葛海望着宗鴻羽的背影，突然冷森的喝道：「宗鴻羽，你真的要救他們嗎？」宗鴻羽聞言心頭突然一沉，霍然轉身，冷笑道：「莫非你想阻止？」

「毒聖」諸葛海冷笑道：「在下確有此意。」

「寒梅堡主」見狀心中暗急，冷言激道：「將此人結果後，你就可以食言而肥。」

「毒聖」諸葛海冷冷的笑道：「高兄，在你未脫困之前，還是少用點心機吧！」

「寒梅堡主」見「毒聖」不肯上當，預料一場惡鬥在所難免，他心中暗忖：雖然宗鴻羽勝不了「毒聖」，但却仍有萬一的希望，當下冷笑道：「你只要將那些賴以成名的毒品一展，不就可以免去一場惡鬥了嗎？」

「毒聖」諸葛海冷笑道：「高兄也未免把人估得太高了，對你老夫都不用毒了，何況是他？」轉頭對宗鴻羽道：「娃兒，你放心，老夫最多把你打傷，决不會要你的命的，因爲，老夫還沒有實行諾言。」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老兒，你儘管放心，在你未替那二女解除毒性之前，在下不會要你的命。」說罷斜睨「毒聖」諸葛海一眼，完全是

一付狂妄傲氣凌人的神態。

「寒梅堡主」聞言微微一驚，忖道：「這小子眞狂！」

「毒聖」諸葛海那能受得住這種鄙視，憤怒之火頓時在心胸間熾燃了起來，只見他精眸中寒光一閃，冷喝道：「你莫非想死？」宗鴻羽急着要找大悲算賬，不願多耽誤時間，當下雙掌一揚，喝道：「接招」，聲起招落，「雁落平沙」，閃電向「毒聖」諸葛海胸口指到，速度之快，直如奔雷急電，令人心驚。

「毒聖」諸葛海，在與宗鴻羽拉斷鐵鍊之時，已略知宗鴻羽功力非同凡響了，是以，他言語中雖然處處顯似沒把宗鴻羽放在心上，實際上，他對宗鴻羽却存有很大的戒心，一見宗鴻羽出招，心中那敢大意，忙使一式「乘龍騎鳳」向後倒射三尺，未等宗鴻羽換招，已使出一招「龍飛鳳舞」，反拍宗鴻羽左脅。避招還擊，看來如在同時進行，快捷威猛，如迅雷驚電，使人有眼花繚亂之感，此人的功力，顯然並不在宗鴻羽之下。

宗鴻羽沒想到此人功力、招式，竟然達此出神入化之境，一招大意，頓時陷入被動的地位。

「毒聖」一招搶回先機，登時雄心百倍，一招接一招，層出無窮，使人沒有還手餘地。

「寒梅堡主」額角上開始滲出冷汗，他並不是爲宗鴻羽的生死擔心，而是宗鴻羽一敗，他自己既不死在「毒聖」諸葛海手中，此生也永無脫困之機了！人，那能有不自私的呢？

轉眼之間，兩人已鬥了十幾招，宗鴻羽這一活動，加速了血液的循環，也加速了毒藥分佈，此時，他已發現身上起了變化，心中不由暗自驚忖道：「再打下去，只怕我眞要落敗了！」心念電轉間，突然大喝一聲，道：「且慢！」飛身躍出圈外。

「毒聖」諸葛海聞聲只道是宗鴻羽自知不敵，而叫他停手的，他既不想要取宗鴻羽的性命，此時也就落得個個人情、收招退出三尺，抬眼注定宗鴻羽道：「你怕了嗎？」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在下是因爲不能殺你，才不得不叫你停手。」

「毒聖」諸葛海突然大笑道：「哈哈！老夫明白了，你是怕敗在老夫手下丟人是嗎？」宗鴻羽冷森森的道：「你明白的太早了。」話落揚起血紅的雙掌，冷笑道：「你看看這個！」

「毒聖」諸葛海一抬眼，不由自主的嚇退了一步，臉上神色，登時大變，良久才恢復平靜，陰沉的道：「宗鴻羽，下次相逢，只怕老夫不會全憑功力來取勝了。」

宗鴻羽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下次相逢，也許你也沒有時間用你的毒品了。」話落轉身向「寒梅堡主」走去，「毒聖」諸葛海此時却陷入迷茫的沉思中。

兩響鐵鍊掙斷聲過後，「寒梅堡主」與另一個長髮披肩，身着僧袍，滿面疤痕的老者，同時恢復了自由，三人之中，只有那疤面老者，沒有答應宗鴻羽任何條件。

長長的頭髮，遮蓋了他們的面貌，除了由衣着辨別外，幾乎找不出他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寒梅堡主」注定宗鴻羽，道：「宗兄現在可以要求條件了。」宗鴻羽淡然的望了他一眼，道：「在下沒有什麼可要求的。」

「寒梅堡主」笑道：「這樣你不覺得太吃虧了嗎？」

宗鴻羽向石室四周掃了一眼，搖頭道：「我並不作如此想法。」話落一頓，突然冷聲問道：「大悲在那裏？」身着僧衣，滿面疤痕的老者，緩慢的向前踱了一步，平靜的應道：「大悲就是老衲。」

宗鴻羽聞言不由一楞，無論從那一方面，他都無法找出，這個大悲，與他先前所見的大悲，有半點相同之處，不由疑惑道：「中原武林，到底有幾個大悲？」

疤面僧人沉重的嘆了口氣，道：「大悲只有老衲一人。」宗鴻羽搖頭否認道：「但在下却見過另一人，大師願意把右掌給宗某一看嗎？」疤面僧人聞言心中一動，暗忖道：「他所見之人莫非是他？」思忖了一會，遂即又向前走了一步：坦然的把右手舉到宗鴻羽面前，沉重的道：「小檀樾也許已看過老衲過去的容貌了。」

宗鴻羽向大悲的右手掃了一眼，失望的搖頭道：「多謝大師了。」俊臉上突然掠過一絲淡淡的愁意。

大悲收回右手，沉聲道：「老衲容貌被毀，已有一十五年，也許，這一十五年之內，老衲過去的遺容，會造了不少孽。」言下十分感慨。

宗鴻羽失望的轉身走向「毒聖」諸葛海道：「把在下的解藥給我吧。」

「毒聖」諸葛海伸手遞過一顆黑色藥丸，誰

也沒有看到他是從那個瓶內拿出來的，此人心計，端的十分陰詐。

宗鴻羽毫不思索的把藥丸服下，「毒聖」諸葛海見狀奇道：「你不怕老夫弄鬼？」

「在下怕也沒用。」「毒聖」諸葛海笑道：「你很聰明。」

就在這時，突聽右側傳來一聲輕響，宗鴻羽方欲回顧，突聽「毒聖」諸葛海冷聲喝道：「你們與老夫躺下吧！」聲落已不見他的身影，接着室內傳來兩聲輕哼。

宗鴻羽一轉身，只見室內此時已多了兩具屍首及滿地飯菜，顯然這兩個人是送飯來的。

「寒梅堡主」冷笑一聲，道：「諸葛兄，好快的身法。」「毒聖」諸葛海冷笑道：「好說，好說，只是兄弟打翻了兩位的晚餐了。」

宗鴻羽掃了那兩具屍首身後的石洞一眼，心中突然一動，轉臉注定「毒聖」諸葛海道：「還有那其他的條件呢？」

「毒聖」諸葛海冷笑道：「但是現在尚未脫困。」此人應變，的確敏捷。

宗鴻羽冷哼一聲，道：「你別忘了，現在處身中原道上？」隨即命令式的言道：「現在你該去解她們身中的毒了。」

「寒梅堡主」笑道：「宗兄倒很關心她們，這種情誼，倒是世間少有。」

宗鴻羽雖然已聽出「寒梅堡主」高漢話中之意，但卻沒有反駁，當下只淡淡的一笑，道：「她們值得整個武林的人關心。」

「毒聖」諸葛海從一具屍首上，拉一件長袍穿在身上，道：「好吧，我們這就走吧，」話落當先向外走去。「寒梅堡主」緊跟在他身後，最後是大悲。

大悲向前走了幾步，未聞宗鴻羽的動靜，不由停步轉身問道：「檀樾不走嗎？」宗鴻羽望了那深洞一眼，道：「在下稍停再走。」

大悲搖頭嘆道：「斷魂谷中，藏龍臥虎，以老衲與諸葛、高兩位施主，合三人功力，尚難免被擒，小檀樾千萬不可輕舉犯險。」

宗鴻羽感激的笑笑道：「多謝大師關照，還望大師能勸兩位姑娘早離此地，以策劃今後武林大計。」語氣十分誠懇。

大悲道：「你不走，她們會走嗎？」宗鴻羽淡淡的笑笑道：「她們也許希望我早日死去。」

「有這等事？」

宗鴻羽轉身道：「大師與她們相見後，就明白了，在下此刻心亂得很，大師就請離去吧。」

大悲沉重的答應一聲，他感覺出，這憂抑的少年人，似乎懷有滿腹無法告人的心事，當下只沉聲叮嚀道：「小檀樾，凡事都要三思而行才是。」話落，舉步向室外走去。

大悲踱出石室之外，方自深吸一口自由的空氣，突見眼前一個艷麗的人影一閃，一個嬌脆的聲音已傳入耳中，道：「宗鴻羽呢？」聲音是那麼焦慮不安，她，正是那白鳳會總舵主。

大悲凝眸一看，心中不由暗忖道：「阿彌陀佛，此女好一付蓋世容姿！」當即開口問道：「你們服過解藥了嗎？」

白鳳會總舵主點頭道：「服過了，宗鴻羽呢？」大悲平靜的道：「他在石室內。」紫巾蒙面女子聞言脫口問道：「怎麼還不出來，他在裏面做什麼？」

大悲見狀心中暗奇道：「由她們焦慮的形色看來，那有希望他死去的跡象。」思忖間，已開口道：「此處不宜久留，他叫老衲告訴兩位，爲策劃今後武林大計，兩位最好就此離去。」

大悲此言一出，二女心中立刻產生一種不祥的預感，白鳳會總舵主不安的嬌聲問道：「他不是要獨闖斷魂谷腹地？」

大悲沉重的嘆了口氣，道：「但願他能改變初衷。」二女聞言，同時驚得「啊」了一聲，突然，白鳳會總舵主泣聲叫道：「宗鴻羽，宗鴻羽，你不能如此隻身犯險，我們，我們從來沒恨過你啊。」聲落人已射入石室之內，接着，紫巾蒙面女子也撲了進去。

「毒聖」諸葛海、「寒梅堡主」高漢、及大悲，一聽那悽艷的呼喚聲，不由同時爲之動容，紛紛回身向石室走去。

三雄飛身跨進他們被困達十五年之久的石室時，突然映入他們眼簾的，是木然痴立，失魂落魄的兩個女子，正是紫巾蒙面人和「白鳳會總舵主」，只見她二人面色凝重，若有所失，黯然神傷！

「寒梅堡主」精目迅速的向四周掃掠，只見那道平日送飯的石門，此時已緊閉了起來，以他的老練，那需多加推想，當即開聲打破沉寂，道：「宗鴻羽已隻身入斷魂谷，進入山腹，此處，我們已沒有久留的必要了。」

「毒聖」諸葛海冷哼一聲道：「是的，久留可能又要坐上十五年黑洞了。」他與「寒梅堡主」高漢素不相容，是以，出語總含些諷刺之意。

「寒梅堡主」高漢何等人物，那肯吃他這一套！當即還以顏色，道：「諸葛兄也未免太胆小了，不過，人各有志，兄弟不敢強留，諸葛兄如欲早走，那就請便吧！」

「毒聖」諸葛海直氣得精目怒火大熾，冷然道：「高兄倒說別人胆小！嘿嘿，自己嘴歪，偏說茶壺漏！」

「大悲」僧一見兩人面紅耳赤，深知再吵下去，非動武不可了，此時他們正置身於龍潭虎穴之中，如果自已動起干戈，無疑是自掘墳墓！

是以「大悲」急忙轉身勸道：「兩位施主縱是心中彼此各懷成見，但老衲深信這種成見，決不會重於十五年來我們被困的奇恥大辱，不知兩位施主以為老衲所言對否！」

諸葛海與高漢聞言心中同時一震，彼此相望一眼，不約而同的道：「大師之言極是。」

大悲微微一笑，轉臉對「白鳳會總舵主」沉聲道：「舵主，以老衲之見，咱們該離去了。」

「白鳳會總舵主」聞言扭轉嬌軀，反問道：「宗鴻羽是從那裏進入斷魂谷山腹去的？」語氣非常哀怨，不知何時，他嬌美如花的粉臉上，竟已掛滿了一顆顆珍珠般的淚痕。

大悲僧心中微微一動，莊容道：「宗施主口口聲聲告訴老衲說，舵主是中原武林的領導者，要總舵主儘速離去，他對總舵主的關懷，並不在總舵主對他的重視之下，舵主如硬闖山腹，豈不違背了宗施主的一片好意了。」

「白鳳會總舵主」粉臉泛起一絲愁苦的笑意，搖頭道：「他關心的不是我，而是整個武林同道。」此言出自悲傷中的白鳳會總舵主口中，令人無法不信。

「毒聖」諸葛海暗忖道：「想不到這小子還有這麼一片聖心。」「寒梅堡主」却暗想：「好個仁義大俠。」不過，這些想法只在他們心中一閃，便迅速的消失了，因為，他們心中各有各的打算。

大悲道：「總舵主難道一定要闖此谷嗎？」

白鳳會總舵主點點頭道：「那門在那裏？」

大悲搖頭道：「老衲也不知道他是從那裏進去的。」話落一指地上兩具屍首接道：「可能是這兩人進來時，被他發現了進口之門。」

紫巾蒙面女子突然插口道：「既然有門，我們就可以找到，三位請速離去吧！」話落舉步向前走去，似在找尋那入口之門。大悲沉聲道：「兩位女施主以為老衲的功力如何？」

「白鳳會總舵主」微微一怔道：「當是江湖頂尖人物。」

大悲點頭沉聲道：「但合老衲三人之力，却仍被困於此洞一十五載，此間主人的功力，不問可知，是以，依老衲臆測，此間主人如不殺宗鴻羽則已，如要殺他，只怕此刻宗施主已然骨寒屍冷多時了。」他此言雖然旨在嚇阻，但也是事實。然而，此言不但未見功效，相反的，更增了二女找宗鴻羽的決心。

「白鳳會總舵主」堅決的道：「就是他死了，我們也要找到他的屍體。」話落舉步向紫巾蒙面女子的相反方向走去，亦在石壁上尋覓那入口之門。大悲僧至此計窮，怔立當地，搖首輕嘆不已。

「寒梅堡主」高漢望了二女一眼，突然開口道：「兩位如此找下去，只怕找到天黑，也找不出那入口之處，以本堡主之見，倒不如由我們三人當初進洞時的那個入口處進去，比較可能。」

二女已找遍了石室，却未發現半點可疑之處，此時聞言，雙雙止步同聲問道：「離此有多遠？」

「寒梅堡主」答道：「要翻越此山，不過，以我們的脚程推算，大概不消半個時辰就可以到達。」大悲心中一怔，暗道：「我們十五年前明明是從這裏進來的，山後那有什麼入口？」

「毒聖」諸葛海心中暗自冷笑，心忖：「這一着瞞天過海之計，倒是我諸葛海所沒想到的。」

二女此時方寸已亂，那有心思去多想，既找不出入口，登時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寒梅堡主」高漢身上了，當下道：「我們這就走吧？」

「寒梅堡主」點頭道：「救人如救火，我們這就走吧！」話落當先舉步向室外奔去，二女緊隨他身後，接着是「毒聖」諸葛海。

大悲沉思頃刻，突然恍然大悟，點頭嘆道：「阿彌陀佛，這該是高施主一生中所做的唯一善事了。」話落舉步向室外走去。

× × ×

再說宗鴻羽在大悲離開石室之後，走進石

道的。他並非不知道斷魂谷中，藏龍臥虎，獨自闖入必是九死一生，但是，那假大悲是他出道以來，發現的唯一線索，而且，他自已生命時日有限，如放棄這條唯一線索，只怕再也難發現第二條了，是以他再三考慮，決心挺身冒險，硬闖「龍潭虎穴」！

當宗鴻羽跨進石道，向前走了約有四五尺之際，突聽，背後傳來一聲「轟然」巨響，宛如天崩地裂，如雷灌耳，令人心悸。宗鴻羽不由自主的剎住脚步，剎那間，他已斷出那是石道入口之門，關閉的聲音！

宗鴻羽冷冷的笑了一聲，自語道：「就是你們不關上石門，在斷魂谷冰消瓦解之前，宗某也不會離開這裏的。」語氣堅決無比，話落舉步向前走去。

宗鴻羽剛剛邁進一步，耳中突然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道：「宗鴻羽，你可曾考慮過後果？」宗鴻羽聞言心中一怔，暗道：「這聲音好熟，好像在那裏聽過似的。」但是，一時之間，他却又想不出是誰。他凝神判別那聲音的來源，同時舉目向四周探視，只見光滑的石道壁上，佈滿了蜂巢似的小孔，毫無疑問的，那聲音就是由這些小孔中傳進來的！

宗鴻羽凝目注定遠方，冷然的道：「閣下聲音很熟，但不知是友是敵？」那聲音道：「在這個冷酷的世界上，弱肉強食，那有敵友之分，你不必多費心思了。」話聲沉重，似有無限感慨。

宗鴻羽冷笑道：「在下見解與閣下不同，世間之人，非友即敵。」那聲音笑道：「你與老夫一樣偏激，那麼依你所言，老夫大概就是你的敵人了。」話畢却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在這幽暗的石道中，久久廻盪。由那人的語意，宗鴻羽已知多言無益，當即冷森森的一笑，道：「但不知在下將在何處能見到閣下而一決生死？」他對斷魂谷中的人，厭恨切齒，是以出言總以生死相對。

那聲音淡然道：「五里雲霧中，老夫自會與你相見。」話落一頓，道：「當你經過遺言台時，務必留下幾句遺言，老夫雖然不一定能替你照言辦理，但在可能範圍內，老夫一定會畧盡寸心的。」話落又是一聲沉重的嘆息，漸漸消失於黝黑的石道中。宗鴻羽聞言心頭微微一沉，由於那人毫無一絲誇張恐嚇的語氣，自知此行定是凶多吉少了。

宗鴻羽星目中突然射出兩道厲電般的寒芒，心中狠聲忖道：「我縱然有遺言，豈能讓你們這些賊子知道？」忖罷，毅然舉步向前行去。

黝暗冷濕的石道，充滿了陰森恐怖的氣氛，好在宗鴻羽此時滿腔怒火，只知報仇，未顧其他，否則，任他胆大，亦是寒悚畏懼，寸步難行了。

狹小的石道，似乎永無終點，以宗鴻羽那等迅速的身法，走了足足有頓飯的工夫，却仍未見到半點光亮，竟如初進來時完全一樣，使人無法估計，到底要走多久，才能抵達盡頭？不過，奇怪的是，宗鴻羽走了這麼久，除了初進之時聽到那人聲外，以後便什麼也沒發現，其中拐彎抹角之處，比比皆是，這些轉彎之處，幾乎無一不，設伏的最好位置，然而，宗鴻羽却未遭遇埋伏。也許，他們沒有把宗鴻羽放在眼裏，也許，他們已獲有制勝的把握，而認爲沒有設伏的必要。總之，這種沉寂，對宗鴻羽是非常不利的。

宗鴻羽又轉了三個彎，突然眼前一亮，已走到了一處四壁鑲滿珍珠的小型石室，那些光亮，是由四壁上的珍珠散射出來的。

宗鴻羽冷笑一聲，心說：「總算走到。」思忖間，舉目望去，只見室內正中央放着一張小小的石桌，及一塊石墊，桌上擺着文房四寶，除此以外，一無所見。

宗鴻羽舉步向石桌走去，則見，光滑的桌面上，寫着四個血紅的大字：「留下遺言。」

這四個字登時激起宗鴻羽滿腔怒火，飛起一脚，向桌上踢去，只聽，「嘩啦啦」一聲大響，石桌飛起落地摔碎，紙張散落一地。就在這時，突然先前那聲音幽然響起：「唉！宗鴻羽，你太狂妄了！」

宗鴻羽聞聲一怔，心中忖道：「顯然我的行動，一直都在那人監視之下。」心念電轉間，星目中不由透出兩道殺機，冷聲喝道：「到底距你我見面之處還有多遠？如此暗中弄鬼，以爲能够嚇住我宗鴻羽嗎？」

那聲音道：「你始終沒有平心靜氣的考慮，你何妨再考慮一下？」宗鴻羽冷笑道：「在下進來之前，如沒考慮，也不會如此輕舉妄動了。」

「那麼沒有再考慮的必要了？」

宗鴻羽道：「廢話？」

「好吧！前面五十丈外，就是那『五里雲霧

宗鴻羽在石室中救出被困十五年的「毒聖」等三人。

』之地了。」隨着話落，突聽「察！」的一聲，接着「軋軋」！一陣響，石室前面露出一道通路。宗鴻羽深深吸了一口氣，舉步向前走去。此刻，他俊臉上雖然沒有一絲異樣的表情，然而，他內心中却十分緊張，因爲，他正處在敵暗我明，危機四伏的劣勢中！

宗鴻羽剛跨出石室，後面室門已「砰然」一聲，又關閉起來。這時，迎面吹來陣陣的冷風中，游蕩着薄薄的烟霧，四周的空氣異常潮濕滯悶！宗鴻羽心想：「這大概是那『五里雲霧』之地的邊緣了。」轉念間，却加速脚步，向前飛奔而去！

越走霧氣越重，由淡濃而變成濃厚，由陣陣而轉爲瀰漫，光線亦較前更微弱，像似進入飄渺的幻境。宗鴻羽凝聚視力，展目向四周望去，目光觸見的範圍，只有兩三丈遠，以外，便是白茫茫的一片。

這時，宗鴻羽進入一片廣場，此處雲霧重重瀰漫，目光已難看到一丈以外的任何東西。宗鴻羽緩緩止住脚步，張目向四周審視。就在此時，宗鴻羽背後突然傳來一絲輕微的響聲，聲音之小，猶如一片從樹上飄下的落葉。

宗鴻羽耳目早已靈敏過人，再加上此時正處在龍潭虎穴之中，其警覺之心，自然較平時更强，這一聲微響，豈能瞞得過他？

聲響傳出一瞬，宗鴻羽霍然轉身，目光到處，宗鴻羽心頭頓時爲之一沉，俊臉變色。只見，在他身前五尺左右之處，岸然端立着一個五旬開外，面貌清癯，身着黃袍的老者，單由他那雙神光湛然的精目看來，此人武功，似乎還在那「血魔王」之上。不過，宗鴻羽驚異的却不是此人的功力，而是因爲他是一個相熟的人。

宗鴻羽深深的吸了一口眞氣，平復了一下雜亂的心情，恭身爲禮，道：「侄兒參見馮師伯。」

黃袍老者冷淡的道：「先前你已說過，非友即敵，老夫非你之友，自然是你的敵人了，師伯二字，只怕老夫已擔待不起了。」敢情，此人就是先前在石道中，屢勸宗鴻羽愼思的那人。

宗鴻羽俊臉微微一紅，低聲道：「小侄先前不知是師伯。」黃袍老者神色一整，道：「就是知道了也是一樣，因爲，老夫確實已非你的朋友了。」

宗鴻羽心頭一震，脫口道：「但也不是敵人？」黃袍老人聞言突然冷笑一聲，沉聲道：「不？正是你的敵人。」語氣冷森堅決，令人心寒。

宗鴻羽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注定黃袍老者鐵青的臉色，道：「那末，家母與家姊呢？」黃袍老人冷笑道：「已做了斷魂谷中的階下之囚！」

「什麼?!」

這一句話，眞如晴空霹靂，震得宗鴻羽神智不清，腦際中空白一片，他紅潤的俊臉，立時轉爲蒼白，冷汗涔涔，心內痛楚萬分。黃袍老人心中亦微微泛起感觸與同情，但是，他却緘默不語……

死一般的寂靜，他二人幾乎都可以淸析的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响！宗鴻羽蒼白的臉色，開始轉成紅潤，由紅潤再變成血紅，冷峻的星目中，緩緩透出無盡的仇恨與殺機。他沉重的舉步向黃袍老人走去，冷森森的道：「小侄希望知道家父的死因。」

宗鴻羽那凜然冷森的神態，使黃袍老者，不自主的退了兩步，冷冷的道：「老夫怎麼知道？」宗鴻羽冷笑道：「那你怎麼知道要投靠斷魂谷呢？」

黃袍老人面色豁然一變，沉聲道：「你怎麼知道老夫是投靠？」宗鴻羽道：「因爲你的功力還不配領導斷魂谷中的人。」

宗鴻羽此言，無疑的刺傷了黃袍老者的自尊心，只見他精目暴睜，閃射出兩道駭人的寒芒，注意宗鴻羽，冷聲叱道：「這是你對長輩應有的態度嗎？」

宗鴻羽自從聽說母親與姊姊被囚於斷魂谷中，心中對這個當初答應照看他母親與姊姊的師伯，早已恨之入骨，那還有什麼長輩的情誼可言，聞言不由仰天狂笑一聲，切齒道：「長輩！哈哈……賣友求榮，背信違約，宗鴻羽有你這種長輩，眞是引以爲恥！」聲色俱厲，足以發人深省。

黃袍老者不知是受了良心的譴責，抑是被宗鴻羽凜厲的神色所懾，竟不由自主的脫口道：「殘害你父，逼廹你的人，可並不只老夫一個。」他似想減輕自身所負的罪孽。

宗鴻羽聞言心頭再度狂震，猛然跨上一步，冷聲厲喝道：「老匹夫，你把我母親與姊姊怎麼樣了？」聲如雷鳴，震人耳鼓。黃袍老者被話聲一震，昏迷的神智登時淸醒，暗中駭然忖道：「我今天是怎麼了，竟會如此神不守舍，好在剛才所言不多，不然，那後果我可擔負不起。」心念電轉間，臉色一整，冷笑道：「要是老夫不說，難道你有種跟老夫動手不成？」

宗鴻羽猛然走上兩步，冷酷的道：「在下不只要跟你動手，還要你這人面獸心的老匹夫，橫屍此地呢。」星目中已透出駭人的寒芒。

黃袍老者連番被宗鴻羽辱罵，那唯一的一點歉疚之心，却不知不覺烟消雲散，心中思忖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我要爲已身的安全早做妥善的安排。」想到自身厲害，那剪除宗鴻羽之心，登時加强了百倍，冷笑一聲，道：「你可休怪老夫不念故人之情，來來來，你出手吧！」說話之際，早已把全身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等候宗鴻羽出手。

宗鴻羽忖度形勢，心知今天如不把黃袍老者制住，決難探出母親與姊姊的下落，此刻聞言毫無猶豫，忙將身形一閃，一招「雷電交加」，閃電般的向黃袍老者胸腹之間攻去，同時叱道：「那你就試試吧！」

黃袍老者的武功，駕凌宗鴻羽父母之上，當然不會把宗鴻羽放在眼裏。但是，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當黃袍老者一見宗鴻羽出招如此迅捷時，心頭登時怔驚，駭然忖道：「此人身法，怎麼快得如此驚人。」忖想中，當卽撤身退下五尺，企圖避過此招然後伺機攻擊。

黃袍老者的武功，宗鴻羽早就知曉，但却沒料到，以他那麼大的年紀，在這短短的幾年中，竟有如此驚人的進境，使他滿以爲可以奏捷的一招，竟然落空，因而不覺緩滯身形。

黃袍老者退避之際，已把功力貫注雙掌，蓄勢待發，宗鴻羽行動一慢，恰好給了他一個攻敵的大好時機。只聽黃袍老者，大喝一聲道：「你也接老夫一招試試！」聲出招落「風捲殘雲」，全力一掌，向宗鴻羽拍了過去。掌出狂風怒號，佈滿五丈以內，顯然他想一掌擊斃宗鴻羽。

宗鴻羽雖然是出道不久，臨敵經驗不足，但其人却極聰敏，一招未能制敵，心中已知不妙，登時迅如電光石火般擬採應變之策。就在黃袍老者掌風剛剛近身之際，宗鴻羽突然冷笑一聲，一

式「斗轉星移」，飛身向右飄去，恰好避過掌風正面，右掌伸縮之間，已拍出一招「驚濤裂岸」，疾擊黃袍老者右脅。這一着，陡令黃袍老者意外震驚，未料宗鴻羽的輕功，遠超過了他！

黃袍老者一念之間，雄心突起，對宗鴻羽側面攻至的掌招，不但沒有閃避，却反而出手迎擊！只聽他喝道：「來的好。」隨聲撤招換式，身子猛然左轉，一招「力平五嶽」，以雷霆萬鈞之力，向宗鴻羽正面迎擊而出！宗鴻羽睹狀殺心大熾，冷哼一聲，拍出的掌風，又加重了幾成勁力。

黃袍老者招出無阻，暗自笑道：「螢火之光，也敢與皓月爭輝，你眞是自尋死路……」那知，霎眼之間，突覺一股無形的壓力，已透過他罡猛的掌風，直奔胸前，同時，他拍出的掌風，這時好像觸到了一道無形的鋼牆，滯阻不通！黃袍老者頓覺情況不對，但已太遲，一聲「不好」！尙未出口，自己拍出的掌風，已與宗鴻羽的無形力道相觸。

「轟然」一聲大崩地裂的大响，震得地動山撼，空谷傳音，歷久不絕，威力端的駭人之極。迷霧翻滾之中，黃袍老者連退了四五步，雙臂麻木，難歎下垂，胸口氣血翻湧，眞氣阻塞，緩展雙目，朝宗鴻羽望去。只見他依舊靜立原地，紅潤的俊臉上，佈滿可怕的殺機，狠狠的盯視着自己！

黃袍老者急忙把目光移開。在心理上，他已懼敵認輸，但却因受人箝制，終究不敢將眞情實言相告。

宗鴻羽寒森森的冷笑一聲，道：「馮叔彥，你是識時務的，現在就不該再自找罪受了。」語氣冷酷威嚴，令人聞言心悸。

馮叔彥！此人敢情就是十多年前，威震中原的泰山三義中的老二。

幾招相交，顯然馮叔彥非是宗鴻羽的對手，但他怎能示弱就降，甘拜下風？是以，他深深吸了口氣，强自鎭定道：「宗鴻羽，你別急，現在置身於龍潭虎穴之中，三招兩式之內，你奈何不了老夫，便只有魂斷此處！」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假使在下一招之內制住了你呢？」

馮叔彥聞言先是一怔，繼而狂笑一聲道：「哈哈……老夫當然只有任你擺佈了，不過，你自信有此能力嗎？」

宗鴻羽擔心着母親的安危，不耐饒舌，虛耗時間，當下悶哼一聲，突然舉起右掌，喝道：「馮叔彥，你可認得此掌？」

馮叔彥聞言抬眼一望，頓時駭得面無人色，連退了數步，脫口道：「血——掌！你練會了血掌？」

宗鴻羽舉步緩緩向馮叔彥逼去。隨着宗鴻羽漸漸逼近的脚步，馮叔彥一步一步的後退着。

他，原先提足了功力，準備應付宗鴻羽的攻擊，以便拖延時間，等待援手。但是，此刻一見「血掌」，却是心驚胆寒，已知自己無法在血掌之下僥倖逃生！

現在，他腦海中湧起求生的各種念頭，他必須在死神降臨之前，想出保身之策。時光在寂靜中悄悄溜過，濃密的白霧裏，時斷時續的傳來馮叔彥沉重的呼吸聲，聽來有些恐怖。

驀地後退中的馮叔彥，身子突然搖幌了一下，臉色登時一變，汗水涔滴，不用回頭，他已知道自己已退到了危崖的邊緣！

不錯，他身後正是一道白霧瀰漫的斷崖，由於霧色太濃，是以，只能看到邊緣，而無法判斷斷崖究竟多深。

宗鴻羽仍一步一步的向前逼近，馮叔彥此時却已後退無路，他一顆驚惶的心，隨着宗鴻羽的脚步，一次再次的忐忑着！

人急生智，就在宗鴻羽已逼近馮叔彥身前不足三尺時，馮叔彥腦海中突然掠過一絲靈光，只聽他大喝道：「宗鴻羽，你若是存心要你母親死於斷魂谷中，你就再向前走近一步！」

這話果然生效，宗鴻羽聞言，不由自主的止住了步伐。馮叔彥深深緩了口氣，手心暗揑了一把冷汗，强自鎭定的道：「怎麼？你不是要下手嗎？」

宗鴻羽星目中殺機稍減，冷笑道：「你想恐駭在下？」馮叔彥鎭定的大笑道：「哈哈……恐駭！你既然認爲是恐駭，怎麼不下手？」笑聲微微有些顫抖，只可惜宗鴻羽此時心有所思，未曾留意。

宗鴻羽冷笑道：「在你逼害家母以前，宗某隨時可以將你置於死地。」

馮叔彥心中毒念一閃，故意向身後一掃，冷笑道：「你以爲此處只有你我兩人嗎？」

宗鴻羽冷笑道：「在下既敢硬闖斷魂谷，心

中就沒把你們放在心上！」

馮叔彥大笑道：「哈哈……那是你的事，問題是老夫一死，你母親也將立刻斷氣，先後之差，不會超過半刻時間。」

宗鴻羽聞言心頭大震，因爲馮叔彥此言既合情理，使人無法懷疑其中有詐。但是，時間所剩無幾，宗鴻羽思前慮後，一時間實難找出良策，心中焦急萬分，如同熱鍋上螞蟻！

馮叔彥輕輕向前移動了一下脚步，開口道：「宗鴻羽，現在只有兩條路任你選擇！」

宗鴻羽心中思潮泛湧，但卻難獲萬全之策，脫口道：「那兩條路？」

馮叔彥得意的一笑道：「只怕你不會接受。」宗鴻羽俊臉一變，冷冷的道：「你敢情是想拖廷時間？」

馮叔彥笑道：「老夫用不着拖時間，因爲你是個孝子，決不敢莽闖行事」宗鴻羽心中暗自忖道：「想不到我宗鴻羽也落入他們掌握之中，宗家難道就此完結？」心念轉動間，不知何時，一絲憂抑、悲涼的光芒，代替了他星眸中的殺機，只聽他沉重的嘆了口氣道：「那你就快說吧！」

馮叔彥，當即道：「第一條路，是你硬闖斷魂谷，不過，那代價是你母親的性命。」

宗鴻羽急道：「第二條呢？」馮叔彥目中毒光一閃，道：「與你母親同困於陰暗潮濕的古洞中。」

這句話，直如萬根利箭，猛然射進了宗鴻羽的心房，無限的痛苦，抹去了他俊臉上的紅潤，且使他渾身顫抖不已……

良久，良久，宗鴻羽顫聲道：「你！你好狠的心腸！」馮叔彥陰笑道：「這是爲了你！」

「我！爲了我！」

馮叔彥道：「不錯，因爲宗家的人，唯有你是自由的！」宗鴻羽星目中，浮現了一層薄薄的淚光，他沉重的道：「那洞在那裏？」馮叔彥回頭向對面看了一眼，道：「就在對面五丈以外，你可是要去？」

宗鴻羽沉重的點了點頭，現在，他已喪失了全部的鬥志。馮叔彥笑道：「你去了以後，也許你們的待遇會好一點，因爲，自此以後，宗家將永無自由的人了，不過，你可別打算逃走，那石洞周圍，全都裝有制命的機關，老夫看在故人的情誼上，不能不先警告你。」話落一頓，轉身向右側走去，同時言道：「隨我來。」

宗鴻羽跟在他身後，默默無言，像似失去了感覺，心中亦是一片茫然，如同眼前迷霧。馮叔彥走了約五丈左右，突然停在一塊白石之後，扭頭對宗鴻羽道：「就在前面。」話落向白石對面一指，問道：「你躍得過去嗎？」

宗鴻羽木然的點點頭，就要飛身躍去，突然，馮叔彥又道：「慢着，那邊的機關埋伏，我沒切斷。」話落把白石向右一旋，白霧中，果然傳來一陣「軋軋」之聲。

聲停，馮叔彥莊重地道：「現在可以跳了，記住，不可超過六丈，否則，老夫可不能擔保不出危險。」

宗鴻羽向茫茫不見邊際的前方注視了一眼、嘆聲道：「想不到我父親當年結交了那麼多金蘭好友，卻個個都是無義之徒。」

馮叔彥笑道：「哈哈……這叫世態冷如冰，人情薄如紙啊！」宗鴻羽星目中透出一絲憤怒的光芒，盯住他喃喃的道：「是的，世態冷如冰，人情薄如紙。」話落，飛身躍向茫茫的白霧中……

馮叔彥不禁驚退了兩步，這一刻，他心中泛起微微的悔意。就在這時，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道：「馮叔彥，宗鴻羽呢？」

馮叔彥聞言霍然轉身，笑道：「哦！原來是大哥，宗鴻羽已到下面去了。」話落朝身後一指。

來人衣色與馮叔彥相同，約有五旬左右，面貌瘦削，濃眉細眼，稀疏短鬚，一抹冷峻的神色。

那老者冷笑道：「谷主馬上要來了。」馮叔彥臉色一變，道：「這邊的事，我已解決了，他老人家來做什麼呢？」老者仍舊冷冷的道：「他老人家從不輕易出動，來意你該知道。」

馮叔彥臉上突現不安之色，脫口道：「莫非他老人家不放心？」

「宗鴻羽被騙下斷崖之事，他已知道，但卻來晚了一步。」

馮叔彥道：「他不是要取他的性命嗎？」老者突然冷笑道：「他對你說過？」馮叔彥大驚，現在，他似乎知道谷主來此的用意了，惶恐的道：「非友即敵，宗鴻羽……」老者冷笑道：「宗鴻羽武功比你强得多，其對本谷貢獻，自然比你

大。」

馮叔彥至此已完全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了，爲了生命，那還顧得了體面，當下哀求道：「大哥，我們結義一場，你總得救救我啊！」老者毫不動容的道：「本谷只論功過，不論交情，恕老夫無能爲力。」

馮叔彥精目連轉，突然飛身向石道奔去。就在這時，驀地，一個冷酷的聲音喝道：「站住！」

一聲斷喝過處，馮叔彥身前五尺處，已岸然站着一個紅巾蒙面人，兩道冷酷無比的目光，陰沉沉的盯在馮叔彥臉上，狀似與他有着萬年不解之仇似的。

馮叔彥見狀聞聲，已然心震膽寒，此時，突見身前五尺之處，去路已被人阻住，那敢再往前進，急忙煞住身子，向左躍去。那知，身形才動，又聞一個冷森森的聲音道：「站住！」前面五尺處，同樣阻住一個紅巾蒙面人。至此，馮叔彥才知自己已然陷身重圍，但雙目仍不由自主的向四周掃去，似乎想在不可能的環境下，找出一絲生機。但是，他目光所到之處，除了與一對對冷森森的目光相觸之外，什麼逃脫之路都沒發現，甚至，連投身崖下的絕路，也都被紅巾蒙面人阻斷了。

隨着心中的絕望，一種死亡的恐怖，迅速的罩上馮叔彥的心頭，他惶恐的臉色，此時已轉變成畏懼。他深深吸了口氣，以近乎哀求的聲音，向四周的紅巾蒙面人，道：「諸位兄弟，馮某自信平日沒有得罪諸位之處，各位又何苦如此苦苦相逼，欲置馮某於死呢？」四周只傳來一聲聲陰沉的冷笑，對馮叔彥的話，他們不但沒有絲毫同情之意，似乎還有幸災樂禍的快感。

馮叔彥見狀，心知斷魂谷中的人，個個兇殘狠毒，決無法以言辭說動他們，一絲困獸之鬥的意念，登時襲上心頭。只見，他精眸中神光一閃，沉聲道：「各位如再這樣苦苦相逼，可莫怪兄弟要拼命一鬥了。」語聲沉渾，正代表了他此時的決心。四周蒙面人，又相繼發出一聲冷聲，紛紛運功雙掌之上，靜待馮叔彥發動突圍的攻擊。

馮叔彥見事已至此，心知不拼是不行了，心中暗忖道：「殺一個算一個，反正總比坐以待斃好的多。」心念如電光石火般的一閃而過，雙掌一抬，就準備出手。就在這時，突然，一個震人耳膜的聲音，冷冷的道：「馮兄好大的威風啊！」聲音聽來平靜無比，但不知怎的，却使人有一種聞聲心寒的感覺。

馮叔彥全身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那早已提聚於雙掌之上的功力，已在不知不覺中消失無踪，一雙充滿恐怖光芒的眼睛，不由自主的尋聲望了過去，就如一個待罪死囚，連一點反抗的本能都沒有了。只見，五丈以外，此時靜立着一個身着白袍，紅光滿面，銀髯拂胸的老者，正含笑望着馮叔彥，乍看起來，慈祥無比。

馮叔彥與那人目光一觸，頓如觸電般的全身一抖，顫聲叫道：「谷主！」銀髯老者點頭笑道：「看馮兄先前的行動，好像是預備脫離本谷他往，不知本谷有什麼地方使馮兄不滿意？」

馮叔彥惶恐的道：「弟子不敢！」老者道：「那是老夫多疑囉？但是，他們爲什麼要包圍馮兄呢？」語氣比先前沉重了許多，使人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馮叔彥心頭一寒，脫口道：「弟子做錯了事……」老者笑道：「所以想逃脫是嗎？」

馮叔彥聞言登時爲之語塞，緩緩的低下頭去。銀髯老者精目中，突然暴射出兩道寒芒，陰聲笑道：「馮兄還記得本谷第三條禁規嗎？」

馮叔彥聞言猛然抬起頭來，雙目中暴射出恐怖的光芒，脫口辯駁道：「弟子騙殺宗鴻羽，乃是爲了本谷今後的安全，因爲，因爲……」

銀髯老者道：「因爲什麼？」馮叔彥鼓足勇氣道：「因爲宗鴻羽恨斷魂谷入骨，是以，弟子以爲他決不可能投靠本谷，所以……」

「所以你才下此毒手是嗎？」語氣緩和了不少。

馮叔彥心頭稍鬆，點頭道：「是的。」銀髯老者道：「你沒有私自掩護他之情嗎？」馮叔彥斷然搖道：「沒有，絕對沒有。」

「你以爲宗鴻羽此時是死是活？」

馮叔彥道：「此崖高達百丈，落崖那有生望？」銀髯老者道：「你知此時崖下水是升是降？」

馮叔彥毫不思索的道：「升！」話出心頭突然一沉，暗自叫道：「完了，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銀髯老者面色突然一寒道：「聽說宗鴻羽水性極好，此話不知是眞是假？」說話之際，一雙利刃般的目光，直盯在馮叔彥臉上，狀似要看穿他的內腑五臟。

馮叔彥剛剛緩和下來的臉色，突然罩上一層死灰之色，顫聲道：「此話是眞的，弟子知罪了。」銀鬚老者突然冷笑一聲，道：「因此，有人說你有私放宗鴻羽之意，此言不假吧？」

馮叔彥搖頭否認道：「弟子已出賣了他母姊，縱使想以功折罪，宗鴻羽也不會接受的，何況……」

銀鬚老者道：「何況你忠心於斷魂谷是嗎？」

馮叔彥點頭道：「這確是弟子的眞心。」銀鬚老者變幻無常的臉上，突然擠出一絲笑意道：「老夫平生爲人有個不成文的戒條，不知馮兄知道否？」

馮叔彥猜不出祂話中之意，只好茫然的搖頭道：「恕弟子愚笨，不知谷主話中之意。」老者道：「不用客氣，老夫這就告訴你好了。」精目中突然寒光一閃，沉聲道：「老夫生平做事，寧可屈死九十九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語氣寒森之極，令人聞聲有毛髮倒豎之感。馮叔彥臉色大變，吶吶良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銀鬚老者瞪着馮叔彥道：「馮兄以爲兄弟的戒條對不對？」此人端的殘酷得沒有一點人性了，要殺人，還要被殺者說對。馮叔彥已知今日決無生理，心中突然平靜了許多，現在，他唯一要考慮的，是自己要想法子找一種最乾脆的死法了。

馮叔彥心中暗自忖度一番，突然開口道：「弟子在接受谷中禁規處置之前，尚有一個不情之求，不知谷主能不能開恩答應弟子？」

銀鬚老者點頭笑道：「看在你如此勇敢份上，老夫那有不答應之理，你儘管說吧！」語氣非常平靜。

馮叔彥心道：「馮某臨死之前，倒要看看你有多狡猾！」轉念間，開口道：「江湖上人人皆知『千面人』功力蓋世，所向無敵，但却無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弟子這不情之求，乃是要在臨死之前，一睹谷主的廬山眞面目。」

銀鬚老者——千面人目中寒光一閃，但只剎那便消失了，故意朗爽的一笑，道：「哈哈：：這有何難，你看吧！」只見他手在臉上一抹，那紅潤的臉色，突然變成一個臉蒼白毫無血色的中年人。全場的人睹狀全都爲之一震，敢情，他們與此人相處了這麼久，還沒見過他以第二種面目出現過！

馮叔彥笑了笑道：「多謝谷主賜恩，使弟子開一次眼界，不過……」

「不過什麼？」

馮叔彥笑道：「不過，谷主有『千面人』之稱，弟子相信這仍不是眞面目。」馮叔彥這種大胆的追問，使在場的人，個個爲之心驚，因爲，平時，誰也不敢在谷主面前，說半句不信任的話語！

「千面人」目中殺機一閃，突然又強忍了下來，點頭冷笑道：「老夫平時倒是忽略了馮兄的眼力了。」

馮叔彥道：「不敢，谷主過獎了！」馮叔彥已自份必死，是以出言反而毫無顧慮了。

千面人——斷魂谷主，再度伸手在臉上一抹，抬眼道：「馮兄滿意了嗎？」這時，他已由一個面色蒼白的中年漢子，轉變成一個滿面皺紋，土裏土氣的鄉下老漢。

馮叔彥心中暗自一嘆，忖道：「世人之面，無奇不有，誰會想得到此人臉上，會帶有這麼多面具呢？」忖罷，搖頭，道：「仍是假的。」千面人冷笑一聲道：「馮兄可是要老夫剝下面皮來？」雙目已充滿了殺機。

馮叔彥暗忖道：「看來此時再不自絕，恐怕沒有機會了！」忖罷，故意冷笑道：「既有千面之稱，面具就是沒有千張，起碼也有十張以上，老夫久走江湖，還不至於如此容易受騙！」語氣非常不客氣，顯然是有意想激怒「千面人」。

「千面人」聞言先是大怒，突然，他心中一動，暗自冷笑一聲，忖道：「你想在老夫面前打如意算盤，可是找錯人了。」心中雖已洞悉馮叔彥之計，但却不動聲息，裝怒道：「馮叔彥，你以爲自己配看老夫眞面——」話聲未落，突然右手一抬，速度之快，令人不敢相信。只聽，「砰然」一聲，馮叔彥一個高大的身體，已然倒在地上了，他右掌剛好貼在天靈蓋上，顯然他是想自碎天靈蓋而亡。

「千面人」的舉動，登時震住了在場所有的人，在他們心中，已立下了一個可怕的榜樣。

「千面人」陰森森的目光，冷冷的掃了四周一眼，獰聲道：「馮叔彥，老夫訂立下的戒條，豈是你能破壞得了。」聲落得意的一笑，向身側兩個紅巾蒙面人道：「把他帶到刑堂，交給刑堂堂主。」

兩個紅巾蒙面人唯唯應是，把馮叔彥抬了起來，向洞內走去，刹那間消失於茫茫的白霧之中。

「千面人」抬眼注定，「泰山三義」老大，道：「藍敏毅，你以為宗鴻羽會不會死在崖下？」

「泰山三義」老大，藍敏毅慌忙惶地恐道：「不管死與活，弟子認為總該查出他的下落。」

「千面人」點頭道：「此言甚對，但是，如果我們發現他未死時，該怎麼辦呢？」

藍敏毅沉思一陣，道：「弟子認為該給他一個警告，使他以後不敢再侵犯本谷，阻礙本谷的發展。」

「千面人」點頭讚許道：「藍兄高見，令人佩服，但不知要用什麼方法去警告他呢？」

藍敏毅心中暗暗着急，他不是想不出方法，而是不能那麼做，但是，除此之外，他却想不出更妥善的辦法，來阻止「千面人」狠毒的手段。

「千面人」沉聲道：「藍兄既知要警告宗鴻羽，必然知道那警告之法，不知可否教於老夫？」說話中，一雙陰沉的眸子，一直盯在藍敏毅的臉上，似要從他臉上，找出某些可疑之處。

藍敏毅心頭狂跳不已，強自鎮定道：「弟子認為，谷主可以修書一封，由人交於宗鴻羽，告訴他，目前他母姊均在我們手中，如果他敢再來冒犯，就將她母姊們處死，不知谷主以為如何？」

斷魂谷主搖頭道：「好是好，但老夫却認為太消極了。」藍敏毅心頭一沉，暗自祈禱道：「願皇天長長眼睛，保佑她！」心中雖在想，口中却不敢怠慢，忙道：「以谷主之見呢？」

「千面人」冷冷的道：「殺了宗雲鳳，把屍體給宗鴻羽看看，他如胆敢再與本谷作對，這便是他母親的榜樣。」

藍敏毅聞言不由自主的連退三步，這完全是一種心理上的反應，他無法自制。

「千面人」突然注定他的臉道：「藍兄不舒服嗎？」語氣非帶陰森。

藍敏毅心中一凜，忙道：「沒有，沒有，弟子只是怕那宗鴻羽。」

「千面人」奇道：「怕他，怕他做什麼？」語氣有些懷疑。藍敏毅壯着胆子道：「萬一他知道他母親已——」

「千面人」聞言只當是真的，狂笑道：「哈哈……他自從與母親姊姊分別後，就不知她們下落，更遑論生死了，藍兄也太多慮了。」

藍敏毅強自裝出一絲欣慰的笑容，道：「弟子令谷主見笑了。」心中却暗自禱告道：「義弟，原諒你無能的義兄，不能保護姪女了，但在我有生之年，我不會放過這些賊子的。」

「千面人」問道：「藍兄以為此計如何？」

藍敏毅道：「此計甚妙，弟子前往一行。」

此言一出，「千面人」對他的疑念全消，搖頭道：「藍兄足智多謀，本谷少你不得，這種跋涉勞累之事，就由其他人去做好了。」

藍敏毅道：「多謝谷主錯愛，那麼就把執行之事交於弟子好了。」

「千面人」上前一拍藍敏毅的肩胛道：「你與她總有些伯姪之情，下手時總有些不好過，這事就由別人執行好了。老夫還有其他的大事要與你商量，你先到老夫室內等我，此間事了，我馬上就來！」話落輕輕推了藍敏毅一下。

藍敏毅恭身為禮，道：「多謝谷主厚愛！」話落舉步向洞中走去。才轉過身子，兩顆淚珠已無法自制的從他虎目中滾滾而下，他微微顫抖着，唇角上也緩緩溢出了鮮紅的血跡。此時四周白霧茫茫，目光難及五丈以外，在茫茫的雲霧之中，他好像看到義弟正在怒目瞪視着他，冷冷的道：「難道你忘了我們的結義之情嗎？」

藍敏毅用手揉揉眼睛，眼前仍是白茫茫一片，什麼也看不到，他沉痛的搖了搖頭，喃喃自語道：「忘不了，永遠忘不了！」揮袖一抹嘴角血跡，自語道：「如海仇，如山恨，三弟，我希望你能原諒二弟，他，他已得到他應有的報應了，看在結義的份上，原諒他吧！」濃霧仍在蒸蒸直上，但此時，崖上却已寧靜無比了。

就在千面人吩咐好屬下行動，欲轉身回洞之際，洞道中立時，突然輕捷的奔過一個少女，走向正是宗雲鳳的囚禁之室。

再說宗鴻羽，自聽說母親與姊姊被困於對面石洞中，不由萬念俱灰，那滿腔的復仇恨火，登時為之烟消雲滅。他回想起十二年前，父親早死，母親身世飄零，孤苦無依，那淒慘悲凉的歲月，始終清晰的印在他腦海之中，每一想起，便如一張張清楚的畫面，浮現在他眼前，是以，他一聽到這種令人心碎的消息，直恨不得插翅飛到母親身邊，生死同處，畧盡人子之道。

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才使他忽畧了自己正處

身在鬼域般的江湖之上，忘記了處處都會有人陷害於他。

當下雙足略一用力，照他的估計，這一躍之力，足可縱出五丈五尺多遠，既不會超過六丈而遇險，也不會五丈之內而不到。但是，事情卻出他意料之外，就在他縱躍之勢將落之時，卻仍未見到陸地，身體仍浮在茫茫不見底的斷崖上空。

宗鴻毅心頭一沉，急忙暗吸一口眞氣，右足用力一踹左足面，把那即將下降的身子，再度凌空提高五尺有餘，向前滑去，這凌空一縱之勢，少說也有一丈多遠。

按說，他當初動身之時，就是估計錯誤，也決不會低於四丈的，如今，再加上這一縱之力，不是應該越過五丈了嗎？

此時，宗鴻羽開始有些緊張了，渾濁的頭腦，也清醒了許多。突然，一個念頭，閃電般浮上宗鴻羽腦海，他暗思道：「會不會是兩岸高低不同，我縱得太高了，是以看不到下面景物，我不妨下降幾丈看看。」心念轉動間，那前衝之勢已竭，身子已開始向下降去。

一丈，兩丈，三丈……六丈，底下仍是白茫茫的一片，而宗鴻羽下降的身子卻越來降快了。

驀地，一個可怕的念頭，襲上宗鴻羽腦海，然而，此時才醒悟爲時卻已太晚了，他絕望的長嘆一聲，道：「完了，我着了那人面獸心的馮叔彥的道兒了，宗家的血仇，也許要永世沉冤大海了。」

想到親仇無得報之期，宗鴻羽登時萬念俱灰，提聚的眞氣一洩，下降的身子，頓如流星般的直洩而下。廻旋的氣流，捲動着宗鴻羽黑色的衣角，飄流不定，發出獵獵的響聲，爲這死寂的霧谷，憑添了一絲音響之後，卻要引起多少濤天的變化啊！

宗鴻羽腦海中一片空白，這一刹那，他覺得自己好像突然放下了一切的負擔，恢復了自由之身，什麼親仇、血債，卻將隨着他下降的身子，漸漸消失，然後，完全幻滅於刹那之間。他那張剛毅的嘴角上，浮現出一絲淡淡的笑意，似凄涼，也像自嘲，令人無法了解。他長長的睫毛，輕輕的掩住了那雙明亮的眸子，一顆顆晶瑩的淚珠，從那黑長的睫毛下滲透出來，繼而被強風吹散，雖然，吹得是那麼快，但卻無法吹乾。

他並不怕死，但是，他卻有死不得的苦衷，然而，此時此地，一切都不由得他，只有聽憑死神的安排了，哀莫大於心死，世間還有什麼事比這種明知不能做，而卻由不得自己做主，自悲傷痛苦的呢？

這時，他下降的身子，已帶起了可怕的呼哨之聲，宗鴻羽已想不起他下降有多少時候了，但是，由那下降的速度，他知道自己也許已快走完那人生的最後一刹那了。突然，他身邊傳入滔滔的流水之聲，宗鴻羽心頭突然一喜，一絲求生的希望，重又浮現心頭。就在那水聲傳入耳中不久，宗鴻羽尚未來得及反應，身子已然「噗通」一聲，掉入水中了。

由於速度太大，人一落水，竟然直沉水底，宗鴻羽幼年常常玩水，是以對水並不陌生，以他的心中估計，自己起碼沉下有四五十丈之深。第一個感覺，是江水寒冷如冰，刺入肌膚，再次，流速奇大，便是使人無法停住身子。好在，他功力深厚，不爲寒暑所侵，江水雖冷，還奈何不了他。

當宗鴻羽第一次浮出水面時，發現空中茫茫的白霧已然消失不見，一輪烈日，正自兩邊高插雲霄的崖壁中央照下來，此時，該是中午了。白日浮現在澄清的水上，與兩岸山壁相映，分外醒目。

宗鴻羽掙扎着浮於水面之上，運目四顧，但見石壁光滑無比，毫無攀登之處，偶而有一兩處，可供借脚，卻都因江水流速太大，而失去良機。

宗鴻羽心中暗暗忖道：「萬流歸海，此處荒山避野，就是登上岸去，也還要跋涉一番，我不如就順着江流直下好了。」心念既決，乾脆浮於江心，任由水流漂送。

烈日由山頂消失，江面頓時顯得陰暗冷森無比，萬籟俱靜中，只有滔滔的江水拍岸之聲，使人有孤寂、冷落之感。流了多久，宗鴻羽已無法估計，就在第二次烈日重現山頭之時，宗鴻羽恰好到了峽谷之口，來到一處谷地。

宗鴻羽心中略一忖度，便運臂向岸上游去。順流而下，游來並不吃力，沒有多大工夫，他已登上陸地，停身於一處高石之後。

宗鴻羽抖了抖身上水漬，覺得四肢微微有些酸麻，腹中也覺飢餓無比，他，深深吸了口氣，星目中暴射出駭人的殺機，喃喃自語道：「你們

並沒有將我宗鴻羽害死，今後江湖之上，也許永無安寧之日了。」話落舉步欲行。就在這時，突然一個嬌美無比的聲音，道：「你們就是管得這麼多，害得人家什麼事也不能做，此處荒僻，那會有人，人家洗洗澡又有什麼關係嘛，不管，我非要洗不可。」

宗鴻羽心中不由自主的忖道：「這聲音好甜，她一定很美。」這時，另一個粗重的聲音，道：「令主，你乃是千金之體，怎可如此隨便，要洗澡，咱們乘上彩鸞，不用多久便可到達長白山，在瑤池洗不比這邊好得多嗎？」

宗鴻羽聞言心頭大驚，暗道：「莫非此人就是那神話般的人物，瑤池玉女？」先前那聲音嗔道：「四不像，偏偏你管得這麼多，今天不管怎樣，我就是不做令主，也要在這裏洗洗澡。」語氣天真無比，使人難以相信，她就是日理萬機，統轄江湖的瑤池玉女。

那個叫「四不像」的人，似乎很怕她們令主生氣，只聽她忙着道：「好！好！好！，那就讓貧尼先看看四周有沒有人。你再洗好嗎？」完全是一片哄小孩子的語氣。

「令主」道：「要快點！」宗鴻羽聞言，心中閃電般忖道：「此時再不出去，等下被她們發現，那可百口莫辯了。」他本不想見那令主的，但他為人光明磊落，此時卻又不能不現身了。

宗鴻羽當下重重的嗄嘯一聲，舉步向外走去，才一出石後，突然眼前一花，自己左腕脈門，竟已被人扣住了，以宗鴻羽的武功，竟連來人是男是女都沒看清，此人功力，已可見一般。只聽，一個冷森的聲音，道：「小子，你躲在這裏多久了？」

宗鴻羽俊臉微微一變，抬眼一望，只見扣住自己門脈之人，年約五十上下，眉秀目朗，頭堆雲髻，身着道袍，手持唸珠，使人無法分辨得出，他到底是男是女，是僧是道。

宗鴻羽不願再樹強敵，聞言淡淡的道：「在下剛從江中上來。」突然，一個嬌甜的鸝聲道：「你也是來洗澡的嗎？江水冷不冷？」

宗鴻羽不由自主的尋聲望去，目光到處，宗鴻羽不由怔住了，心中暗自奇道：「世間真會有這等美麗的女子嗎？」

原來，那說話之人，正站在宗鴻羽對面約兩丈之處，身着白色衣裙，年約二十上下，身材婀娜，烏雲飄拂，無論耳目口鼻，沒有一處不是那麼勻稱，就是畫中觀音，只怕與她相比，也要遜色許多。

那女子見宗鴻羽只盯着她，而不答話，不由嗔道：「你這人是怎麼了嗎？說話啊！」聲音雖是那麼嬌美，但卻有一種不敢違抗的威嚴之感。

宗鴻羽急忙把目光收回，脫口道：「在下不是洗澡的。」

「那你來幹什麼？」

宗鴻羽道：「在下昨日中午落水，流到這裏來的。」少女聞言，美目中突然精光一閃，道：「昨日？你到過斷魂谷？」

宗鴻羽心頭一驚，暗忖道：「她怎麼知道：」少女見狀，似知宗鴻羽的心意，當下道：「從那裏到此，恰好需要一日夜的時間。」

宗鴻羽心中暗自佩服，點頭道：「令主明察秋毫之末，何必在下多言呢？」白衣少女幾步上前，注定宗鴻羽的俊臉，語氣突然一變，冷冷的問道：「你身着黑衣，又服過摧心丹，假使本令主猜的不錯，你該是使整個江湖不安的宗鴻羽。」

宗鴻羽點點頭道：「令主既知宗某服過摧心丹，當知在下尚能活得多久？」白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不超過半年？」

宗鴻羽點頭笑道：「令主樣樣過人，假使在下猜得不錯，你該是那位江湖中人人敬若神明的瑤池玉女。」白衣少女淡漠的道：「是又怎樣？」

宗鴻羽道：「瑤池玉女，處事公正，江湖皆知，假使真是如此，在下希望令主能放在下離去，使在下能有機會再前往一探那斷魂谷。」

「瑤池玉女」聞說宗鴻羽還要隻身去探斷魂谷，心頭突然沒來由的爲之一沉，她注定宗鴻羽的俊臉，淡漠的道：「聽說你為人桀傲不羣，這次怎麼竟來求本令主！」

這話，她說得雖然是那麼自然，但聽在宗鴻羽耳中，卻覺得是無比的諷刺，他自嘲似的一笑，道：「在下技不如令主屬下，是以不得不如此。」

「瑤池玉女」冷嗤道：「你不覺得丟人？」宗鴻羽緩緩仰起俊臉，凝視着天邊一朵飄動的白雲，落漠的一笑道：「在下乃是一個江湖拚棄之人，倘有什麼值得珍惜的聲譽呢？」話雖然是笑着說的，但卻掩不住他星目中那絲永遠揮不掉的憂

抑。

「瑤池令主」雖然日理萬機，不勝煩忙，但她四周侍候之人，個個忠心耿耿，對其照顧得無微不至，而她自小便生於這種衆星拱月的環境下，是以，並不知道人生還有什麼事值得憂愁，她所見到的，可以說是人生的另一面。她圓而大的美目，怔怔的盯視着宗鴻羽良久，突然道：「假使本令主不放你呢？」

宗鴻羽聞言，星目中寒光一閃，但沒有多久便又消失了，他淡淡的掃了「瑤池令主」一眼，笑道：「在下與令主無仇無恨，令主爲什麼不放我嗎？」扣住宗鴻羽門脈的怪人，聞言怒哼一聲，道：「你胆敢頂撞我們令主。」話落手不由自主的加了不少勁道。

宗鴻羽但覺左腕疼痛欲折，但他生性冷傲，始終沒有皺一下眉頭，只冷淡的瞥了怪人一眼，道：「你的武功，足以令在下佩服。」說話間，一顆顆汗珠已由他額上緩緩滾了下來。

「瑤池玉女」見狀，芳心突然不由自主的一動，莫名其妙的脫口道：「四不像，放開他。」四不像茫然的道：「令主，此人……」敢情她弄不明白，令主爲什麼要放掉此人。

「瑤池玉女」沉聲嬌語道：「放開他嘛！」「四不像」聞言鬆手，怔怔的望着她們令主出神。

宗鴻羽活動一手下臂，冷漠的道：「令主不後悔嗎？」

「瑤池玉女」冷冷一笑道：「宗鴻羽，敢情你以爲那套殘缺不全的血掌，已天下無敵了嗎？」語氣冷漠中，多少有些輕蔑意。

宗鴻羽沒有生氣，也許，還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做，使他忽畧了眼前的一切。他淡淡的道：「不，遠不如令主多多。」話落舉步欲去。

「瑤池玉女」突然問道：「你到那裏去？」

「斷魂谷？」

「瑤池玉女」冷笑道：「你以爲可以憑你一已之力平復此谷嗎？」

宗鴻羽黯黯的望了一眼，道：「也許，那裏是在下的永久歸宿。」話落舉步而行。

「瑤池玉女」心頭突然沒來由的一震，橫身阻在宗鴻羽身前，阻攔道：「假使本令主不放你離開此谷呢？」

宗鴻羽淡然道：「令主不是那種出爾反爾之人。」

「這次例外！」

宗鴻羽星目中突然暴射出無邊的憤怒之火，因爲，他一忍再忍，直到現在，仍免不了一拼啊。他望着瑤池玉女冷冷的道：「除非你有本領將在下置死山谷之中。」

「四不像」粗聲道：「這有何難，小子，你準備啦！」話落就要出手。

就在這時，突然傳來兩聲斷喝。

「且慢！」這是「瑤嘴玉女」的嬌音。

「宗鴻羽！」話聲沉悶，來自山谷右方。

「宗鴻羽！」聞聲側臉，不由自主的輕「啊！」一聲，身子連退了三、四步！只見右方亂石中，此時已出現四個紅巾蒙面人，毫無異問的，他們是來自斷魂谷的。宗鴻羽倒不是畏懼他們，而是，那右側一人，手臂中所托的那具少女屍體，令他心寒。

只聽，那人邊走邊說道：「宗鴻羽，你識得這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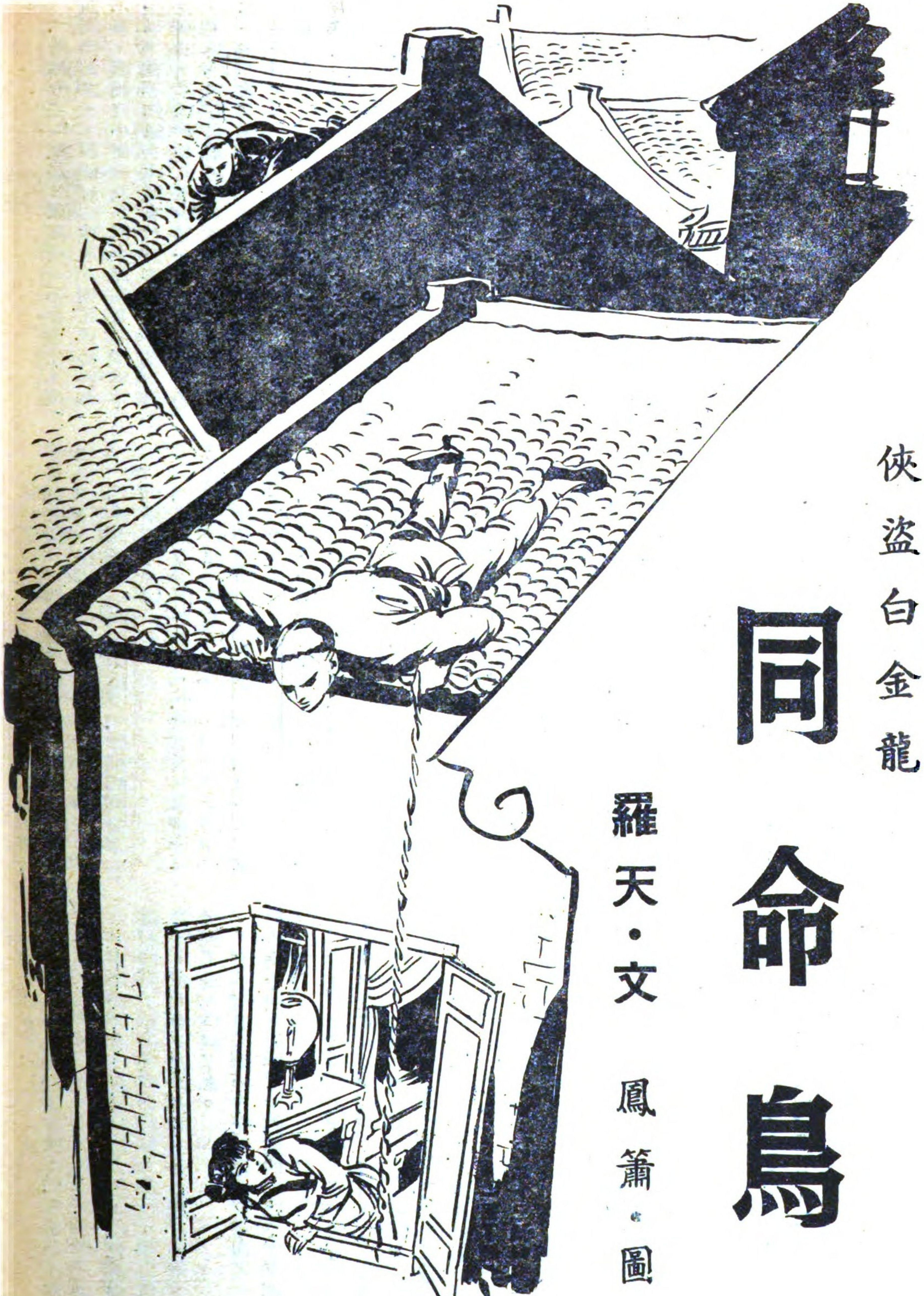
宗鴻羽聞言，俊臉登時大變，紅色的血絲，緩緩佈滿了他一雙寒如利刃的星目。如山仇，如海恨，正如黃河潰堤似的在他心房中蕩着，使祂想到了殺，想到了血。

他，兩道獰獰的目光，深深盯着四人，舉步向他們走去，也許，這荒僻的山谷中，又要添一批野鬼了。

宗鴻羽星目中透出兩道木然的光芒，怔怔的望着那四個向他走來的紅巾蒙面人，由那神情看來，他此時心中必然紛亂如蔴。事實也確是如此，因爲，他由那四人的裝束，已知他們是來自斷魂谷，而那裏正是囚禁着他母親與姊姊之所在。

「瑤池令主」向「四不像」丟了個眼色，悄悄的退至一旁，聰敏過人的她，已預料到一件不尋常的事情，馬上就要發生了。只見她秋波般的秀眸中，正透出兩道令人費解的神光，牢牢的盯淸宗鴻羽，沒有幸災的成分，也沒有樂禍的意思。眨眼之間，四個紅巾蒙面人，已來到了宗鴻羽面前五尺處，四人八道陰森的目光，全都不約而同的盯在宗鴻羽臉上，似要從他那木然的俊臉上，找出些什麼異樣的端倪。

宗鴻羽却毫無所覺，因爲，這時他把全付注意力全集中在右側那人臂腕中所托的少女屍體上。只見，那少女青絲覆面，一隻左手按於嘴上，一塊塊已凝固了的血跡，封住了她指間的空隙，亂髮紫血相映，觸目驚心，格外恐怖。 —未完—



俠盜白金龍

同命鳥

羅天・文　鳳簫・圖

垂下一條繩索

是萬籟俱靜的時候，天上沒有星，也沒有月亮，只是一片黑，無窮盡的黑。

白金龍早就上床了，從睡夢中似乎聽到「格」地一响，他是警覺性最高的人，立即睜開眼來，坐起上半身，側耳細聽。

果然不錯，附近又是「格」地一聲，分明是在屋頂上，輕功欠佳，踏破瓦片。

白金龍止不住心中一動，暗想：「難道是找我的麻煩來了？」他衣服一披，跳下床來，將一個大枕頭塞在被窩中間，畧加整理，就像是一個人蜷縮在被窩裏，抱頭而睡，然後他又悄悄退至屋角，屏息斂氣，眼睛望着窗口，靜待情况發展。

瓦面又是「格」地一响，這一次更近了，就在白金龍所住的屋頂上。

白金龍暗暗好笑道：「小子，你找到姥姥家了，來得去不得，這可怪不得我。」

想不到那一响之後，並沒有如白金龍所料的翻身躍進房來，却接着又向遠處竄去。

白金龍明白了，那屋頂的夜行人與自己無關，然而白金龍是生成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好管閒事的性格，那夜行人的動靜既然落在他的耳朵裏，他怎能再安心去睡覺，坐視不理？

那屋頂的响動聲逐漸遠去了，白金龍更不遲疑，推開窗戶，翻身上了屋背，伏在隱處，向前望去，只見二三十步以外，移動着一條黑影。

這時天色如墨，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白金龍是自幼練就的童子功，黑夜視物雖不能像白日清楚，却也能看出去兩三丈以外，所以屋頂行走，了無阻碍。而前面那人呢？却和白金龍大不相同了。只見他摸索而行，走走停停，有時出脚用力錯了，屋背上就是「格」地一响，踹破一塊瓦片，他也立即驚恐地伏下身來，不住四面窺探，然後才敢起身。

白金龍更止不住暗笑道：「這樣的膿胞，也敢出來現世，胆子可也太大了一點。」他脚下一用力，就如一頭燕子似的掠空而起，輕易落在那夜行人身後四五步遠處，可笑那夜行人兀自未發覺。

就這樣一前一後，又越過一座屋脊，那夜行人似乎有所舉動，突地身形一矮，就伏在瓦面上。

白金龍也不敢怠慢，身形向旁一閃，藏在一條烟卤背後，靜觀前面那人行動。

那人也奇怪，似乎知道自己輕功不行，乾脆全身貼在瓦面，手足並用，徐徐向前移動，就這樣又翻過一道屋脊，才靜伏不動。

白金龍看的清楚，心中更自詫異不止，那夜行人如此小心翼翼，想已到了要緊所在，當下那肯再放過他，脚下一起，又變換了一個容易監視的位置。

那人是伏在屋簷口，腦袋伸出屋簷以外，正好對準下面的窗戶口，撮着嘴唇，學了三聲夜鷹子喊叫，就在這三聲喊叫之下，那窗戶內已亮起燈光，接着窗門向外推開，露出了一個少女的上半身。

白金龍暗暗罵道：「好小子，原來你是個採花賊，深更半夜，勾引良家女子，今天落在我手上，也算是你的報應到了。」

屋頂的那人又輕輕在屋簷上剝落了兩聲，窗內的少女會意，立即伸出腦袋來，望着屋頂的那人，臉上現出又是駭怕又是歡喜的表情。

屋頂那人又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問：「我可以進來麼？」

窗內的少女向四周窺探了一遍，才點點腦袋，又比劃着手勢，意思是要他放輕手脚，別驚動旁人。

白金龍越看越有氣，脚下一用力，身形躍起，一個「大鵬展翅」，右掌一吐，就向那男子背後抓去。

然而在半空中，他忽又想到：「俗語說的好：拿賊拿贓，捉姦在床。那男子雖然行動鬼鬼祟祟，分明不是好人，我却性急不得，免得他有所辯詞，反而壞事。」

意念一起之間，他趕緊將撲出去的手掌硬收回來，眞氣向下一沉，正好落在那男子身後四五步處。

好在這時天黑如墨，咫尺之間也辨不清物，何况白金龍的輕身絕技又高人一等，身形落在瓦面上不發出絲毫聲响，屋頂上的男子怎能發覺？可笑他還自腰間解下一條長繩來，在屋簷上拴了一個結，另一頭就從屋簷垂下去，正好懸在窗口前面。

白金龍不由得暗中好笑，心想：「憑這種工

夫，也敢出來現眼，停會兒就有你好看的。」

那男子拴好繩索以後，又試着用力一拉，看是不是吃得住力，然後才雙手抓着繩子，懸垂而下，鑽進窗口。

大喊捉賊

白金龍生平最恨的是男女間苟且之事，恨不得一下趕進房中去，一刀結果了那一雙狗男女。然而他又不想汚了自己眼睛，何況事不關已，那姦夫淫婦與自己素不相識，自己又非官府中人，怎能插手？

他又猶豫了片刻，一眼望到那條懸在屋簷的繩索，心中忽地有了主意，嘴角更忍不住裂出一絲頑皮的笑容來。當下身形一起，就向地面躍去，嘴上大呼道：「捉賊啊！有賊進了房啊！」兩聲一喊，脚下一用力，又竄回屋頂。

院子裏立即响起一片雜亂，有的點燈，有的趕出房來，也跟着大呼捉賊。

先前那鑽進房去的男子却不得了，就在高叫捉賊聲中，翻身鑽出窗戶，雙手抓着繩索，向屋頂找退路。

守在屋頂上的白金龍看的清楚，暗罵道：「小子，這是你淫人妻女的報應到了，還向那裏走。」右手一伸，指頭就向繩索抓去。

那向上爬的男子，做夢也沒想到屋頂上有人暗算，剛爬了一半，陡覺得繩索吃不住力，心頭一驚，還來不及找一個停身處，身形已凌空倒翻下來，「噠」地一，跌了個四脚朝天。

那衝進院子來捉賊的人，紛紛叫道：「賊强盜在這兒，快來捉啊！別放他逃走了。」

就在喊叫聲中，院子內燈光大亮，兩名粗壯的漢子首先向前撲去。

那凌空摔下去的男子也懂得幾手功夫，一個「鯉魚打挺」、翻身躍起，雙拳一舉，作勢欲鬪。

撲去的兩名壯漢大罵道：「小王八蛋，你也不睜開眼睛看看，這是甚麼地方，做賊竟做到姥姥家來了，豈不是自找死路。」

那男子一言不發，一招「黑虎偷心」，右拳突出，便向身前的壯漢打去。

那壯漢也是大意了一點，眼看籠中鳥，網中魚，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怎料到對方困獸猶鬪，狗急跳牆，這一拳打來，竟是閃不過去，胸前一疼，脚下已不由自主的退了幾步。

另一名壯漢大叫道：「好小子，你還敢傷人，」語聲起處，左腿橫出。

那男子作賊心虛，不敢硬接，向旁邊一閃身，從兩名壯漢之間鑽出，發脚狂奔。

這院子的面積雖不甚大，然而四周都是房屋，一時不易辨清門戶，那男子就如沒頭蒼蠅一般，在兩名壯漢追逐之下，東碰一碰，西撞一撞，始終逃不出院子去。

白金龍伏在屋頂，看得清楚，就如隔山觀虎鬪一般，十分有趣味。

就這樣又鬧了幾分鐘時間，那奔逃的男子終摸到門路了，身形一翻，改向西南角奔去。

那兩名壯漢也急了，齊聲大叫道：「那小子要從後角門溜，快堵住他。」

屋頂上的白金龍也暗暗焦急，恨不得一下擒住那採花賊，眼見那男子已奔近角門，後面的壯漢還在六七步以外，自己不能不出手相助，當下右手一摸，剛揭起一張瓦片，却又見角開開處，燈火大亮，十幾條壯漢提着燈籠火把，一窩蜂地湧進來，幾乎跟奔逃的男子撞個滿懷。

那男子吃了一驚，翻身便退，虛幌了一個招式，身形一矮，又從兩名壯漢中間鑽過去，退向院子一角，怒目橫眉，作勢以待，臉上不現絲毫恐懼之色。

當堂被擒

那兩名壯漢也顧不得抓賊徒，趕緊迎上前去，說道：「石大爺，您老來得好，那賊徒太滑，小的們正担心吃他溜了哩！」

只見那十幾名衝進角門的漢子中，走出一位年約四十左右的中年人來，長得矮矮胖胖，練的一身好橫肉，右手心裏還托着兩顆雞蛋大小光光溜溜的大核桃，神態傲慢已極。

這一羣人一出現之後，情況又更不同了，衆寡懸殊，强弱分明，那男子再厲害些，也不容易衝出重圍。何況那十幾名提着燈籠火把的壯漢早分向院子每一個角落，將來人圍在中間，動作迅捷異常。

那姓石的中年漢大模大樣的向前走了幾步，冷冷望了一眼，問道：「朋友，你是那道上的？

你知道此地是沉香院，也是你下手的地方麼？」院中的男子怒目相向，不作一語。

姓石的大怒道：「小子，石大爺問你話，你怎麼不答？難道你是啞巴不成？」

先前追趕的兩名壯漢上來插口道：「石大爺，何必與這小王八蛋多費唇舌，黑夜闖進沉香院來，非偷即盜，準是江湖中不成器的下三濫。」

石大爺轉頭問道：「他還有同黨沒有？」

那兩名壯漢遲疑了一下，吃吃答道：「大概沒有了，我們聽到有人喊捉賊，趕快從房中趕出，正好那小子心慌意亂，一個筋斗從屋頂摔下來。」

白金龍聽的清楚，暗笑道：「渾小子，我幫了你的忙你還不知道。」

場中的那男子似乎從壯漢口中，發覺被人捉弄的線索了，恨恨地屋向頂瞪了一眼。在黑暗中，他雖然望不到白金龍，然而那兩道憤怒交加，冷峻異常的目光，白金龍却瞧得清楚，心中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就像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一般。

那姓石的也是一名渾人，更不問青紅皂白，兩顆大核桃向袋中一塞，雙手捲起袖口，提了一口氣，拉了一個招式，跨步就上，嘴上磔磔狂笑道：「小子，你躺下吧！打斷你的狗腿，不怕你不招出實話來。」

場中那男子是豁出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招「推窗望月」，右掌分心推出。

那姓石的倒也是此道能手，忙者不會，會者不忙，就在磔磔狂笑聲，猛地一個轉身，看他身體笨，動作却快，滴溜溜閃到男子背後，左掌一翻，橫地拍出。

那男子倒也機警，一招落空，趕緊順勢向前衝了幾步，剛好及時躲過那一掌。

姓石的一招佔了上風，更不饒人半步，身形一起，如旋風般追上，足尖一點，直踹那男子的後膝彎。

那男子躲得了一招，躲不了二招，背後勁風襲來，知道要糟，百忙中身形向前一倒，一個「就地十八滾」向前直滾出去，先躲過這一招再說。

然而他沒有防備到，院子四周俱守着有人，他祇滾出去七步遠近，已臨近一名壯漢脚下，那壯漢舉起手上的火把，就向地面掃下。

那火把上火光融融，觸目心驚，那滾過來的男子當然不敢用手去擋，身形不由自主的向後一縮。

就這樣稍稍一慢之際，那姓石的也大步趕到了，右脚一提，猛踹地上男子的後背心。

那男子避無可避，只聽得「達」地一响，背心上傷的可不輕，四肢一軟，再也動彈不得。

就在這剎那之間，一個女子的尖叫聲突然响了起來，場上的壯漢都聽到了，然而誰也沒有加以注意，那姓石的更得意洋洋，磔磔狂笑。

屋頂上的白金龍却注意到了，這一聲尖叫，不就是剛才亮燈的那個窗口發出來的麼？除了那個少女還有誰？她眼見心愛的人受傷，怎能不痛心，白金龍雖然沒見到她的面，可是聽到這一聲叫，也不禁替那少女傷心。

那倒在地上的男子也聽到了，似乎有一種力量，促使他跳起身。

姓石的怎能致他走，磔磔狂笑聲中，又是一脚掃出，只聽「達」地一响，那男子又翻了個筋斗。

四周的壯漢一湧而上，按頭的按頭，壓脚的壓脚，五六個人服侍一個，頓時將那男子綁的結結實實。

姓石的大聲道：「將這小子送上前院去，聽候老爺問話。」

那男子在臨走之前，還淒然回轉頭來，向窗口望了一眼，才脚不沾地的讓人簇擁着離去。

是硬漢子

屋頂上的白金龍當然也跟在後面，不過那一羣人是地面走，白金龍却是從屋頂行，翻過一條圍墻到了前院子，遠遠望見大廳上燈火輝煌，一片明亮，大太師椅上更坐着一個老頭子，長的身材瘦削，臉色青白，凸起兩個大顴骨，唇上疏疏落落幾根白鬍鬚，令人一見面就感到不舒服。

姓石的首先進大廳去，向老者說了幾句，然後命手下將那被擒的男子押上大廳來。

白金龍早在大廳背後找了一個隱蔽位置，舐破後窗紙，觀看廳中情形。

那被擒的男子倒也倔強，直挺挺的站在老頭子前面，怒目橫眉，倒也不失丈夫氣概。

那姓石的大怒道：「見了曹老爺，還不下跪，你的胆子也眞够瞧的了。」話聲落處，右脚已

出，直掃那男子的後膝彎。

那男子的雙手吃綁住了，躲閃不得，只聽得「達」地一响，那男子已應聲而倒。然而他也够强硬的，就借着倒下的姿勢，雙膝一屈，盤膝而坐，連哼也沒有哼一聲，臉上依然掛着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

姓石的更怒了，右手一伸，又劈了他的兩個耳光子，氣力可使的不小，那男子的嘴角已流出鮮血來。

太師椅上被稱爲賈老爺的老頭子嘿嘿一笑，插口道：「石老弟，你先莫打他，讓我問他幾句。」

姓石的依然恨聲不絕道：「這小子太不懂利害，憑我石廷峯的工夫，伸一伸指頭就要了他的小命。」當下又一轉身，指着地上的男子道：「聽見沒有？老爺要問你話，老老實實有一句招一句，別自找晦氣。」

地上的男子只向他怒瞪了一眼，依然不出一聲。

賈老爺問道：「你深更半夜，摸進我的住宅來，當然不是好東西，我先問你，你叫什麼名字？」

地上的男子又是怒瞪了一眼，不作一聲。

賈老爺强壓住火氣道：「聽見沒有，我問你話，你姓什麼叫什麼又是那裏人？」

那男子緊咬着嘴唇，就像是啞子一般，然而他臉上那一種憤怒的表情，就像是生不能食汝肉，死亦要變厲鬼報仇，凜然可畏。

石廷峯大怒了，「砰」的一掌拍出，打的那男子彎腰拱背，抬不起頭來，嘴上更大罵道：「這小子要找死，不給他點顏色瞧瞧，諒他還不知道厲害。」當下又一轉臉，向兩廂站立的壯漢吩咐道：「取鞭子來。」

賈老爺也是氣得翹起那幾根鼠鬚，呼呼有聲道：「給我着實打，看是他的嘴巴厲害，還是老夫的鞭子厲害？」

石廷峯取鞭在手，凌空一抖，發出「刷」地一响，然後向下一落，鞭梢飛向那男子的背脊，又聽得「嘶」地一聲，只見那男子背上的衣衫已裂爲二，露出背上皮肉，皮肉上更多了一條血痕。

那男子的確硬得可以，挨了這一鞭，連哼都不哼一聲，反昂然抬起頭來，目眦欲裂。

石廷峯咆吼如雷，又向下一顧道：「將小雜種綁起來。」

幾名壯漢走上來，將地上的男子扶起。

石廷峯又問道：「小子，你到底開不開口？別裝胡塗，這一頓炒肉片够你受用的。」

那男子連眼皮也沒有抬？就像是沒聽到一般。石峯廷怒喝了一聲道：「將這小子綁在廳外柳樹上，看我打不死他。」

幾名壯漢應了一聲「是」，拖起那男子，簇擁而出，綁在一株樹榦上。

白金龍一縱身上了屋頂，悄悄越過屋脊，伏在瓦面上，繼續留神下面動靜。

打得皮開肉綻

石廷峯握着皮鞭，陪着賈老爺一同走出大廳，廊沿上早搬來一張太師椅，賈老爺坐下，家丁又遞上水烟袋，伺候老爺抽烟。

石廷峯大踏步走向那男子身前，將皮鞭交過左手，向右手心裏吐了一口唾沫，又向衣衫上一擦，然後將皮鞭交回右手，凌空畫了一個圓圈，「刷」地一响，鞭身橫地向男子胸前掃下。

那男子的衣衫早就剝去了，這一鞭下去，鮮白的皮肉上頓添了一條血痕。

白金龍伏在瓦面上，據高臨下，看的更清楚了，只見那男子臉上的肌肉一陣劇烈抽搐，痛苦異常，然而他還是咬着嘴唇，不出一聲。

廊沿上坐着的賈老爺更怒了，高聲叫道：「與我着實打，打死這小雜種。」

石廷峯右手猛起，鞭落如雨，只聽得「刷刷」連聲之下，那男子的胸膛上已平添了不少傷痕。

說也奇怪，那男子不知那裏來的那一股毅力，不但不呼痛，連呻吟也不呻吟一聲。每當一鞭抽下去，他只是咬着牙，閉起眼睛，額上的汗珠兒一顆一顆向下滾，他只是不出一聲。

白金龍生平嫉惡如仇，然而也最佩服能忍得起痛苦的硬漢子，所謂威武不能屈，視死如歸，乃好漢行徑。當下止不住嗟嘆道：「那男子既能恁地堅强，視酷刑如無物，自非一般好色之徒，寡廉鮮恥之輩好比，只可惜一步走差，身敗名裂，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可惜，可惜……」

他正思索未竟，只聽得下面有人喊道：「這小子昏過去了，大爺暫請住手。」

白金龍低頭望去，只見那綁在樹上的男子胸前已無一塊好肉，鮮血淋淋，慘不忍覩。

石廷峯怒聲道：「取冷水來，潑醒了這厮。」

一桶冷水朝那男子夾頭夾腦淋下，只見那男子打了一個冷戰，徐徐抬起頭來，向身前的石廷峯瞪了一眼，又軟弱的垂下頭去。

石廷峯磔磔狂笑道：「小子，你嚐到厲害了吧！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黃河悔已遲，老實告訴你，十六舖的賈公館，就賽過陰世閻王殿，你招也要招，不招也要招，快說老實話吧！姓什麼，叫什麼？深夜偷進賈公館來，目的何在？還有其他同黨沒有？」

那男子猛一抬頭，怒冲冲的瞪了石廷峯一眼，嘴巴一張，一口帶血的唾沫向石廷峯臉上吐去。

石廷峯一個藏頭縮腦，避過那一口唾沫，然而依然避不過那勢如飛雨的唾沫星子，臉上早濺了幾點，更氣得暴跳如雷，頓足駡道：「這小王八蛋，你要找死，我石大爺就送你上黃泉路。」右手一起，皮鞭又夾頭夾腦掃去。

皮鞭刷刷聲中，屋頂的白金龍也覺驚心動魄，不忍卒覩，心想：「那男子雖然罪由自取，可是國有國法，犯了什麼罪，自有官府處置，剛才那十幾鞭還不够，難道私刑打出人命，就不怕官司不成？」

那被打的男子又挨了四五鞭，正自氣息奄奄之際，猛聽得一個女子的尖叫聲，自遠而近，快步趕來。

白金龍一眼就認出來了，不是先前在窗戶口現出上半身的少女還是誰？

那男子一聽到少女的喊聲，猛地昂起頭來，說也奇怪，他挨了數十鞭，痛的死去活來，沒有呻吟過一聲，此時却忍不住掉下眼淚來。

石廷峯秉性粗魯，怎能分辨出其中原故，還以爲是那男子忍不住疼痛，鞭子發生了效力，當下磔磔狂笑道：「小子，你也知道痛，快說實話吧！大爺看你是年紀輕輕，放你一條生路。」

就在此時，那趕來的少女已是雙手一起，撲在那男子胸前，痛哭失聲道：「安哥哥，都是我不好，是我累了你，事到如今也用不到瞞隱了，我跟他們說吧！但求他們放了你，千刀萬剮我承當。」

石延峯一鞭正要掃落去，旁邊的壯漢雜亂叫道：「石大爺，是新姨奶，千萬打不得……」

石廷峯趕緊手腕向上一翻，向回一收，抱拳笑道：「原來是新姨太，我幾乎放肆了。」

廊沿上坐着的賈老爺氣的大叫道：「冬梅，這小子是你認識的麼？」

那被喊爲冬梅的女子一翻身又向廊沿上奔去，跑在賈老爺脚前，哭求道：「老爺，我跟你說了實話，只求你高抬貴手，放他一條生路。」

利剪拚命

賈老爺老奸巨猾，眼看着冬梅撲上那男子身上去，心裏面已知道是怎麼回事，然而他臉上深沉不臉，只帶着一絲冷笑問道：「冬梅，只要你說了老實話，沒有什麼事不好商量的，那男子到底是什麼人？」

冬梅哀哭聲道：「他叫裘濟安，是我表哥，青梅竹馬，從小在一起。」

那綁在樹幹上被稱爲裘濟安的男子大叫道：「冬妹子，何必跟這老王八蛋多費唇舌……」

語聲甫起，四周的壯漢都忍不住破嘴一笑，原來這老王八蛋正好駡在賈老爺的痛脚上，多梅與那裘濟南的關係，旁人豈能看不出來。

賈老爺也懂得下人爲什麼發笑，當下氣的大駡道：「沒心肝的奴才，都與我滾下去。」

石廷峯感到不是味兒，搭訕着上來勸道：「老爺是萬金之軀，何必跟小人嘔氣，新姨太一時上了別人大當，你也別埋怨她。」

賈老爺氣的吹鬍子，瞪眼睛，連連揮手道：「該死，該死，我賈炳根一世英名都毀在他手上。」一面說，一面從石廷峯手上搶過鞭子，夾頭夾腦向冬梅身上打去。

綁在樹上的裘濟安看的心痛如絞，比落在自己身上還要難過，急的大叫道：「姓賈的，你以爲仗着幾個臭錢就能欺侮人麼？有種的拿皮鞭來對付我，我生不能食汝之肉，死亦要變厲鬼報仇。」

賈炳根氣的一咬牙，抓着皮鞭向裘濟安身前走去，氣吁吁地駡道：「你以爲我不敢打你麼？好哇！打死你完了你的心願，你變厲鬼來報仇吧！」手起鞭落，又是夾頭夾腦抽下去。

那冬梅先是滾在地上哭，這時見皮鞭落在裘濟安身上，竟一翻身爬了起來，哭哭啼啼的向賈

老爺奔去，嘴上不住嗚咽道：「老爺，老爺，求求你，一切都是我不好，饒了他吧！」

石廷峯本想拉住冬梅，然而冬梅是姨太太的身份，他怎敢動手動脚。

冬梅哭哭啼啼的跑近賈炳根背後，右手向懷內一掏，竟摸出一柄利剪來，左手抓住賈炳根的肩膊，右手的利剪向下就落，嘴上嗚咽聲一變而爲怒聲勃發的淸叱聲，罵道：「姓賈的，你逼死我爹，又強佔了我的身子，今天我跟你拚了。」

石廷峯急的大叫道：「老爺小心。」一面說，一面縱身躍起，如飛撲去。

那賈炳根是吃酒色淘虛了身子，何況剛才一怒之下，抽了幾鞭，早已氣力殆盡，這時一吃冬梅抓住肩膊，再也無法掙扎，只聽「哧」地一聲，背心一陣劇痛，頓時軟綿綿的倒下地去。

冬梅一不作，二不休，利剪一起，正欲二次刺下，那石廷峯也已趕到了，飛出一腿，將那柄利剪踢上半空，嘴上更大叫道：「來人哪，老爺受人暗算了。」

那退下去的家丁並沒有走遠，都伏在附近窺探，這時一湧而上，四下趕來。

那冬梅一見傷了賈炳根，反而「格格」大笑道：「安哥哥，咱們一塊走，陰世路上也有一個伴兒，但願來世能厮守在一起。」一面說，一面撲在裘濟安胸膛上，大有一死爲快，笑聲兀是不絕。

裘濟安也大笑道：「冬妹子，你做的好，到今日我才知道你的苦心，你爲了埋葬阿才伯，才甘心情願受那姓賈的欺侮，以前我錯怪了你，但求你能寬恕我。」

那衝上來的家丁早將他二人分開，石廷峯忙不迭的先瞧了一瞧賈炳根的傷勢，問道：「老爺，你還不碍事吧！只傷了一點皮肉，休養幾天就可以好的。」

賈炳根喘息了幾口氣，才道：「將這淫婦也鎖起來，與我活活打死。」

此時那後院子裏又湧出來一夥人，男女老少都有，紛紛來看視賈老爺的傷勢，有的爲討老爺歡心，還假情假意的放聲大哭起來。

那賈炳根的正室還算是有主意的，一面將老爺勸回臥室休養，一面又命石廷峯將那一雙男女分別鎖進柴房與內室，等天亮後再處理。

暗中偷聽

一場暴風雨過去了，這一所賈公館裏又恢復平靜，然而屋頂上的白金龍却看呆了，他似乎知道是怎麼回事，似乎又亂糟糟的不淸楚全情，解鈴還需繫鈴人，這件事既然是他一手引起的，他必須弄個水落石出。

他一翻身也跟着向後院走，漆黑一片的黑夜中，正是他活動的好機會。

柴房門口掛上鐵鎖，門前更坐着兩名壯漢子，白金龍藝高胆大，一縱身欺近那漢子背後，剛準備使出點穴手法，却聽得那漢子嘆了一口氣道：「阿發哥，新姨太實在是個好人，她來了還不到一個月，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讚她一聲好，論樣兒是樣兒，針線是針線，尤其對待下人那一份和氣，從不擺絲毫主人架子。」

那被稱爲阿發的漢子道：「誰說不是呢？只怪他生人不生命，要受這些折磨。」他嗟嘆了幾聲，又壓着嗓子道：「小王，我是浦東人，新姨太太也是浦東人，她家裏的情形我也淸楚，按說是書香之後，她老爹在世的時候中過一名秀才，跟賈家還是遠親。」

小王接口問道：「哦！還是遠親，這親上加親豈不是很好麼？雖然是做偏房，年齡上差了一大截，老爺到底是用轎子去將她接來的。」

阿發微微一笑，像賣弄關子似的不肯說下去。

那背後的白金龍却聽得有味，趕緊一縮身退了幾步，躲在屋角，暗中偷聽。

小王又道：「阿發哥，你別打着悶葫蘆給人猜了，快說吧！反正深更半夜裏，此地又沒有旁人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也不會告訴別人。」

阿發搖搖頭道：「論起輩份來，老爺已比新姨太高了兩輩，連阿才叔在世的時候，也稱老爺爲舅表父哩！」

小王問道：「你說的阿才叔，就是新姨太的爹麽？」

阿發點頭道：「當然是了，你可別說與旁人知，要不然給我添上麻煩。」

小王笑道：「你放心好，我小王難道是那樣人？」一面說，一面拔出旱烟袋，敲起火石。

白金龍又趕不及向後一閃身，怕在火光之下

，別人容易發現。

小王吸了幾口旱烟，又將旱烟袋遞到阿發手上，說道：「阿發，你也吸幾口，提提神。」

阿發忙道：「用不着客氣，我也有。」他抽出旱烟袋，塡上烟絲，然後烟鍋對準烟鍋，用力吸了幾口，將火種接過來。

小王又問道：「聽說新姨太家裏還有一個老娘，快六十歲了，是麽？」

阿發似乎沉思在回憶中，說話的興趣不大，只點了一點頭道：「不錯。」

小王却極力想逗起阿發說話的興趣，故意問道：「做娘的那有不疼女兒的道理，又不是窰子裏的鴇母，眼睛裏只認得白花花的銀子。」

阿發怔了一怔，問道：「你這是什麽意思？阿才嬸是新姨太的親娘，那還能是假的麽？」

小王道：「既然是親生娘，怎有將親生女兒賣錢的道理？」

阿發不覺急急代爲辨別道：「這怪不得阿才嬸，剛才沒有聽得新姨太說麽？罵老爺逼死了她的老爹，覇佔了她的身子。」

小王故作大惑不解道：「這個我又不懂了，新姨太的老爹怎樣死去，我不淸楚，那新姨太却明明是坐了轎子來的，還向老爺太太磕頭，這也是强逼的麽？」

阿發長嘆了一口氣，說道：「小王，你比我年輕了十歲，世情險惡，人心難測，諒你還不如我知道的多。新姨太所以賣到賈家來，正合了那句『黃鼠狼跟雞拜年，沒按好心』的俗語。」

—未完待續—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作家

多姿多采　美不勝收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傳奇性帝王列傳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鳳簫・圖

建文君即位之年——洪武三十一年——的十一月間，朝廷任命工部侍郎為北平的最高行政長官的左布政使，又命謝貴為中央軍在北平的最高指揮官的都指揮使。他們這一對在燕王封國的最高行政事長官，負有監規和偵伺燕王動靜的任務。同時又重用兩位皇親國戚而又為開國功臣之後的徐輝祖和李景隆同掌六軍，以備日後出師伐燕。

徐輝祖是開國第一大功武臣中山王徐達的兒子，襲爵為魏國公。徐達在開國元勳功臣中，以忠順賢德著稱，徐輝祖也綽有父風。他和燕王棣有至親的關係——燕王的正妃（燕王篡位後晉位為皇后）是他的妹妹——，但他卻不顧私親而忠於朝廷，大不以妹夫的不臣野心為然，而常常把燕事密告建文君，以是深蒙建文君的信用，詔加太子傅。李景隆也是國戚，是太祖的親外甥而追封武靖王的李文忠的長子，襲爵曹國公，因與他是皇親國戚和功臣之後，又和方孝孺友善，所以，建文君對他大為信重。其實，他在才幹、識解上，是遠遜於徐輝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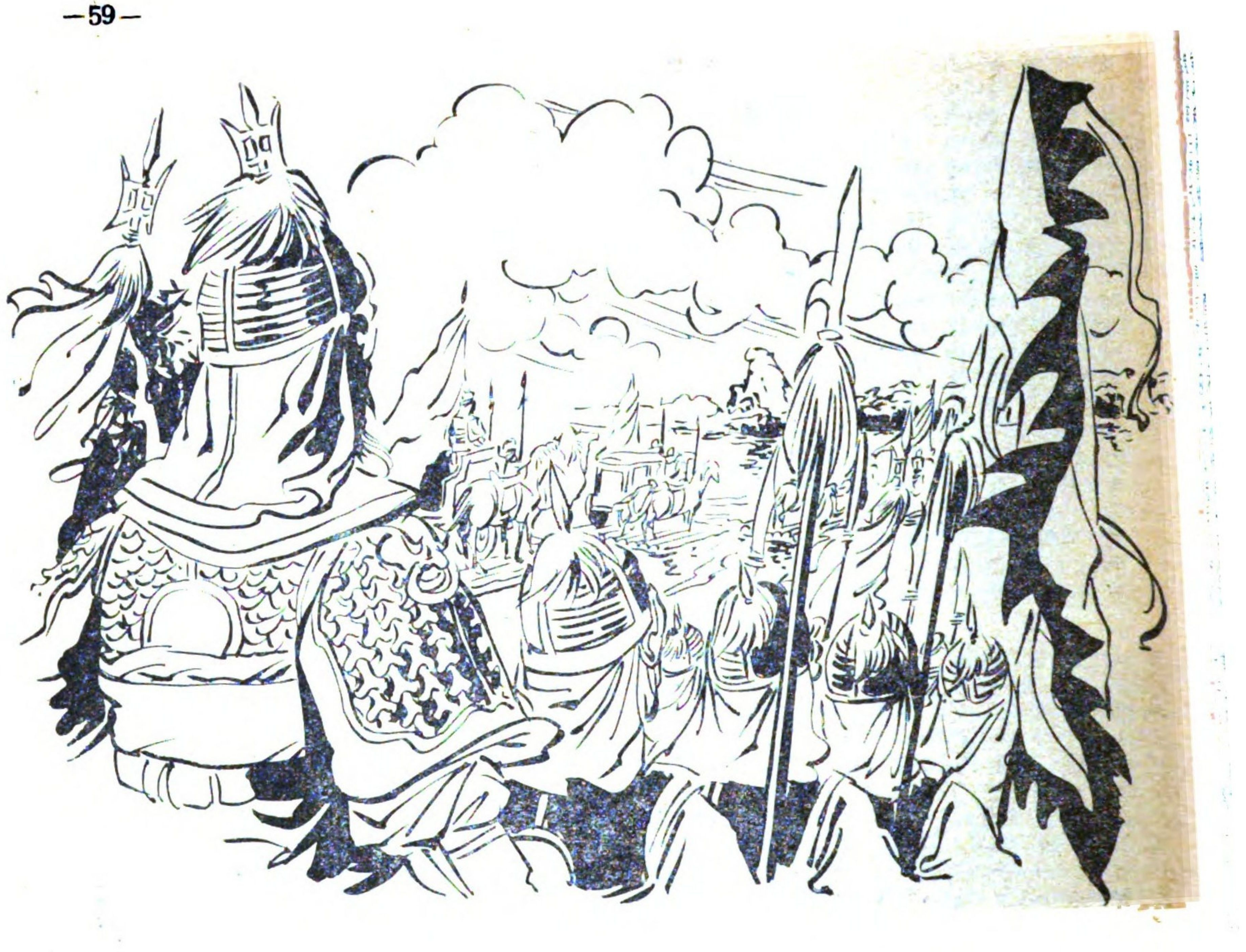
建文元年正月，燕王派府的一位官員葛誠入朝奏事，建文君垂詢燕王的各項動靜，葛誠一一具實奏告，建文君大為嘉許，命葛誠回北平後作為內應。燕王棣早在京師的宮內外，布下了耳目，刺探朝廷的各事和京師的虛實，隨時密報北平，葛誠在京的一言一動，都給燕王探知，可憐建文君臣和葛誠卻完全懵然不知。

同時，朝廷又繼續委派了一些人去北平任地方官員，都負有偵伺燕王動靜的任務。這些措施都為燕王所知。

燕王棣見到朝廷步步圖他的措施，更堅決了他的稱兵反叛之心。他一方面在封地北平積極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由道衍和尚——即姚廣孝——在暗中定計和主持，招致江湖異人術士，還募精

燕王的多方誤敵之計

建文君及其用事之臣齊泰、黃子澄，雖然在實行削藩政策中，先以其他親王為動手開刀的對象，但內心卻未嘗有一日忘懷諸王中最具危險性而必欲去之的燕王。所以當建文君臣陸續懲治周、代諸王的時候，也會為稍後圖燕的大計做了一些事。朝廷削藩而不首先以燕王為削奪的對象，是大大失策的。但朝廷在對付其他諸王的同時，仍不忘為圖燕的事做些準備工作。這尚不失為知所應為。可惜，那些所謂圖燕的準備工作，做得實不够高明，不够技巧，而又不够機密，以致日後非但未能收其實效，而且還因那些不够高明、技巧和機密的措施，產生了不利的作用，至低限度使燕王棣因之而更知所戒備和加緊起兵背叛朝廷的一應準備工作。



壯男丁以擴强他的護衛軍；另一方面卻使出各種手段來，使朝廷不致疑心他會眞的敢於稱兵背叛，至低限度亦要使朝廷不認爲他在三兩年的短期間內敢於有所異動。他這樣要使朝廷生起錯誤的觀感，是有很陰險的深意的。

第一，他要爭取多些準備的時間，以求一旦背叛，必獲勝利。他知道以藩臣叛君上，以一隅的王國抗大帝國的中央政府，在君臣名分大義上是不順的；在傳統的禮教下是不獲民心衆望的；尤其是建文君這位少年新主並無失德之處，朝廷並無殘民害政之處又承太祖三十一年勵精圖事，圖治之後，國勢甚强，社會經濟安定，臣民都安於現狀而並無希冀變動之心，他若稱兵叛上，是決難引起廣大臣民的同情的；在力量的對比上是相形見絀的；而他一旦叛變，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成則野心得逞，大明江山全歸他有，敗則全家夫妻父子都將遭致最悲慘的下場，還要在青史上留下「逆藩亂臣」的惡名。是以，他不能不在該事前作好最佳最够的準備。而一應準備工夫是需要相當時日，而決不能在二十日或兩個月中急就的。

第二、他的想使朝廷不疑他眞的敢於稱兵叛上，至少不認爲他敢在三兩年內或在朝廷先動手前有所公開異動，是兵法上的所謂「誤敵之計」。朝廷在懲處周，代，齊，岷，湘諸强藩和詔削寧王的護衛時，他們都沒有敢也沒有能够悍然違命而與朝廷抗。這給建文君臣以很得意的心情，認爲朝廷畢竟是朝廷，那些親王儘管擁有雄兵和勢力，平時又桀驁不馴，不遵法紀，可是當朝廷一旦要處置他們時，他們也只好束身待罪，最多也只像湘王一樣闔宮自焚，而不敢拒抗朝廷的詔勅和中央的官兵。燕王棣認爲朝廷在懲處諸王時各事順手而生起這樣得意的心情，倘若他能够巧弄手法而故意作態，使朝廷覺得他也會像那幾個强藩一樣，不敢顯拒明抗中央政府，則朝廷可能會生起驕心，在圖燕的事上將會鬆懈，疏忽。這樣，，對於他日後的稱兵反叛當屬大有利益。處於不順的地位而力量又相形見絀，如欲克敵制勝，就必須多在策署計謀上致力。因之，這種在事前的「誤敵之計」，就必須認眞講求和巧妙使用。

總之，燕王棣的必欲稱兵反叛而奪大位之意，是早經決定而無可更易的。他在公然起兵之前，必須做的，就是設法爭取多一些準備的時間，又多方誤敵，務使朝廷對他產生一些不大正確的觀感和認識，一則延緩朝廷對他動手的時間，二則誤朝廷圖燕大計上出現一些鬆懈和疏忽的偏差現象，然後，他先發制人，造成奪人的先聲，長驅南下，以全力來爭取成功和勝利。

在他的準備工作中，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當然最之主要而悉力進行，但同時他又做了不少其他方面的工作。例如：他暗中派員四出去和其他諸王——尤其是與他封國鄰近的幾個親王——通聲氣聯繫，他要某些強藩在他將來起兵後給他以某些實際上的幫助。對於大多數親王，他所要求的只是他們消極的幫助——對於他日後的起兵持同情的態度，至低限度不要以他為敵而站在朝廷的一方——。他對諸王許下了諾言，一旦他事後如何如何。諸王鑒於建文君臣的削藩政策，正處於驚疑危懼而惴惴不能自保之境，見到湘王等五藩的收場，都有兎死狐悲之感。所以，燕王在暗中與諸王聯絡通聲氣的工作上，是有相當成就的。

燕王又遣大批幹練的人員，去將來他軍行的各地區，視察山川地勢，偵伺各地中央軍的配置布防情況。他又在京師暗中布下了不少的耳目，尤其勾結了皇宮中的一些太監，偵伺朝廷的動靜和京師的虛實。建文君和齊泰、黃子澄的商量大計，自以為很機密，其實全給燕王探知。

建文元年四月是太祖小祥，逝世一週年——之期，燕王棣派遣他的三個兒子高熾、高煦、高燧入京行禮。他和正妃徐氏一共只生這三個兒子，其中的朱高熾且為嫡長子，已被冊立為燕王世子（即日後的明仁宗），現在全部派遣入京，人們都覺得他這件事是做錯了，這不啻是自投羅網。因為朝廷正在怕他反叛，現在全部三個嫡子來到京師，正好把他們留在京師而不許回國，他為了顧慮三個兒子的生命安全計，就不敢有所異動了。朝廷只要一天掌握住他的三個兒子，他就一天不敢顯然地背叛朝廷。當他作出遣派三個兒子入京的決定時，王府的僚屬和官員曾經勸阻他不要這樣做。他沒有接納勸告。因為他這樣做，正是他的最佳的「誤敵之計」，讓朝廷從這件事上，認定他不敢反叛。所以，他對勸阻的人明然地說：「我是想藉此使朝廷不疑我。」

朝廷之將會把燕王三個兒子作為人質而留住，是人人都能看到料到的，朱棣當然也深知朝廷一定會有此意的。而他的想爭奪大位的野心，是久經決定，必欲實行，而非任何人事所能夠阻止或能使他翻然改圖的。這樣說來，他是準備犧牲自己三個兒子而在所不惜的了。

骨肉至親，父子天性，朱棣雖然為人兇狠殘酷，視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殺戮隨意，在他的身上是欠缺人性、溫情、憐憫感和不忍心的。但他畢竟是個人，人的必具的某些感情，他還是有的，例如對自己親生子女的憐惜就是。他的欠缺人性、溫情、憐憫感和不忍心，只是表現在對待自己的妻兒以外的人上。因之，他是不會真的狠心到硬把自己全部的三個兒子送去死地，存心讓他們犧牲而不惜的。他的三個兒子中的長子高熾，性格柔弱，殊不類他，不大為他所喜，但不管怎樣，總是他的嫡嫡親親的骨肉，而且又是嫡長，已被立為王世子，將來是要襲承他的燕王爵位的（倘若他爭奪到大位，則高熾即為儲君）。二子高煦勇武過人，在某些地方很肖似他，因之也最為其所喜。三子高燧也相當能幹，也頗為他所喜。像這樣三個兒子，說他存心要不惜地犧牲他們的生命，是全違人情人性的。可是，他的派遣三子入京，確是事實，別人勸阻，都不能為他所納，這又怎樣講呢？

這是他的高明而厲害之處。本來，太祖小祥，派一個兒子入朝去行禮以準備朝廷留之為人質，就夠了，而燕王一遣就是全部三個兒子，他是想用重堆的政策以祛朝廷對他的疑心，而求收他的誤敵之計的功效。他相信他這樣的做法，即使不能使朝堂上全部的人都信他不敢會有異動，至少是能夠使一部分人因之而對他祛疑的。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夠上當，他的此舉就可收到效用了。他知道三子入朝後，必有人奏請將他們留住的，但也必定有一些人反對這樣做的——他估料到反對扣他的三個兒子的臣工，約有三類人：一類是因他遣三子入朝之事而對他祛疑的人；一類是那些迂闊而有書生習氣的臣工，他們口口聲聲主張德化，講親親之情，不贊成朝廷使用權術或其他所謂與道義德化有背的手段；另一類就是素來與他交好而暗中通聲氣的臣工，他也會暗中向這類人做工夫，要他們奏勸朝廷不可扣留他的三子的——。他又深知建文君性格寬厚柔弱，也有很深的迂

闊的書生習氣，很可能聽從那些臣工的奏勸，而將他的三個兒子遣回的。所以，在別人看來，他遣三子晉京，不啻硬把三子送入死地，但他自己心內却有數，他的三個晉京的兒子在行禮畢後就會被朝廷遣回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儘管他認爲三子仍能很快回來的可能性很高，但這也僅是可能性很高而已，却無絕對的把握。他遣三子入朝，雖然不是存心不惜地犧牲他們的生命，但這樣做，仍是存在着相當危險的。假使朝廷執意要把高熾等三人留住不放而作人質！而他的興兵搶奪大位又是必定要實行而無可阻的，那麼，他的叛變舉旗之日，也就是他留京的三個兒子被誅之。這點，是他早已考慮到的。假使情況眞是不幸如此，那也是沒有辦法的。大丈夫欲成大事，這點險是要冒的——他的欲起兵背叛朝廷，根本也是冒有很大風險的，成則爲皇爲帝，敗則全家被戮和遺臭萬年——。朱棣本是一個敢作敢爲而性格狠忍的英雄型人物，他雖然基於骨肉天性和父子恩情，而並不存心特意犧牲三子的生命，但他也決不會爲了顧慮三子的生命安全而放棄他搶奪大位的素志的 。舊日武則天當爲唐高宗的昭儀時，爲了想陷害王皇后而自己晉位中宮，曾經不惜揑死自己親生而尙在襁褓中的女兒，後來爲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和利益，也會不惜先後賜自己親生的兩個兒子死。所以，朱棣是準備冒三子被留而後被誅死的這點風險的。三個兒子如果不幸在他起兵之時全部被誅，他將來搶奪到姪兒建文君的江山後，也不憂他百年後，帝位無自己嫡系的子孫嗣承。因爲他的嫡長孫瞻基——即他的世子高熾的嫡長子，亦即日後的明宣宗——已在建文元年出世，這個長孫雖剛出世，但啼聲和相貌俱不凡，在他看來，日後將是一個有福而又英明能幹的人，一定會順利成長而不會夭折的。再說，他現年只不過四十剛出頭，身強力壯，如多御妃嬪，是很可能再多生幾個兒子的。所以，他對於三個兒子即使不幸被扣留而全被誅死，他日後搶奪到的帝位，也不愁無自己嫡系的子孫爲嗣。

燕王棣雖然經過周詳的考慮，預料到可能最壞的遭遇而準備承當，而派出了他的三個兒子入朝，但在他們一去後，他也不能無悔心，終日惴惴不安地爲三個兒子的命運担心。他的遣三子入朝，作爲他謀主的道衍和尙（姚廣孝）是竭力贊同的。道衍安慰他，說世子和兩位王子必能安全地歸來。道衍的計謀、見解，乃至一套所謂占卜的異術，是素爲燕王棣所信服的。而那個曾說燕王棣必爲太平天子而現已迎入王府中的相士袁珙，也力言高熾等三兄弟之相，決非遭橫禍之相，日後富貴無量，敢請王爺放心不必憂慮。

高熾等抵達京師後，建文君最信任而倚以辦削藩大事的兵部尙書齊泰，果然奏請將三人留在京師，不可放回，這樣，就可在朝廷的對付燕王上收無窮的妙用，建文君領首稱是。可是另一位爲建文君所倚任的大臣太常卿黃子澄，却發揮了迂闊的書生習氣了。他認爲藉燕王遣三子入朝行禮之便而將他們扣留，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堂堂朝廷，巍巍天子，是不宜用此手段的。因之，他反對齊泰的建請，而主張把三人遣歸。

建文君是優柔寡斷的，齊黃二人都是他敬信的大臣，

兩人在這件事上的意見相反，使他莫知所從了。他於是諮詢魏國公徐輝祖的意見。徐輝祖是燕王棣的內兄，是高熾、高煦、高燧三人的嫡親母舅，三人入京，而且住在徐輝祖的家內。徐輝祖是有遠見而又忠於朝廷的。他認爲爲了朝廷的利益計，應留住他的三個外甥；倘若燕王爲顧慮三子的生命安全而始終不敢抗叛朝廷，則不單是宗社生民民之福，而且實際上也是燕王本人之福，這可以保全燕王的臣節，也可免其日後叛逆而遭致最悲慘的下場。徐輝祖又密奏說，據他的細心觀察，三甥中的第二甥高煦最勇悍狠殘，是個不忠不孝的豚子，而其勇悍能幹又足以濟其奸惡，倘若遣之出京，日後必爲大患的。

建文君仍不能作出決斷，他爲了集思廣益計，又向兩位皇親國戚諮詢意見。一位也是高熾等兄弟的母舅徐增壽——即徐輝祖之弟——，另一位是駙馬王寧，是高熾兄弟的姑丈。這兩人素與燕王友善而暗中通聲氣，此次高熾三兄弟入朝，燕王棣又暗中令三兄弟向這兩人故意當面拜託多加照顧，當然也秘密地向這兩人送了厚禮和許下諾言。建文君臣無知人之明，竟問到這兩人，這在燕王方面來說，可云得其所哉。徐增壽和王寧都以一番聽來堂皇正大的理由，勸請遣回燕王的三個兒子。黃子澄又一再堅持已說而不主張扣留。於是，建文君終於作出決定，下旨把燕王的三個兒子悉數遣歸本國。黃子澄在這件事上的見解主張雖與徐增壽和王寧相同 ，但爲人却是不同的。

黃子澄毫無疑問的是忠於建文君的，但可惜他的識解太迂濶而非眞的幹濟之才，因之他的前後好些主張，都是錯誤或有弊害的，建文君的終於失國，黃是應負很大咎責的。黃子澄雖然素有賢名，操守甚好，其心忠耿，但在實際上却免不了誤人家國。這固然是由於他的才不稱職，不是一個政治人才；但也由於建文君缺少鑑識之明，不能知人善用，把一個才識不够以人，過份聽信和重用了。

三兄弟中高煦最狡譎，他聽到朝廷允遣他們歸去之訊後，深恐夜長夢多，遲延誤事，於是，潛入他母舅的馬廐內，竊取了一匹善馳的良駒，漏夜先自出京，疾馳北上。他的這一行動果然不錯，確具先見。他的母舅徐輝祖，公忠體國，總覺得讓這個二外甥離京，日後將有大患，決定以母舅的身分，以某種理由爲藉口，將朱高煦羈留在京師的魏國公府邸內。誰知高煦狡譎機警，不待與一兄一弟同行而先遁走了。徐輝祖聞訊後，卽派急騎去追，但已無及了。高熾和高燧兄弟二人，在明旨下，堂堂皇皇地走出京城，待一渡江而踏上北歸大道時，便馬不停蹄，披星戴月，兼程返去他們父王的封國北平了。

三兄弟返抵北平，燕王棣才算最後放下了心。他喜不自勝地向左右的人說：「我父子能够重得相聚，實是上天贊助我。任誰都認爲朝廷是應該把我的三個兒子留在京師的——假使我是當宁之主，我也是一定要這樣做的——，任誰都深信我的三子會一去不回而父子再難相聚的。而今他們兄弟三人居然都能很快地安全歸來，我不敢說朝廷愚蠢失策。這只能說是天意已經有所注定和有所歸屬了。」

徐輝祖的識見確是遠大正確的。日後，燕王棣興兵，第二子高煦出力最大，戰功最著，燕王在幾次具有決定性的戰役中，瀕於危敗之境，最後都仗高煦的馳來參戰，而轉敗爲勝，甚至燕王棣在幾次戰況危急時，得高煦之力救而始得免於死地。燕王棣在父子之間也弄權術，曾經在軍事

進行中，幾次拍過高煦的肩膊而說：「世子（按即指高熾）體弱，好自爲之！」這不啻以後日的大利餌次子，暗示成功後，將改以高煦爲儲君（後來，高煦在他的姪兒瞻基即位後，曾經學他父親的樣，起兵爭奪大位，就是鑒因於此。可惜，瞻基—即宣宗—非建文帝可比，朝臣也勝過建文的朝臣，而高煦又沒有他父親那樣的幸運，終於以失敗慘死而收場）。

而高煦日後也時時發牢騷說：「當年如果沒有我，燕之所以爲燕，正未可知也。」由這些來觀，可以知道高煦在燕王棣爭奪江山中所出的力和所建的功是如何的大了。所以，在燕軍節節南下而逼近京師的時候，建文君曾經嘆惜地說：「我悔不聽徐輝祖的話。」雖終後悔，但時已遲而大錯已鑄成了。其實，建文君應該追悔失策之事，又何止這件事而已。

高熾等三人歸後，燕王棣已少去了稱兵反叛的一重顧慮，而他的準備工作也更加緊進行，叛迹已漸漸地再難掩飾了。在道衍的主持下，一班江湖術士又到處散布各種神話傳說，以鼓動和誘惑軍民之心，又不時弄神弄鬼地做些某種儀式以愚軍民。

總之，是暗示燕王爲天意所屬，將登大位而爲數十年太平天子，目的是在使軍民相信這些神怪之說，認爲燕王必能成功，而益增其歸附和效力之心。

叛迹日趨明顯，於是忠於朝廷的一位下級軍官，將燕王護衛軍中的幾位軍官的不法之事，上書告於朝廷。朝廷把那幾個被告的軍官提去京師正法了。

那時，朝廷還不想立即對燕王動手，所以只下詔切責燕王對於護衛軍的校士督導教誨不嚴。燕王這時的準備工作已近成熟的階段，但他有他的打算，要乘中央在北平的官員和部隊不意之時而起事，使第一炮就發响、打中而來個先聲奪人之勢。所以，他還需要故意做作一番以誤敵。

當朝廷切責之詔下後，燕王棣做戲一樣扮瘋裝癲了。他的扮瘋裝癲，表示他儘管平時如何桀驁不馴，但一遇到朝廷真要對他扳起面孔的時候，他是震懼戰慄的，請看朝廷一紙切責的詔書下來，可憐他就驚懼得精神失常了。朝廷畢竟是朝廷，操最高威福刑賞之柄，即使是強藩如燕王，最後還是畏懼朝廷的。

燕王的苦心孤詣，使他不惜糟塌親王的威嚴，在北平的街市上大呼疾走，搶奪舖肆的酒食而一路行，一路吃喝，嘴上頻頻說出「我怕：我不敢」一類的顛顛倒倒的話；有時又在街頭汚穢之物的堆積處躺下，呼呼大睡，往往半日始醒。用不了一兩天的時間，燕王被朝廷下詔的切責而嚇得瘋癲了的消息，爲北平官民上下人等所皆知了。

瘋癲是疾病，親王有病，地方高級官員依法循例入王府去問疾請安的。當時朝廷派駐北平的行政和軍事的兩位最高長官而又負起有監視和偵伺燕王動靜的左布政使張昺和都指揮使謝貴，進府問疾了。

那時是建文元年六月，正是三伏炎暑的時候，但燕王却身披重裘，圍爐而坐，全身顫抖，頻頻呼冷不止。

張昺和謝貴向他問候，他說的全是語無倫次而意義不明的話。有時一聲不出，瞪目而直視張、謝兩人，活似瘋癲的人。他的扮瘋裝癲，不單在街市上表演，也不單在張昺和謝貴去見他時才如此，就是在王府內外無人的時候，也一樣做出瘋癲的樣子，一連多天都是如此。

他早知道王府的長史葛誠在今年正月入朝的時候，已受朝廷之約而爲內應，但他始終佯作不知。

他這樣在王府內也裝瘋，就是想讓葛誠據此而密告張昺和謝貴，再轉報朝廷。

果然，張昺和謝貴，據北平市民所見所聞，據他們兩人自己的親眼目覩，再據燕王府長史葛誠的密報，以燕王因受朝廷下詔嚴責，驚憐畏懼過甚而瘋癲之事，秘密奏報給南方京師的朝廷了。

建文君臣得報後，也相信燕王真的瘋癲了。他們得意得很，認爲燕王棣畢竟是畏懼朝廷的。

（未完待續）

擒賊擒王　羣兒鳥獸散

聶小鳳見東方鈺不肯立即履行與彩兒的婚約，咬牙切齒道：「東方鈺，你如有良心，有義胆，不忘我數度救你之恩，就立刻與丹心漁夫絕交，並幫助我對付他。」

東方鈺乍聞此言，更感爲難，在木城，在巫山，若非聶小鳳，他那還有今日？論理論情，他皆無推委之由，而他還是個崇信尚義之人；然而，丹心漁夫也曾有恩於他，且丹心漁夫並非壞人，他豈能恩將仇報？

他想！「丹心漁夫和聶小鳳，就等於手掌與手背，手掌手背均是肉，都不能傷害，此事，最好能使之兩人和解，否則，就兩不管，由他們自己解決。」當下，躬身道：「前輩相救之恩，晚輩豈敢忘懷，但，晚輩只能從中調解，不幫你，也不幫他。」

聶小鳳冷笑道：「你旣無良心，又缺義胆，我也不勉强你，去吧！」

東方鈺有口難言，覺得留在這裏，也無意思，不如出去找丹心漁夫問問情由，再作道理，當下，向聶小鳳一拱手，道：「前輩不必生氣，晚輩並非忘恩負義之人。」說着與宗綠珠告辭出來。

東方鈺一走，彩兒立即撲入聶小鳳懷中，傷心地大哭起來，哭聲甚哀，聽在東方鈺耳中，有若萬劍穿心。

此時，正值黃昏，夕陽斜照，山水一色金黃。東方鈺夫婦來到前院，見一特大廳中，已擺好數十桌酒席，遠道而來的客人，正紛紛入座，東方鈺一拉宗綠珠的手，道：「走！吃飽飯再說。」

宗綠珠冷然道：「我不吃，你去吧。」東方急道：「不吃飯去那裏？」

「回去！」

「回去？回那裏去？」

「天龍谷，讓你與那什麼雲兒雨兒成婚。」說着，忍不住淚落衣襟。

東方鈺暗嘆一聲，道：「珠妹，別這樣，妳也該體諒體諒我的處境，何苦還和我爲難？」

宗綠珠低頭想了一想，沒有再說什麼，便與東方鈺進入大廳。廳中約

武俠長篇連載

脂粉梟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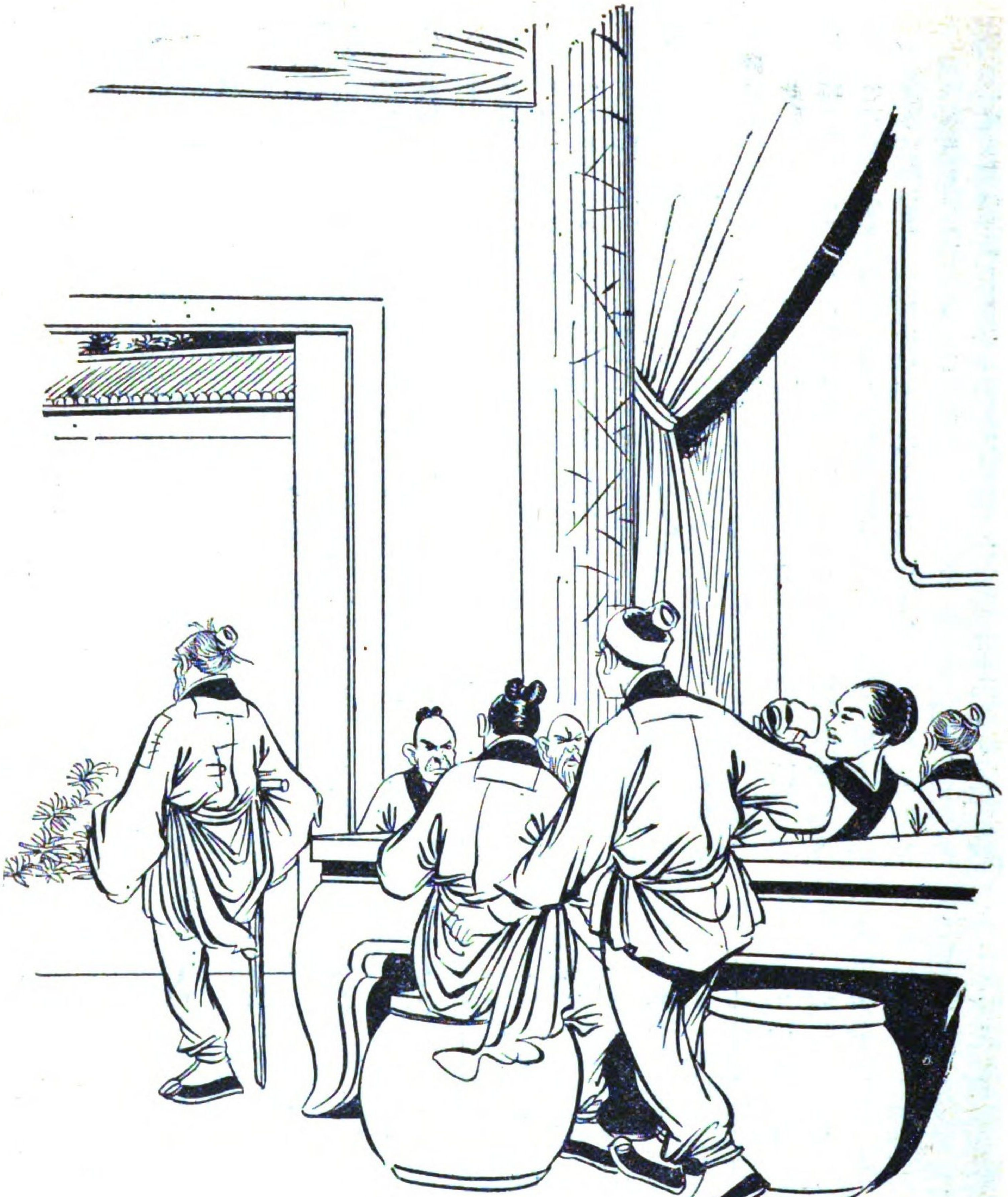
方達明文・羽君圖

八十餘人，有許多空座，二人便在左角一桌坐下。

這一桌，只有東方鈺婦夫，沒有他人，毋須客氣，拿起酒壺斟酒就喝。

忽聞一人道：「這個會眞奇怪，至今猶不見主人出面。」另一人道：「是呀！北漢神拐和蓬萊散人不知在搞什麼鬼？」

那人話聲甫落，門外突起一陣哈哈大笑，接着，進來兩人？首席上一個仙風道骨的老道士站起道：「兩位主人好沒來由，竟要我們許多客人乾等。」蓬萊散人忙拱手道：「對不起，對不起，爲因歸途中，遇了許多怪事，故而怠慢各位佳賓，請各位多多原諒。」說着，與北漢神拐走至上首與那老道士同桌而坐。



大廳中正開酒席，主人北漢神拐方才進來。[redacted]

那老道士道：「二位遇了什麼怪事？」北漢神拐冷電般的目光，在廳中一掃，道：「有好些應邀的朋友，都死在途中。」廳中衆人聞言，都同時一愕，老道士道：「有這等事？」

北漢神拐道：「少林寺長老明鏡大師也遇難途中，而那些遇難朋友身上，都沒了請帖，所以老夫覺得十分奇怪。」老道士道：「二位可是懷疑在座友人中，有冒名而來者？」

蓬萊散人道：「武當靈通道長，胸羅萬有，智慧過人，早已聞名天下，此事，道長有何看法？」靈通道人道：「貧道亦有同感，此廳中，必有奸細。」一個老姑尼站起，道：「不錯，我們必須一一查對。」

「查！」衆人齊聲附和。驀然，一個跛脚化子嘍着進來，道：「我跛脚化子可不是冒牌貨，你們盡管先查我。」說話間，目光在廳中反覆掃射。

老尼姑冷笑道：「瞧你這付怪樣

誰能假冒得來？」跛脚化子哈哈笑道：「笑尼姑一多師太也來了，這一下我們可有得笑了。」

原來這笑尼姑一多師太，就是曹素素的受業恩師，她一揚白眉，道：「笑什麼？笑你下一輩子還是個跛子？」

跛脚化子似乎記起什麼，不再理會一多師太，轉身道：「跛也好，拐也好，有酒喝就行！」說着，走至東方鈺夫婦桌前，咧嘴一笑，就在宗綠珠身旁坐下，拿起酒壺，往口中就倒。

一股汗臭撲入宗綠珠鼻子，又見跛脚化子狂放不羈的舉動，使宗綠珠差一點沒有嘔吐，柳眉一縐，趕忙旁移。跛脚化子一氣喝了五七口酒，才把酒壺放下，以衣袖一擦嘴唇，道：「好酒，好酒！過癮！過癮！」拿眼一睨宗綠珠，道：「咦！妳好像有些怕我？我又不是老虎。」

宗綠珠小嘴一噘，乾脆移坐另一椅子，使其與跛脚化子隔得遠些。跛脚化子仰臉哈哈一笑，隨即跟了過來，移坐在宗綠珠原來座位，道：「妞兒，你何必躲避我？我跛脚怪丐長相雖然難看，心却頂好的，來，我們乾一杯！」拿起酒壺欲替宗綠珠斟酒。

宗綠珠冷哼一聲，又移坐另一椅子。跛脚怪丐老臉真也够厚，在大庭廣衆之前，衆目睽睽之下，竟毫無忌憚，居然又隨靠過去，藉替宗綠珠斟酒爲名，有意無意地伸頸去嗅宗綠珠髮香。

東方鈺見情，內心很不是味，心想：「跛脚怪丐乃是丐幫幫主，聲名極好，何以這等不知廉耻……」他念猶未落，陡見宗綠珠玉掌一揚，「啪」的一聲，結結實實的他了跛脚怪丐一記耳光。跛脚怪丐被打得左臉紅腫，口角流血，但他並不生氣，反哈哈笑道：「打是疼，駡是愛，我老要飯的何幸，臨終之年，竟還有妞兒疼我，哈哈……」

東方鈺再也忍不住了，當下冷然道：「閣下說話得小心點。」跛脚怪丐雙目一瞪，喝道：「你小子可是看不順眼？」東方鈺冷笑道：「你別藉酒裝瘋，小可若非念你是一派宗師，早已扭下你的腦袋。」

跛脚怪丐猛力一拍桌子，把大好一桌酒菜震得彈起老高，菜汁四射，同時冷笑道：「小子好大的口氣，有種的就跟我到外面去！」說着，往外就走。東方鈺一推桌子，起身隨後跟去。

宗綠珠忙拉住勸道：「算了，他是個瘋子，別理他！」跛脚怪丐走出門外，又復回來，道：「小子，不敢出去的就是雜種。」

東方鈺聞言，那還忍得住，大喝聲中，人已跳出廳外，宗綠珠也即急跟去。

跛脚怪丐道：「我們找個僻靜處，好打個三天三夜。」說着，領先躍出大門。

廳中衆人見情，都說『跛脚怪丐今天當其瘋了。』笑尼姑一多師太道：「你們懂什麼？這就是他怪丐之號的來由。」跛脚怪丐一出大門，即展上乘輕功，朝北山疾馳。東方鈺以爲他要與自己比輕功，也就提氣跟去。剎那間，即已馳出一里之遙。

跛脚怪丐突然衝勢，回過身來，莊肅的道：「你可是東方鈺？」東方鈺見他神情突變，不禁大爲詫異，冷然道：「不錯，在下正是東方鈺？」跛脚怪丐四下搜看了一番，道：「你以爲我真是那麼不知耻麼？」又四下看了一看，道：「剛才舉動，無非要你出來，告訴你一件要事。」

東方鈺心頭一震，道：「啊！原來如此，前輩有何要事告訴我？」跛脚怪丐放低聲音道：「你可是有個姓馬的兄弟，在木城作奸細？」東方鈺心頭又是一震，急道：「不錯，你怎麼知道？」

「馬勇叫我告訴你，這老柳山莊的大會，有許多魔帝手下冒名而來，主持人是魔帝的小老婆，叫什麼玉妃的，準備在今晚四更，裏應外合，將與會之人一網打盡。」

「玉妃？啊！」東方鈺立刻想起那個叫『簫劍雙俠』的美女，驚叫道：「我說她極面善，原來是她，不錯，她就是玉妃。」

跛脚怪丐又四下看了一看，道：「還有，馬勇說：現在木城高手，均已奉派來此，這裏事完之後，即往木城，以便乘虛攻之。」

東方鈺乍聞這個消息，心情十分緊張，這裏雖有近百高手，却像一盤散沙，尤其聶小鳳與丹心漁夫間的嫌隙，更是今晚的制命傷，如不趕快彌補，說不定敵人猶未出手，已先自相殘殺起來！想到敵方的奸詐，我方的矛盾，不覺怔在當地。

只聽跛脚怪丐道：「事不容緩，你還什麼呆？」東方鈺慘然一笑，道

：「今晚很可能就是武林的末日。」跛脚怪丐聞言一愕，不解地道：「你這話是何意思？我們有百人之多，皆成名數十年的人物，且已知道魔帝詭計，不說是個誅亂的好機會，起碼也可立不敗之地，何說末日之言？」

東方鈺道：「我說這話自有道理：就因為與會者都是出名人物，故而都自命不凡，誰也不肯聽誰的，所謂『龍無頭不行』，一盤散沙，豈能言戰？此其一也；近百高手，來處各異，其中自難免恩怨嫌隙，內部不和，豈能言戰？此其二也；據我所知，此來者，多是為了自已面子，而非為魔帝而來，這等只顧私人名望，不為公益者，豈能言戰？就此三也。請問今晚之戰，勝由何來？」

跛脚怪丐聞言，不禁瞪目張口，好半晌，才道：「看不出你年紀輕輕，竟能想到這些問題，難怪道聽塗說，都言你是個武林俊秀，魔帝的剋星。」

「前輩過獎，這些問題，並非晚輩憑空設想，而是有所聽聞，及親眼看到。」接着便將白衣文士在英雄樓對着追命鍾等說的話，及聶小鳳要他相助的話說了一遍。

跛脚怪丐一跺脚道：「不錯，聶小鳳與丹心漁夫有段孽債，你不說我竟忘了，而聶小鳳為人十分剛愎自用，丹心漁夫的性格也極倔強，兩人碰在一起，自難善罷，這可怎麼辦呢？」

東方鈺想了一想，道：「事情既如此巧合，終得想個辦法解決才行。」

跛脚怪丐道：「依你該怎麼解決？」

宗綠珠插嘴道：「如若依我，就先把聶小鳳殺掉！」跛脚怪丐連忙搖手，道：「不行！不行！以聶小鳳的武功，誰能殺他？再說，她只是剛愎自用，並非邪道人物！」

宗綠珠小嘴一噘，道：「我能殺她……」

東方鈺急急喝道：「珠妹不得無禮，聶前輩於我有救命之恩，豈能恩將仇報！」頓了頓，對跛脚怪丐道：「你可知聶小鳳與丹心漁夫有何嫌隙？」

跛脚怪丐道：「聽說，二十年前，他們是一對戀人，却不知為了什麼？反臉無情，在巫山大戰三日三夜，結果兩敗俱傷，以後便各自隱居。」

東方鈺笑道：「哦！原來他們還有一段這樣的關係，這事也許並不難解決，難解決的，是領導人及各人的私念。」跛脚怪丐道：「領導人也易解決。」

「誰能領導這些心存私念的人？」

「你！」東方鈺一怔，道：「我？」

「走！我們回去再說。」說着，舉步就走。

三人返回大廳，羣豪都以怪異的目光向三人看來！跛脚怪丐哈哈一笑道：「慚愧！慚愧！我與他較了三招，就翻了三個跟斗！」

笑尼姑一多師太格格一笑，道：「虧你還好意思出口？」跛脚怪丐臉容一整，道：「有什麼不好意思？敗在他手下，只是丟臉，若敗在魔帝爪牙手下，不但丟臉，而且還要丟命呢！」

笑尼姑一多師太聽出話中有話，連忙收斂笑容，道：「跛子，你這話什麼意思？」跛脚怪丐道：「剛才你們要查驗身份，不知查過沒有？」笑尼姑道：「因為你們一鬧，便沒有查。」

跛脚怪丐道：「不查也罷。」頓了一頓，又道：「我現在對各位有個要求。」

十餘人不約而同地道：「什麼要求？」跛脚怪丐目光一轉，道：「我們此來，並不是喝酒的，而是討論如何對付魔帝，是麼？」眾人齊聲道：「你這不是廢話麼？」

跛脚怪丐道：「既是如此，我們這次應北漢神拐和蓬萊散人之召，就得聽從北漢神拐和蓬萊散人之吩咐，縱然赴湯蹈火，絕不能抗命！」白衣文士冷笑道：「今天我們只是商量如何對付魔帝，並非去攻木城，閣下未勉說得過於嚴重了。」言下之意，表示不服北漢神拐和蓬萊散人之領導。

跛脚怪丐冷笑道：「我們不去攻人，人家可要來攻我們呀！」玉妃聞言一驚，急忙站起身來，道：「幫主可是喝醉了酒？天下英雄，均已齊集在此，誰敢來捋虎鬚？」跛脚怪丐慢步走至上首，莊肅的道：「所謂『龍無頭不行』，現在我們非得推舉出一個主腦來不可。」

玉妃格格一笑道：「就由你作龍頭好啦！」跛脚怪丐道：「老化子不想作龍頭，只想舉若幾人，作眾位之參考，在名望方面，我認為我們的兩個

主人，及武當長老靈通道長，笑尼姑一多師太，丹假活佛空空大師，都是可爲龍頭人物，在武功和智慧方面，就只有一個東方鈺……他話至此，廳中陡起一陣雷動，玉妃，以及玉妃的同伴，矮胖老者等十餘人，立即發出輕蔑的噓聲，不屑的狂笑聲，使跛脚怪丐無法下說。

玉妃笑得前仰後合，道：「東方鈺一個毛頭小子，有何了得？我不相信在座百人，就沒有一人能打過他？」

矮胖老者接道：「東方鈺之能承丐幫幫主舉者，也許有些實學，不過，我不相信他能打過靈通道長。或空空大師等幾位高人。」

玉妃的同伴道：「以我之見，不如請他們較量幾招，勝者就作龍頭！」玉妃道：「如論武爭龍頭，我劍使陳絳珠倒也想試試。」

跛脚怪丐想把東方鈺舉爲龍頭，不想竟惹起如此的後果，他不認識玉妃，不知她是有意搗亂，一時弄得無法下台。

東方鈺返廳後，便和宗絳珠坐回原有座位，本欲揭露玉妃身份，又恐群龍無首，鬧得一團糟，想待跛脚怪丐推出龍頭後再作道理，豈料玉妃竟敢公然搗亂，一時大爲憤慨，霍地站了起來，指着玉妃叱道：「妳若眞有興趣，在下倒願奉陪一番！」玉妃格格大笑，正欲起身答話。靈通道人陡冷哼一聲，道：「東方施主，能你打過幾人？」

東方鈺忙拱手：「道長請別誤會，小可誰也打不過，只能打過她！」說時，指了指玉妃。

那矮胖老者道：「打過一個女流，也不算什麼英雄！」東方鈺雙目一轉，心忖：「這矮東瓜虛張聲勢，定是玉妃之人。」不屑地笑道：「總比在紅羅裙下討飯吃的英雄些。」

矮胖老者把狗眼一翻，一拍桌子，喝道：「東方鈺，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東方鈺冷笑了笑，不慌不忙地道：「要我明說麼？好！」轉對衆人，朗聲道：「各位大概還不認識這位姑娘和這位前輩吧？」指了指玉妃和那矮老者：「讓小可替各位引見，這姑娘就是……」

「是你家姑奶奶！」玉妃不讓東方鈺說出她的來歷，一面吐語如珠落玉盤，一面拿起一個酒杯，照東方鈺臉上擲出：「你家姑奶奶劍使陳絳珠，江湖上誰人不知？那個不曉？要你多嘴！」

東方鈺一伸手，把飛來酒杯接下，淡然一笑，道：「姑娘腕力眞有勁，怪道要與在下一較高下，其實，你已是龍頭，只不過是幾條毒龍頭能了！」

玉妃一拍桌子，向她身旁的伙伴喝道：「你們還不取下他的腦袋，讓他胡說什麼？」此話甫落，玉妃的同伴，矮胖老者，和一個高瘦道士，一個老和尚，三人立即推開桌子，向東方鈺撲去！

北漠神拐、蓬萊散人、笑尼姑見狀，知道其中必有蹊蹺，一方閃身攔阻，一面喝道：「有話好說，不得胡來！」東方鈺見六七人撲來，在廳中動手不便，忙一拉宗絳珠，雙雙躍出廳外庭院。

原來那撲向東方鈺的六七人，都是木城中的高手，矮胖老者乃是七十二地煞的老二索命陰差石水，玉妃的同伴，乃是玉面三郎秦一，俊道士是五嶽使者屠一劍，其他大部份是七十二地煞中人。

他們都已早知東方鈺厲害，不敢向東方撲去，只是搗亂，不許東方鈺揭露他們的陰謀，此時一見東方鈺閃身出廳，又見笑尼姑等前來攔阻，正好捨東方玉而盲目劈出！

廳中正派高手，都未估到玉面三郎等會轉向他們，一時閃躲不及，已有好幾人中掌受傷！登時碗筷橫飛，酒菜如雨，殺聲震天，好不慘烈！

東方鈺見索命陰差在廳中大鬧，即急返回廳中，但見混亂一片，找不到對象，好不容易擠入人叢，找到五嶽使者，猛地一個『虎撲』，越人頭頂躍了過去！

五嶽使者忽覺背後風生，急忙回身。但身子猶未轉過，已被人點中背脊穴。

東方鈺點倒五嶽使者後，隨即跳上一張桌上，高聲喝道：「住手！」玉妃見東方鈺去而復回，雙目一轉，旋即一扭柳腰，悄悄地溜出廳外。

她正欲縱身上屋脊越牆而去時，忽見宗絳珠站在院中，前來攔阻，雙目一轉，計上心來，反向宗絳珠走去，道：「東方夫人，你倒會偷暇取樂？」

宗絳珠冷「哼」一聲，沒有答話。玉妃鼻笑數聲，道：「尊夫被人偷襲，陳屍廳中，竟無動於中，夫人的定力……

宗綠珠芳心一愕，駭然道：「妳這話可當眞？拙夫是誰偷襲？」玉妃冷然笑道：「你進廳一看即知。」宗綠珠信以爲眞，無暇追問下去，旋即晃身入廳。但見東方鉦大顯神威，站在一張桌上，雙手高舉着索命陰差，高聲喝道：「誰還敢動手，這人就是榜樣！」話畢將索命陰差往地上猛力一扔，「叭噠」一聲，登時，頭破血流，動彈不得。

宗綠珠見狀，暗忖：「他何曾被人偷襲？那妖精爲什麽騙我？」回身復出廳外，反覆搜索，那裏還有玉妃的人影？

東方鉦把五嶽使者屠一劍點倒，又把索命陰差摔傷後，剩下的玉面三郎幾個奸細，那裏還敢搗亂，急急尋路逃命，但廳門已被北漠神拐擋住，一時心慌急亂，只好怔立當地。

東方鉦走了過來，一一點了他們穴道，冷笑道：「好陰險的奸計，我若不細察，我們這許多人豈不都要受害？嘿嘿，你們得從實說來，你們來了多少人？」玉面三郎穴道被封，癱瘓在地，有氣無力地道：「就我們這幾人？」

東方鉦怒道：「好哇！竟敢撒謊，大概要吃點苦頭始肯實說？」玉面三郎急道：「眞的，就我們這幾人！」

東方鉦想了一想，道：「也罷，其實，你們不說我也瞭如指掌！」回向廳中一看，竟有一十四人傷亡在地，這一戰，如說是勝，毋寧說是慘敗，因爲自己方面所付的代價太多了。

廳中原反對東方鉦爲龍頭，如靈通道人等幾個自命不凡之人，此時，一個個都羞愧滿面，垂頭喪氣。尤其是靈通道長，身爲武當長老，一向爲人稱爲胸羅萬有，智慧過人，奸細混入會場，竟一點不知，且事出之後，自己又無能制止，枉死了許多同道，那還有面目留在此地？他暗嘆一聲，便欲悄然而去。

站在門口的北漠神拐，將手一攔，道：「道長何往？」靈通道長冷然道：

「貧道有急要之事，不能奉陪各位，當眞抱歉！」

東方鉦察容觀色，知道靈通心理，忙拱手道：「道長請恕小可放肆，冒犯尊顏之處，來日一定專程領罪。」

靈通道人道：「唉！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當時貧道碰有輕視你小俠之意，想來實覺愧疚。」他究係正道中人，雖想顧全面子，却不自覺的說出心頭之話。

東方鉦忙拱手道：「小可末學後進，懂得什麽？道長何愧之有？何出此言？」頓了頓，又道：「據小可所知，魔帝已派大批高手來此，預定今晚四更，裏應外合，欲將與會之人一網打盡，若小可估計不錯，此莊四週早已爲魔帝手下包圍，道長一人獨去，豈不危險？」羣豪乍聞此言，無不悚然色變，同聲道：「小俠此話係從何說起？」

東方鉦不慌不忙道：「此時不是討論消息來源的時候，將來各位自會知道，總之，我的話絕非憑空捏造，我實告訴各位，今晚來犯的首領，就是那個假冒劍俠陸綠珠的女人，她實是魔帝的小老婆，人稱之爲玉妃，武功平常，但却十分陰險狡猾，是個十分辣手的人物。」

羣豪聞言，一個個都驚得你看我，我看你，同時對北漠神拐和蓬萊散人道：「你們邀人是怎麽邀的，竟把敵人也邀了前來？」北漠神拐老臉通紅，茫然地看着蓬萊散人。

蓬萊散人搔首搓掌，尷尬地道：「這是老夫大意，蕭劍雙俠，我只是聞其名，並不識其面，乃是托明鏡大師代邀的。」

「啊！」羣豪齊聲道：「難怪你們也不認識他們。」

東方鉦道：「錯已成過去，追究無益，有前車之鑒，現在，我們必須馬上推舉出一個德高望重，能服羣倫的人來，方始不致像剛才一樣，亂七八糟。」

十餘人不約而同地道：「這話不錯，事到如今，大家務必捐棄成見，方可挽救今晚危難。」

東方鉦道：「我舉北漠神拐李老前輩爲羣龍之首？」北漠神拐連忙搖手道：「老夫請各位來此，只是受人之托，不過是半個主人，而老夫向居北漠，中原人事甚爲陌生，豈能領導羣倫？依老夫愚見還是靈通道長，或丹霞空空大師來領導爲是！」

靈通道人道：「不！不！東方少俠正是一個理想的人選，何須東舉西荐？」東方鉦俊臉一紅，正欲推却，聽中已起一片响應之聲。

跛脚怪丐道：「東方鈺，時已不早，快準備吧！」

東方鈺推却不得，只好肩起這付重擔，抱拳一個四方揖，朗聲道：「末學後進，旣蒙各位前輩青眼，就恭敬不如從命了。」頓了頓，接道：「敵人預定時間爲四更，請各位再喝一杯，小可有幾句話與各位商量。」衆人聞言，立即復位靜聽。

東方鈺見衆人坐定，輕咳了一聲，道：「此莊猶如一座城池，敵人來攻，我們如待其入城而與之肉搏，這是下策，我們分兵防守城池，拒兵入城是中策，棄城埋伏，以奇襲死敵，是上策，但上策必有重損，因爲敵人進來不見人，必然引火燒莊，各位以爲採用何策好？」

蓬萊散人道：「這村莊雖非我有，我却能作主，只要制敵有利，燒幾棟房子算得什麼……」

「放屁！這是我徒兒的家，房子燒了，叫她住在那裏？」說話聲中，聶小鳳、夏侯倩、藺青萍、彩兒等一齊進入廳來。

東方鈺乍見聶小鳳，心氣頓時下沉，暗忖：「這個不講理的女人來到，事情必出岔子，怎麼辦？請她出去？」當下，忙拱手道：「不關前輩之事，請前輩回房休息吧！」

聶小鳳冷笑道：「你們又吵又鬧，吵得我睡不着覺，誰說不關我事？」

東方鈺急道：「厥帝四更要來攻莊，我們不能不想法應付。」

聶小鳳道：「我管你們死活，你們旣吵得我睡不着，就不如趁早了却我的心願。」說着，領着她三個徒兒，朝蓬萊散人走來。

東方鈺見情大驚，忙走來攔阻，微怒道：「前輩，我希望你別胡鬧！」

聶小鳳秀目一瞪，冷笑道：「你在作什麼？」

東方鈺後退一步，躬身道：「現時情況緊急萬分，凡正道之人都應同心合力，共禦強敵，挽救武林危亡，前輩豈能爲一己私，搗亂會場，不怕激起公憤麼？」

聶小鳳仰首格格一笑，道：「我素來人不惹我，我不惹人，若有人惹上了我，我就非得索其三倍代價不可！嘿嘿！公憤！我可未曾想到！快滾開！」

東方鈺身爲龍頭，那能讓聶小鳳無理取鬧，當下怒道：「你……你……」

蓬萊散人陡然一跳而起，喝道：「東方鈺你就閃開，看她怎樣？」東方鈺腦筋一轉回過身來，道：「你們恩怨，我已聽人說過，論理是你丹心前輩不對，依我的意思，你就向聶前輩道歉吧！」他不明就理，直斷蓬萊散人不對，其意，無非是爲大體作想，要蓬萊散人忍口氣，以消除這場恩怨之事。那知，蓬萊散人也是個剛愎自用之人，聞言之下，陡然鬚髮皆張，怒道：「你懂個屁，我那裏不對？」

宗絲珠忽然自庭院進來，道：「丹心漁夫前輩一向爲人正派，我不相信他有不對之處。」說着，走至丹心漁夫身旁，狠狠地瞪着聶小鳳。

丹心漁夫一撫斑鬚，點頭微笑道：「還是妳娃兒有良心。」

聶小鳳仰臉格格笑道：「他不錯？是我錯？好！就算是我錯！」笑容一斂，喝道：「丹心漁夫，今天有你就沒有我！」舉步前行。

東方鈺忙打躬作揖，道：「不！不！是你對，他沒有理，我代他向你道歉！」

聶小鳳聞言，怒容緩和了一些，道：「你怎知他沒理？」

東方鈺只知他們原是一對戀人，並不知他們因何反目成仇，說丹心漁夫沒理的話，只是想降聶小鳳怒火，不期聶小鳳這一問，一時，竟把他問傻了。

幸他聰明過人，腦筋數轉之後，立即想出一條大道理，忙陪笑道：「他是男人，什麼事男人都得忍耐，豈能與自己的侶伴嘔氣呢？爲大體，請前輩暫息雷霆之怒，以後，我一定請他向你磕頭！」

聶小鳳沉思了片刻，道：「好吧，我就看你的面，暫時饒他，不過，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否則，我不但不饒他，就你也活不成！」

東方鈺聽聶小鳳話鋒已轉，心想：「只要不在這裏鬧就好了。」當下，道：「什麼條件，只要小可力所能及，一定答應你！」

聶小鳳點了點頭，後退一步，對衆人道：「我聶小鳳雖剛愎自用，凡事却非理不行，今晚我向東方鈺提出條件，其實並非條件，而是他理當承諾的事，去年，他曾與劣徒舒彩雲訂婚，不料，丹心漁夫專與我過不去，

竟逼他與另一女子成親，我之所謂條件，就是要他東方鈺不背信忘義，收納劣徒彩兒，各位想想，我此話對否？」

眾人那有心情理此閒事，都巴不得聶小鳳快走，當下，十餘人不約而同地道：「有道理！有道理！」

聶小鳳轉對東方鈺道：「你答應不答應？」

東方鈺心想，到此時此地，聶小鳳還會提起這事？叫他怎麼答呢？答應？宗綠珠會允許？不答應，聶小鳳豈肯干休？

只聽蓬萊散人冷然道：「娃兒，這是終身大事，你千祈不可莽撞！」

就在此時，屋脊上突地傳下輕微的步聲，東方鈺心頭一震，急然喝道：「誰！」同時拔步躍到門首。探頭一看，只見圍牆之上，樹影之中，屋簷之下，門庭樑間，無一不埋伏着人！

東方鈺大驚，暗忖：「他們預定四更，此刻只是三鼓剛過，怎麼就已前來？」

原來玉妃悄然離去，就是為了提早而來。本來，東方鈺仍有充份時間佈陣，不料走來一個剛愎自用的聶小鳳，就誤許多寶貴時間。

玉妃飄立圍牆之上，羅衣飄風，神情十分悠閑，格格一笑，道：「你們已是籠之鳥，要命的，就聽我的話。」此時，廳中羣豪都擠在廳門內，個個張皇失色，只探首外看，不敢出去。

靈通道人對東方鈺道：「你不是說他們預定的時間是四更麼？」東方鈺點頭道：「是呀，誰知他們會提早前來。」頓了頓，又道：「讓我出去看看！」晃身躍出院中。

玉妃格格笑道：「東方鈺，請你四下瞧瞧？」東方鈺依言四下一瞧，除大廳屋脊只稀稀落落幾人外，目擊之處，無不是人影幢幢，不由暗嘆一聲，心忖：「這玉妃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為恐我們發覺，竟不派人到這廳上屋脊，也怪？珠妹入廳不久，竟也毫無發覺？」

原來宗綠珠雖在廳外，却一心凝注廳中之事，而以為時間尚早，雖有些異聲，却沒有去追究。只聽玉妃又道：「東方鈺，我已知你被選為龍頭，現在你準備怎樣？」

東方鈺冷然一笑，道：「有種就下來接我幾招？」

「匹夫之勇，何足為奇！」玉妃格格大笑起來。

東方鈺勃然大怒，喝道：「我宰了你！」說着，雙腳一登，凌空拔起五丈，斜身朝玉妃射去！

但當他人到半空，陡然電光飛閃，異聲大作，幾十種暗器，驟雨般的向他疾射而來！東方鈺見狀大駭，急忙煞勢墮身，同時揮掌把射來暗器劈落！

玉妃微微一笑，道：「輕功不錯、掌法猶佳，功力更是罕見，只可惜，哈哈……沒有多少時候好活了！」

東方鈺落腳院中，心悸猶存，暗忖：「虧得我練就『天龍寶典』中的『迴力神功』，否則，那還有命在？」低首一看被他劈落的幾枚『銀梭』，又忖：「乖乖，這些傢伙都曾餵過毒的，若換他人，豈不完了？唉！廳中羣豪，雖說都是聞名人物，但可躲過數十枚暗器者能有幾人？如此看來，當真是籠中之鳥了。」

只聽玉妃又道：「你若想不死也不難，不過，得聽我吩咐？」

東方鈺抬起頭來，冷笑着正待回答。陡聞廳中閧然雷動起來，東方鈺心頭一愕，不知廳中發生了什麼事，心想：「莫非廳中還藏有奸細？」心念一轉，急忙返回廳前，朝裏一看；這一看不要緊，登時氣得胸膛欲炸，怒聲喝道：「你們當真瘋了！這是什麼時候？竟還為一點芝蔴大的私怨，自相殘殺起來！」再看，在廳中自相殘殺的，除聶小鳳和丹心漁夫外，竟還有簡青萍、夏侯倩舒彩雲，聯手圍毆宗綠珠！

聶小鳳與丹心漁夫面對面，相距三四步，正以內力死拼；簡青萍、夏侯倩、舒彩雲却以利劍攻擊宗綠珠，情況激烈萬分。內憂外患，加諸東方鈺一身，使他不知所措，心焦如焚。

他想安內？却恐敵人乘機而來！攘外？丹心漁夫與聶小鳳互拼內力，如不趕快設法制止，難免兩敗俱傷，就是宗綠珠與簡青萍等三人之間，也不能讓她再打下去。

腦中數轉之後，決定安內以後攘外，當下，大喝一聲，閃身入廳！果然，就在他剛入門際，忽見幾條黑影自樹蔭中撲將過來！他心頭大慌，旋即返奔廳外，心忖：「好！他們要打便讓他們打去吧，我不能為幾個糊塗

蛋而忽視大局。」

只見撲來的共有五人，都是黑布勁裝，背負長劍，腰縣鏢囊，目射兇光，殺氣騰騰！東方鈺冷「哼」一聲，舉步迎上。五條兇惡大漢至距東方鈺七八步時，同時頓住身形，爲首一人，怪叫一聲，登時十手齊揚，打來一十餘枚『銀梭』！

東方鈺早知道這種『銀梭』極端厲害，不敢大意，急忙運掌一推！他這一掌，當眞奇妙絕倫，只見挾着銳嘯疾射而來的十餘枚銀梭，登時掉頭疾射！

五條凶漢，作夢也未想到，所發銀梭會被人反彈回來，一時閃避不及，「卜！卜！卜！」幾聲，一齊中梭倒地！

埋伏附近的敵人見狀，一個個都胆戰心寒，幾曾料到半年不見的東方鈺，功力竟高到如此境界，就東方鈺本人，也未想到自有這等驚人功力。飲水思源，他之有今日的成就，一半是得鐵如山之賜，一半却是『天王丹』，及苦練半年『天龍寶典』內的『回力神功』之效，但他之能得到『天王丹』，除李八百賜他劍令之恩外，丹心漁夫、宗綠珠都有不可抹煞之恩德，因爲若沒有丹心漁夫，他絕不會與宗綠珠結合，不與宗綠珠結合，他怎知天龍谷有天王丹？而天龍谷主也不會以『天龍寶典』相贈，隨便以一種武功換他劍令，他也會心滿意足。於是，他又想到在廳中死拚的丹心漁夫和聶小鳳，他不能讓有恩於他人的，在毫無意義的拚鬪中傷亡。

他雙目一轉，見四週敵人都爲的他功力所懾，即欲趁此機會返廳排解內亂。但他只回過身來，又聽玉妃格格大笑，道：「東方鈺，你既不肯聽我的吩咐，我就以這五人性命換你一人性命！」接着，玉手一揮，喝道：「打！」

這「打」字又高又銳，尾音拖得極長，挾着不可抗拒的威嚴，也含着使人心寒的罪戾！尾音未落，飛蝗般的暗器，已自四面八方射了過來！

東方鈺虎吼一聲，掄掌反覆揮劈！剎那間，飛來暗器都被他強勁掌風震落在地，一時豪氣干雲，哈哈笑道：「妖精！還有什麼絕招！使出來吧！」

玉妃小嘴一撇，柳眉一揚，又一聲號令：「打——」接着，四週又飛

來許多暗器！

「打——打——」一蓬一蓬的暗器，隨着「打」聲，接二連三的向東方鈺射到！

東方鈺心頭大慌，一方面揮掌封擋，一方面東飄西躲，約半盞茶時，忽覺小腿一麻，接着，左脚運轉感到困難，心知左腿已經受傷，暗忖：「糟！這一下死定了！」

就在此時，廳中忽然躍出三人，爲首的是北漠神拐李八百，第二第三的是靈通道人和笑尼姑一多師太。三人一齊向東方鈺撲來，想是看出東方鈺受傷，前來助援。但，三人只撲至中途，已被一蓬暗器封了去路。

三人江湖經驗老到，急忙散開，以免暗器集向他們打來，饒是如此，因敵人太多，也足够他們應付，雖然，三人無法前往救援東方鈺，却也分散不少敵人力量，減少許多打向東方鈺的暗器。

接着，跛脚怪丐也衝了出來，但他只一出廳，便被一種極爲微小的暗器『牛毛針』射中臀部，當時，他並不覺厲害，但幾番運勁劈擊後，便覺得下半截身子麻木不聽使用。跛脚怪丐心中大駭，知道中了餵毒暗器，不敢在院中久留，遑忙伏身地上，滾回廳中。

東方鈺見狀，又驚又怒，鋼牙一咬，也顧不了許多，隨手一抄，接下兩枚銀梭，照準站在牆上發號施令的玉妃就打！

玉妃扭腰一閃，冷笑道：「東方鈺，你已受毒傷，如肯聽我吩咐，還來得及！」

東方鈺一面舞掌封擋暗器，一面罵道：「妖精，你別作夢，我若死了，變鬼他不饒你！」

玉妃格格笑道：「俗謂『好死不如爛活』，你若肯歸順天帝，我可以上奏天帝，封你爲王，或立你爲太子！」這話含着強烈的凌辱，她爲天帝的妃子，若立東方鈺爲太子，東方鈺豈非變了她的兒子。

東方鈺聞言，氣得幾乎嘔血，若非左腿受傷，麻痺運用不靈，很可能不顧性命，向玉妃撲去，當下，怒不擇言地喝道：「放屁！老子寧死也不歸順閻帝！」

玉妃幽幽一嘆，道：「何苦呢？不論王侯太子，都是人間龍鳳，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美女如雲，何異神仙，我看你呀！眞是個大傻瓜：……」

驀地，廳中傳出幾聲驚叫！東方鈺心中一愕，掌勢不由慢了一下，就在這一瞬間，右大腿又了一枚暗器！本來，他的左腿已經失靈，右腿豈容再傷？登時雙膝一軟，栽倒在地。

就在他右腿中鏢的同時，靈通道人也受傷坐下，顯然，也爲廳中驚叫分神，掌勢緩慢而受傷的。

玉妃見東方鈺和靈通道人受傷，大爲興奮，旋即又大叫大喊：「打——殺——」

「打殺」聲中，飛來暗器，眞彷彿狂風暴雨！

東方只兩腿受傷，雙手却還能運用，雖想到已難再活，也不肯讓暗器打死！就在這危機一瞬之際，兩條大漢自屋脊上跳了下來，左手握劍，右手握一把毒針，一前一後步向東方鈺走來。

東方鈺掌風雖仍極有威力，但雙腿受傷，不能移動，兩大漢前後夾攻，即使不死，也必傷上加傷。

兩大漢越來越近，至距東方鈺八九步處站定，正欲打出手中毒針時，陡然，廳中射出一人，只見人影一晃，兩條大漢便無緣無故地原地栽倒，再一眨眼，東方鈺身旁已悄立着一個如花似玉的美女。

她是誰？不問已知，自然是宗綠珠。

宗綠珠乍然出庭院，暗器竟驟然停止，不知那些發射暗器的人，是震於宗綠珠武力，抑是被她美色所迷？

過了半晌，才聽玉妃冷然笑道：「好！你來得正好，有道『生不同時死同穴』，嘿嘿，你們夫妻眞可算得恩愛的了……」她話猶未完，忽然悶哼一聲，接着，一個跟斗翻落院中！

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玉妃好好的何以突然翻落院中？遭人暗襲？暗襲者是誰？埋伏庭院四週的敵人，無不大驚失色，轟然動雷起來。兩個老者虎吼一聲，向玉妃撲去。

北漠神拐雙目一轉，鐵拐一點，也向玉妃撲去；但只撲出二三丈，橫地忽然射出一人，雙掌一推，把北漠神拐截住！

北漠神拐冷哼一聲，也不閃避，右掌一揮，恰好接住來勢，一聲巨响之後，只見那攔路大漢被兜起三四尺高，飄飛二丈之外。北漠神拐繼續前撲，但那兩老者已然把玉妃救走。

有道『擒賊擒王』，李八百那肯怠慢，隨後躍上圍牆，放目一看，只見一個白衣蒙面人正與兩老者和五大條大漢大打出手。

李八百興奮萬分，暗道：「原來是他？」跳落牆外，喝道：「夏侯老弟別慌，我來助我！」趕上前去，揮拐就劈！眨眼間，即把五六個大漢打得頭破血流，但要制倒兩個老者，却不是三招二式的事。

原來那二老者，乃是三十六天罡老三天飆手吳庭貴，及七十二地煞之首裂地手牛力純，兩人在木城的地位，雖不算高，武功却相當了得。

天飆手吳庭貴一手挾着玉妃，只一手對付白衣蒙面人，邊打邊退。裂地手牛力純以空手對李八百的鐵拐，居然不現敗象。玉妃手下，不下二百人之多，但此時，却都各走各的，難得幾個忠實之徒前來助吳庭貴和牛力純。

廳中數十高手見狀，立即湧了出來，有的追殺敵人，有的助援李八百和白衣蒙面人。半盞茶工夫後，天飆手吳庭貴知道玉妃難保，便把玉妃丟下，逃命而去。

吳庭貴一走，裂地手牛力純也無心戀戰，一掌逼退李八百，跟隨逃命。李八白把玉妃抱起，見她背心，猶插着一把四寸來長的短劍，笑道：「幸得夏侯老弟……」偶一抬頭，白衣蒙面人已不知去向。

就在此時，追命鏈，白衣文士，及那商人打扮的老者等都已出來。

白衣文士道：「李兄，這女人可是被那蒙面人所制？」李八白道：「不錯，他才是大會的主人。」

「啊！」衆人齊聲道：「他是誰！何以把臉蒙住？」李八百道：「他就是『中原七君子』的老七夏侯尊，因爲誤娶魔帝奸細爲妾，害得身敗名裂，無臉見人，故而將臉蒙住。」

白衣文士道：「如此說來，江湖上把『七君子』改爲『七個小人』之號，是寃枉的了？」

李八百喟然道：「誰說不是呢？否則，他那會託親千萬托老夫請各位來此？」

白衣文士道：「聽說還有一個斷臂老者？他是誰？」李八百道：「斷臂老者是『中原七君子』的老三，他往東海尚未回來。」話至此時，突然想起廳中互拚內功的聶小鳳和丹心漁夫，即急抱着玉妃越牆而入。

此時，衆人都在院中，却不見東方夫婦，一經來到大廳，只見丹心漁夫和聶小鳳仍在死命相拚，東方鈺由宗綠珠扶着，在旁大叫兩人「住手」。舒彩雲、夏侯倩、蘭青萍，均已血染衣裳，昏倒在地。

這景況，使他又驚又怒，走至東方鈺身旁，冷然道：「他們不願活，管他們作甚？」

東方鈺焦急萬分，道：「不！不！老前輩，請想辦法救救他們吧！」

李八百喟然道：「他們現在已至不能收勢之情況了，誰先收勢，誰即被對方內力震斷心脈。」

東方鈺道：「那怎麼辦呢？他們原是一對戀人，怎能鬧成死亡之局？」李八百打量了一下東方鈺，道：「你的傷勢如何？」

「我中的是虎鏢，已經請人找來解藥！」李八百長嘆一聲，道：「若要救他們，必須兩個功入化境之人，一邊一個，運掌按住他們命門穴，逼使他們同時收勢，即使不能收勢，也不致有性命之危。」

東方鈺道：「我們的功力雖不能說已臻化境，也有些火候，我們來試試好麼？」

李八百搖頭道：「不行，你受了傷，這樣吧，我與尊夫人來吧。」

宗綠珠猶豫着道：「我恐怕不行？」東方鈺急道：「行！快去，你怎能看着丹心漁夫前輩力竭而死？」

於是，宗綠珠按着丹心漁夫背心，李八百放下玉妃，走至聶小鳳身後按着她的背心，道：「制止他們運功發勁！」

半晌，丹心漁夫和聶小鳳同時一震，接着，一個癱瘓在宗綠珠懷中，一個癱瘓在李八百懷裏。

李八百忙把聶小鳳扶正，道：「好了，讓他們自己運功調息吧。」宗綠珠扶着丹心漁夫坐好，這才起身離開。

李八百站起身來，一看蘭青萍等三人道：「她們是怎麼回事！」

東方鈺轉對宗綠珠道：「可是你下的辣手？」宗綠珠低垂粉臉，嘟着小嘴，道：「是她們自己找的？」

東方鈺怒道：「夏侯姑娘和蔺姑娘都是我的異性妹妹，舒姑娘也不是壞人，你怎能下此毒手？」

宗綠珠抬起頭來，眼淚盈眶，似有一肚子的委曲，道：「她們不知好歹，死死纏着我，本來我仍是不想打傷她們的，但聽說你受傷，我為擺脫她們去救你，顧不得不打傷她們。」

東方鈺餘怒未消，怒道：「你有靈丹，快給我把她們治好！」宗綠珠一扭柳腰，道：「不！我為甚麼要治好她們？」

東方鈺聲色俱厲地喝道：「我要你治，非治不可！」

宗綠珠一擦眼淚，道：「我沒有那麼樣賤，我的藥也沒有那麼便宜，你喜歡她們，你自己治去吧！」話畢，一跺脚，轉身就走。東方鈺急聲喝：「那裏去？」宗綠珠聽若無聞，依然疾走。

「站住！」宗綠珠仍然充耳不聞。

東方鈺欲隨後追去，無奈雙脚不聽指揮，眼見宗綠珠就要走出廳外，氣得他渾身發抖，恨恨地道：「好！你去吧，以後也別來找我！」

宗綠珠忽然剎步回身，冷笑道：「我知道你有幾個小老婆，不找就不找，東方鈺，別以為你服了一粒『天王丹』，又練成『天龍寶典』武功，就可以目空一切，別忘了，『天王丹』我娘也有一粒，我舅舅也有一粒，就試試看，你能不能與你的小老婆安居樂業？」一句話，一滴淚，似乎傷心已極，話畢，轉身繼續外走。

「娃兒慢點，老夫隨你去？」丹心漁夫忽然顫巍巍地站了起，臉色蒼白，雙目無神，踉蹌外走。

宗綠珠又回過身來，見丹心漁夫神情，連忙回來將他扶着。李八百急道：「老道，你怎麼啦？」丹心漁夫慘然一笑道：「公事已畢，私怨已消，不走還在這裏幹嗎？」

「誰說私怨已消？」聶小鳳也顫巍巍地站將起來，她已六旬以上，但因服了長青藥，兼保養有方，故看起來，只是二十七八歲，但經此之後只短短數個時辰，却像五十許一樣了，可見消耗精力之多。

丹心漁夫道：「可是還要打？」

聶小鳳道：「打不打聽隨尊便，但得談個清楚！」李八百連忙點頭：「對！對！有話好說，天下事情，往往都不是武力所能解決，況且你倆之事，我敢說，縱非誤會，就是脾氣太壞，各走極端，其實，屁事也沒有。」轉對宗綠珠道：「他們夫婦就是個例子，你說他有小老婆，實在的，我對他的所作所為，可說瞭如指掌，還有什麼小老婆，今晚之事，他對你太凶，固然不對，不是我老人家倚老賣老，你也有不對之處，俗謂『同船過渡一世修』，又謂『一夜夫妻百世恩』，何況你們結髮已不少時候了，再說他現在身負毒傷，你豈能棄他們而去？」

宗綠珠垂首靜聽之後，斜睨了東方鈺一眼，一語不發，舉步走至舒彩雲等身旁，掏出丹丸，給三女吞服了一粒。

聶小鳳在一張椅上坐下，順手拿了一隻酒壺搖了搖，仰首喝了兩口，道：「丹心漁夫，坐下來喝一杯，我們……」

笑尼姑忽然愁眉不展地走了進來，道：「糟！所有人的身上都沒有解藥，快看看，那妖精身上有沒有！」

聶小鳳道：「什麼藥？」一多師太道：「解鏢毒的藥，好幾人中了毒鏢！」說着俯身抄檢玉妃衣袋。

聶小鳳冷冷一笑，道：「什麼了不起的毒鏢，看你們急成這個樣子。」話間撩衣自腰裏取出一個皮製荷包，斜首對東方鈺道：「你要借的『天香囊』就是這個，並不是一種武功，而是囊中有着各種解毒藥。」

一多師太驚喜道：「啊！可是白娘娘的遺物，幾時落在你的手中？」

「這個你不必多管，拿去給他治傷吧。」

一多師太並不以其冷傲之言為意，接過『天香囊』，取出一粒綠豆般大的丸藥，走至東方鈺身旁，捏成粉末，撒在東方鈺傷口之上。

東方鈺中的毒鏢，左小腿的是『牛毛釘』，右大腿的是『喪門釘』，入肉不深，若非有毒，根本不須治療。一多師太替跛丐、靈通道人等傷口上，都撒上藥粉後，把『天香囊』交回聶小鳳，道：「你得了『天香囊』，大概『拈花劍』也是你得了？」

聶小鳳接回『天香囊』，依然冷冷地道：「當然，『拈花劍』避毒，

『天香囊』解毒，兩者是不可分的啊。」

『天香囊』中藥果然靈驗，只一會工夫，東方鈺腫脹的雙腿，便開始消退，傷口上不停地流出黑水，一盞熱茶時，便巳恢復原狀，行動自如。

聶小鳳向丹心漁夫一招手，道：「過來，我們好好談談。」丹心漁夫冷然道：「談什麼？」走了過來，在聶小鳳對面坐下。李八百見兩人神情，向一多師太一打眼色，悄然退出大廳。

廳中因爲經過一場打鬥，狼籍不堪，與會之人都不願進來，此時，除幾個被點穴道的奸細外，就只有替玉妃治傷的東方鈺夫婦，剛甦醒運功療傷的舒彩雲師姊妹，及丹心漁夫和聶小鳳。

聶小鳳替丹心漁夫斟了一杯酒，道：「談什麼？你說吧？」

丹心漁夫端起酒杯一飲而盡，道：「其實都是你的不對。」

聶小鳳一拍桌子道：「你難道就沒有不對之處？」

「也有，好吧，所有的不是都算是我的，我向你道歉！」

聶小鳳低頭沉吟了一會，道：「好的，跪下磕三個頭，二十年前的事就算完了。」丹心漁夫尷尬一笑，道：「這怎好意思，以後補好不好？」

「也罷，不過，現在的事却還沒了。」

「現在還有什事？」

「我徒兒彩兒的終身大事，你明知她與東方鈺小子有婚約，却想盡方法，把另一個女人拉給他，這事你說怎麼辦？」

丹心漁夫道：「我促東方小子與宗姑娘成婚的事，用意並不是完全對你，而是爲大局着想，縱觀天下，高手如雲，但却有誰能與魔帝一較長短？據我所知，就只有天龍谷谷主宗太白還可與之併論；但天龍谷有條不成理的祖規，老谷主有三支『天龍劍令』失落江湖，非待三支劍令收回後不准開谷。

「宗姑娘是宗太白的甥女，也是他親傳徒兒，聽說她的武功並不在『天龍四寶』之下，而東方小子生俱一付罕世骨格，却不得奇人傳授，故與李八百兄商議，施以這個計策，一方面是要宗姑娘出道共挽狂瀾，一方面騙取天龍谷絕世武功。在我數番巧語之後，總算不會白花心血，有李八百兄爲證，你盡管去問他。」

聶小鳳道：「這可是，終還有針對我的用意！」

丹心漁夫笑道：「你要把舒姑娘嫁給東方小子，還不是見他有出息，用意難道不是針對我？」

「我不管，婚姻不同兒戲，彩兒的事我交給你了。」

丹心漁夫雙手一攤，道：「我有什麼辦法？你有『天香囊』和『拈花劍』，他攻木城時，非得這兩件東西不可，你難道不會同他商量。」

聶小鳳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此時，天巳微亮，玉妃在東方鈺治療之下，巳甦醒過來，睜開雙目，看見東方鈺時，不由一驚，微微一笑，道：「我們眞是死對頭，陽間不同路，陰間却相逢。」

東方鈺不解地問道：「你這話是何意思？」玉妃慘然一笑，道：「你是白龍之首，我是黑龍之頭，你中暗器而死，我也中暗器而亡，可說是際遇相同，命運一樣，這陰間道上遇上，也是巧合，是否可以化干戈爲玉帛，攜手一路去見閻王？」

東方鈺哈哈笑道：「哦！你是以爲你死了？你的死期還未到呢！」

玉妃定了定神，想爬起來，却渾身無力，冷然道：「是你醫好我？你爲什麼救我？」東方鈺道：「我不但要醫好你，還要送你回轉木城，天一亮，就起程送你回去。」

「啊！」玉妃雙目一轉，道：「你是想把我作要挾工具，換取你父親？」

「有這個意思，而且還要請你指示途徑。」玉妃聞言，雙目一閉，頹然，她的情緒十分紊亂。

驀然，院中一陣騷動，接着，六七人闖了進來。東方鈺擧頭一看，連忙站起拱手相迎，道：「韓伯伯，韓姊姊，別來無恙？啊！還有二位曹兄，請坐！請坐！」

原來這六七人，爲首領路的，是跛脚怪丐，其他是東海海白雲逸叟韓樂天、韓雲棉、曹天霖、曹時霖、曹素素、孟小珠，除跛脚怪丐，六人都風塵僕僕，顯係趕夜路來的。

白雲逸叟韓樂天拱手還禮，道：「各位好，老朽來遲了！」丹心漁夫也

站起相迎，道：「不遲，來得正是時候！」接着，彼此客氣了一番，跛脚怪丐對白雲逸叟等講述一夜的經過，及未來的計劃。

東方鈺却走至孟小珠身前，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半年不見，長高好些了。」一拉孟小珠的手，道：「來，我替你引見幾個姊姊，」把小珠拉至剛運功完畢的舒彩雲、藺青萍、夏侯倩等處，一一介紹了一番，最後指着彩兒道：「他就是你娘的徒兒，你們應是師姊妹，但誰師姊？誰是師妹？我却不清楚，你們自已談談吧，」接着，替曹素素也介紹了一番。

幾人年齡都差不多，最大的藺青萍，也不過十八歲，最小的孟小珠也已十六歲了，經東方鈺一介紹，立即手拉手，唧唧呱呱，親熱如同親姊妹一般。

『繞廓荷花三十里，拂城柳樹一千株』，這是老柳山莊大門兩側的對聯，荷花雖無三十里，柳樹也無一千株，但也算是實景的寫照。

紅日東昇，金華萬道，綠柳紅荷，皆成金黃一色。在柳林曲徑之間，有個天仙般的女人，一步一淚，踽踽獨行。

「珠妹！」美女後面忽然追來一個英俊少年，拉着美女的玉臂，道：「珠妹，還生氣麼？剛才我因傷而心情不好，請你原諒。」說着，左一揖，右一揖。

宗綠珠道：「我不是為為你罵我，而是你那幾個寶貝妹妹。」東方鈺急道：「她們怎麼啦？」

「她們在商議治我，我想，我又不能還手，如活活被她們治死，倒不如回轉苗區，伴我爹娘天年，又可免你生氣為難。」

「都是小孩子，別與她們一般見識，她們若敢聯合治你，我一定嚴厲教訓她們，大家已經商議好，飯後立即趕赴木城，乘其空虛之際，出其不意。」

宗綠珠冷笑道：「哼！人小心却不小，我聽他們說：要結為姊妹，共事一夫，號為『五美圖』，你可知道她們的對象是誰？就是你！」東方鈺俊臉一紅，道：「別聽她們胡說八道，飯後我們就走，留她們在這裏，管她們五美圖六美圖的。」

「她們肯留在這裏？」

「木城險如龍潭虎穴，不肯也得肯，走！回去吃飯。」說着，拉着宗綠珠疾步而回。

飯後，東方鈺派人雇了三輛馬車，把玉妃及玉面三郎、五嶽使者、索命陰君等均封了全身大穴，裝在馬車上，並把八十多位各路高手，分為二十四撥，分頭向木城進發，預定十一天後，在木城以東三十里的太平集相會。

東方鈺這方法，各人都認為非常妥當，無不稱讚他『臨敵不亂』，『胆識過人』，『處事有方』。

靈通道人道：「貧道沿途要拜訪幾位好友，要先走一步，太平集見。」話畢，領了載玉面三郎的馬車，先行離莊。接着，跛脚怪丐也領了一輛馬車離去，其他各撥，也相繼而去。半盞茶工夫後，庭院中就剩下東方鈺夫婦、白雲逸叟父女、曹天霖兄弟，自號『五美圖』的藺青萍等五人，北漠神拐、丹心漁夫、聶小鳳及載玉妃的馬車。

聶小鳳把『天香囊』交給彩兒，道：「這個也給你，他若向你借，必須要他實踐諾言。」彩兒接過『天香囊』，道：「師父，這是罕世之寶，還是由你保管吧？」

聶小鳳搖頭道：「我們不去。」轉對丹心漁夫道：「走吧！」丹心漁夫尷尬地向衆人一拱手，道：「後會有期！」曹天霖兄弟驚異道：「師父，你也不去？」

丹心漁夫老臉一紅，道：「你們去吧。」北漠神拐調侃地笑道：「不走也好，免得叫人生氣。」丹心漁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便與聶小鳳一同而去。白雲逸叟對李八百道：「老哥，我們也該走了。」

「走！」李八百話落，便與白雲逸叟父女離去。

孟小珠道：「師兄，我們什麼時候動身？」東方鈺莊肅道：「你們年紀太輕，武功也不行，都不能去，就乖乖地就在這裏，事畢後，我自會找你。」

「不！不！」孟小珠頓脚道：「我也要去，四個姊姊也要去。」

東方鈺沉聲喝道：「不准去，你們五人都不准去，誰不聽話，我就揍誰。」五女都未見過東方鈺在她們面前發狠過，一時都吓得怔住了。

曹天霖幫腔道：「木城不比普通地方，你們確不能去！」五女聞言，都把小嘴噘得老高，雖未再出言反抗，但看她們神情，却十分不服。

東方鈺走至彩兒身前，道：「拈花劍和天香囊都給我。」彩兒忙一扭柳腰，退至孟小珠的身後，道：「不！不！師父說……」

東方鈺道：「這是公事，豈能與私事混爲一談？」彩兒性情柔弱，不敢反抗東方鈺，登時，流淚滿面，渾身發抖。孟小珠胸膛一挺，道：「拈花劍和天香囊又不是你的東西，爲什麼要給你，不害臊！」

曹天霖上前道：「拈花劍是避微小暗器的聖品，天香囊中有解百毒的靈藥，木城中都是下流人物，專使假毒暗器，沒有兩寶怎麼成？」曹素素小嘴一噘，道：「要你多嘴！誰叫他不准我們去了？」

東方鈺雙目一轉，趁彩兒不備之時，一把捉住她的玉臂，動手就搶。四女見情，一齊嬌叱，一湧而上，有的拉手，有的兜脚，孟小珠急狠着小拳，揚搥東方鈺肩胛，並罵道：「不要臉！不要臉！」

東方鈺運起神功，站穩步子，任她們拉扯搥打，好不容易，終於把兩寶便搶過來，然後，閃在一旁，喝道：「誰敢前來，我就對她不客氣！」頓了一頓，又道：「乖乖地就在這裏，若敢不聽，小心你們的腿！」

彩兒兩寶被搶，不由傷心地痛哭起來。孟小珠扶着彩兒的香肩，安慰道：「別哭，小妹一定替你出氣。」東方鈺冷冷一笑，對曹天霖兄弟道：「走吧。」令車伕握車，與曹家兄弟及宗綠珠一徑而去。

孟小珠眼看着四人背影消失門外，一跺脚，道：「哼，我們偏要去。」曹素素忙摀着孟小珠的嘴，道：「別給他聽見，回去商議一下再說吧？」夏侯倩道：「對，到後廳去。」

且說東方鈺等四人，押着玉妃向太平集進發，曉行夜宿，第九天便已到達太平集。

太平集雖是偏僻城鎮，却也頗爲熱鬧，有大客棧，大飯館和洗澡池。東方鈺等在太平客棧開了三個房間，東方鈺夫婦一個，曹家兄弟一個，中間是玉妃一人獨住。

一住下，曹家兄弟即外出偵察敵情，順便聯絡友人。路上每逢飲食，東方鈺都替玉妃解開穴道，讓她進食，這天晚飯，照例命店夥炒了一盤麵，替她解開穴道，令她進食。

玉妃嫣然一笑，道：「孩子，你眞孝順，明天便不必麻煩你了。」東方鈺冷哼一聲，道：「你不麻煩我，我却要麻煩你。」玉妃格格笑一道：「麻煩我什麼？要我帶路？要我向天帝說好話？」

「到時你自會知道。」

「帶路恐怕不可能，對天帝說幾句好話麼！念你一路的孝心，倒是應該的。」

東方鈺冷笑道：「希望你說話當心點，別惹我生氣。」玉妃又是格格一笑，道：「我說的全是眞話，要知，你到了這裏，就如到了木城一樣，四方八面無處不是我的人，等着瞧吧，今晚就有人來救我，還有，如我猜的不錯，你手下之人，大部已在木城了。」東方鈺心頭一震，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懂算了。」話畢，悠閒的進食。

玉妃的話，東方鈺並非不懂，而是不相信，木城人物，除天帝本身，及幾個王爺和殿前八駿外，其他人數雖然不少，武功却極平常，那能把與會的人捉去一大半？再說，今晚有人來救玉妃，除天帝親臨，勝負難卜外，憑他夫婦武功，豈會被人救去？

就在此時，忽聞「蓬蓬」步聲，接着，聽得曹天霖的聲音道：「嫂子，東方兄呢？」

「在隔壁餵妖精，有什麼事麼？」

「有，有非常緊要的事。」東方鈺聞言，忙奪下玉妃的麵盤，點閉了她的穴道，匆匆過來，道：「什麼事？」

曹天霖雙手一攤，道：「怪！我們行動，木城似乎瞭如指掌，鞭追命錘金龍飛說，他的兩個同伴，均已被人俘去，並聞這太平集埋伏了許多木城高手，準備今晚三更劫玉妃。」

東方鈺驚駭道：「當眞有這等事？」曹天霖點頭道：「聽說他們俘人的方法，無奇不有，有的假冒我們的人，覓機偷襲，有的下毒酒中，苦心文士和燕京奸商就是喝酒中毒而被人飛去的。」

「我們有多少人到了這裏？」

「那追命錘金龍飛說，只有北漠神拐等三人到了，其他之人皆未見到，啊！我妹妹她們幾個鬼丫頭也來了。」

東方鈺渾身一震，急道：「在那裏？」

「還不知他們住在那裏，是追命錘說的。」

「眞糟糕。你快去找她們，別被人俘去。」東方鈺想起天都宮那些女孩子，不禁大爲焦急，又道：「如找着她們，就叫她們移到這裏來，若不敢來見我，你就與她們一起，好照顧她們。」

曹天霖微微一笑，道：「你不必掛心，別看她們幾個丫頭，鬼名堂卻不少，尤其令師妹孟小珠，更是刁鑽得緊，我相信她們不會吃虧。」東方鈺想了一想，道：「你還是去照顧她們比較妥當。」

曹天霖點頭道：「好的，我去找找看！」頓了頓，又道：「今晚很可能有人來劫救玉妃，我看，乾脆也把她搬來這裏比較安全。」東方鈺點頭道：「有理，你去吧。」

曹天霖走後，東方鈺立即把玉妃抱了過來，並解開她幾處大穴，笑道：「玉妃姑娘……」

玉妃格格一笑，道：「玉妃乃天帝封的，你豈能當名字叫？」

「我不知你姓名，只好這麼叫了。」

「我姓柳，小字玉奴。」

「哦！玉奴姑娘，你說得一點不錯，今晚確有人來救你，不過，我相信他們一定非常失望，就是天帝親自前來，也一定失望，甚至不能回去。」

玉妃淡然一笑，道：「我的想法可不同，若天帝親來，不但能救我回去，就你們夫妻也必須同去。」東方鈺道。「除非他不要你的命。」

「現在我已是天帝的正宮，他豈會不要我的命。」兩人談笑生風，那像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

忽然，一個三角眼、尖下巴的夥計闖了進來，躬身道：「公子，你要吃些什麼？」

東方鈺乍見這夥計，心中便有一種感觸，暗忖：「此人瞳孔不正，眼角下垂，必非善良之徒，唔！莫不是玉妃的手下，想以毒酒毒我而救出妃？哼！我何不將計就計？」當下，淡淡說道：「我正要叫你呢？寶號有什好酒好菜，盡管拿來吧？」

夥計詭譎一笑，連忙哈腰曲背，道：「有，有，山珍海味，陳年老酒，應有盡有！」說着躬身退出門外。玉妃揚眉笑道：「小俠豪情眞令人敬佩，此時此地竟還有酒興，說不得我也要陪你幾盞。」

東方鈺微微一笑，不予理會。

不一會，三個夥計便搬了許多酒菜進來，擺滿一張八仙桌，色、香、味俱全，使人垂涎欲滴。東方鈺側首向宗綠珠一打眼色，悄悄地遞了她一粒「天香囊」中的靈丹，然後，若無其事的，很客氣的，邀玉妃入座。

玉妃格格笑道：「謝謝小俠盛意，今日之情，妾身恐難予回報了！」言下之意，此頓飯後，東方鈺必然沒命。

東方鈺有心於此，那會聽不出玉妃言下之意，當下，淡然一笑，道：「烟酒不分家，何必言報，請！請！」取酒壺給玉妃和宗綠珠各斟滿一杯，然後，又給自己也斟滿一杯，笑道：「我夫婦能得正宮娘娘賞臉，可不知那輩子修來的光彩。」說着，舉杯一飲而盡。

宗綠珠知道東方鈺的心意，也一飲而盡。玉妃也乾了個杯底朝天。在旁侍候的三個夥計見狀，各自會心一笑，退出房外

東方鈺以掌一抹嘴唇，並藉這抹嘴的舉動，納入一粒靈丹，和酒吞下。道：「好酒！好來！酒吃菜！」不理玉妃，自飲自啖。

這桌酒席，果不出東方鈺所料，酒菜中皆放下强烈的蒙汗藥。片刻間，玉妃即搖搖欲倒，口舌不清地道：「我不會喝酒，醉了，小俠請多喝一杯。」

東方鈺向宗綠珠一打眼色，也即裝着搖搖晃晃，道：「這酒太厲害，我們也醉了！」把玉妃拖上床，與玉妃並肩靠牆假寐！

宗綠珠卻裝醉靠在門角裏。夫婦倆剛剛準備就緒，即聞一人道：「倒了！倒了！嘿嘿，人人都說他胆識過人，料事如神，哈哈，如此看來，胆識確有過人之處，料事嘛！哈哈……臭！小狗子，快去稟告王爺協助，我與小禿子先將他們綑起來！」另一人道：「糊猻，你可不能犯老毛病，那妞兒雖是奇貨，卻不是時候！」

—未 完—

【前文提要】 天山童姥與虛竹躲在西夏國皇宮的冰窖之中，兩月有餘，就在童姥大功圓滿的最後一天被李秋水找到。二人在第一層冰窖拼鬥起來，虛竹自三層冰窖跑了上來，甫抵第二層冰窖，便被李秋水聽到，喝問是誰？童姥說：「他是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人稱『粉面羅刹武潘安，辣手摧花俏郎君』名叫夢郎。」李秋水竟喃喃地大喊：「夢郎。」一喊聲柔膩婉轉，虛竹怦然心動，但隨卽想起自己只是個醜漢子，那說得上是個什麼風流浪子，豈不是笑死了人。

仇深似海　不死不休

但隨卽想起一事：「童姥大敵當前，何以尙有這種閒情拿我來作弄取笑？看來其中必有深意。啊，是了，當日無崖子前輩要收我爲逍遙派掌門人之時，一再嫌我相貌難看，後來蘇星河前輩又道，要尅制丁春秋，必須覓到一個悟性奇高而英俊瀟洒的美少年。當時我大惑不解，此刻想來，定是與李秋水極有關連。」

正凝思間，突然間火光一閃，第一層冰窖中傳出一星光亮，接着便是呼呼之聲大作，虛竹搶上石階，向上望去，只見一團白影和一團灰影都在急劇旋轉，兩團影子倏分倏合，發出密如聯珠般的拍拍之聲，顯是童姥和李秋水鬥得正劇。冰上燒着一個火摺，發出微弱的光芒。虛竹見二人相鬥，行動之快，當眞是匪夷所思，那裏分得出誰是童姥，誰是李秋水。

那火摺燃燒極快，片刻間便燒盡了，一聲輕微的嗤聲過去，冰窖中又是一團漆黑，但呼呼掌風，仍是激盪不已。虛竹心情緊張，尋思：「童姥斷了一腿，久鬥之下，必然不利，我如何助她一臂之力才好？不過童姥此人心狠手辣，若是佔了上風，非取李秋水之性命不可，那又非我所願。況何這兩人武功如此之高，我又如何挿得下手去？」正徬徨無策之際，只聽得拍的一聲巨响，童姥「啊」的一聲長叫，似乎受傷失利。李秋水哈哈一笑，道：「師姊，小妹這一招如何？請你指點指點。」突然間變聲喝道：「往那裏逃！」虛竹但覺一陣凉風掠過身邊，童姥的聲音在她身邊說道：「第二種法門，出掌！」虛竹不明所以，正想開口詢問：「什麼？」只覺寒風撲面，一股厲害之極的掌力擊了過來。

當下無暇思索，便以童姥所授，破解生死符的第二種手法拍了出去，黑暗中兩股掌力相碰，虛竹身子震了一震，胸口氣血翻湧，甚是難當，隨手以第七種手法化開。只聽得李秋水「咦」的一聲，喝道：「你是誰？何以會使天山六陽掌？是誰教你的？」虛竹奇道：「什麼天山六陽掌？」李秋水道：「你還不認麼？這第二招『陽春白雪』和第七招『陽關三疊』，乃本門不傳之秘，你從何處學來？」虛竹又道：「陽春白雪？陽關三疊？」心中茫然一片，似懂非懂，隱隱約約之間，想到自己上了童姥的當。

童姥站在他的身後，冷笑道：「這位夢郎旣負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之名，自然琴棋書畫，，醫卜星相，鬥酒唱曲，行令猜謎，種種子弟的才華，無所不會，無所不精了。那就大大投合無

虛竹、童姥、李秋水三人被凍結在冰水之中。

崖子師弟的心意，收了他爲關門弟子。丁春秋不肖，無崖子已命夢郎出手去除滅了他。」李秋水朗聲問道：「夢郎，此言是眞是假？」虛竹聽她二人都稱自己爲「夢郎」，又不禁面紅耳赤，童姥這番話前半段是假，後半段是眞，既不能以一個「眞」字相答，却又不能單說一個「假」字。那幾種手法，明明是童姥教了他用來消解生死符的，怎麼李秋水稱之爲「天山六陽掌」？童姥說過要教自己學「天山六陽掌」，以對付李秋水，自己堅拒不學，難道……難道，這幾種手法，便是「天山六陽掌」麼？

李秋水聽他不答，厲聲道：「姑姑問你，你如何不理？」說着伸手往他肩頭抓來。虛竹和童姥拆解招數甚熟，而且盡是黑暗中拆招，聽風辨形，隨機應變，一覺到李秋水的手指要碰到自己肩頭，當即沉肩斜身，反手往她手背按去。李秋水立即縮手，讚道：「好功夫，這招『陽歌天鈞』，內力既厚，用得也熟。無崖子師哥將一身功夫都傳了給你，是也不是？」虛竹道：「他……他……他把功力都傳給了我。」

虛竹說無崖子將「功力」都傳給了他，而不是說「功夫」，這「功力」與「功夫」，雖只一字之差，含義却是大大不同。但李秋水心情激動之際，自不會去分辨這中間的差別，又問：「我師兄既收你爲弟子，你何以不叫我師叔？」虛竹心念一動，道：「師伯，師叔，你們兩位既是一家人，何必深仇不解，苦苦相爭？依小侄之見，過去的事，大家揭過去也就是了。」

李秋水道：「夢郎，你年紀輕，不知道這老賊婆用心的險惡，你站在一邊……」她話未說完，突然間「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却原來童姥在虛竹身後突施暗襲，一掌劈將過去。這一掌無聲無息，純是陰柔之力，兩人相距又近，李秋水待得發覺急忙還掌，童姥的掌力已襲到胸前，終於是慢了一步，只覺氣息閉塞，經脈已然受傷。童姥笑道：「師妹，姊姊這一招如何？請你指點指點。」李秋水急運內息，防止損傷擴大，竟是不敢還嘴。

童姥偷襲成功，得理不讓人，單腿跳躍，縱身撲上，掌聲呼呼，直擊了過去。虛竹叫道：「前輩，休下毒手！」便以童姥所傳的手法，擋住她擊向李秋水的三掌。童姥大怒，罵道：「小賊，你用什麼功夫對付我？」原來虛竹堅拒學練『天山六陽掌』，童姥知道來日大難，爲了要在緩急之際多一個得力助手，便在教他破解生死符時，將這六陽掌傳授於他，並和他拆解多時，將其中的精微變法，巧妙法門，一一的傾囊相授。那料得到此刻自己大佔上風，虛竹竟會反過來去幫李秋水？她狂怒之下，又不顧說出這是自己所教他的『天山六陽掌』，當眞是暴跳如雷。虛竹道：「

前輩，我勸你顧念同門之義，手下留情。」童姥怒罵：「滾開，滾開！」

李秋水得虛竹援手，擋開了童姥勢若雷霆的三招，內息已然調勻，說道：「夢郎，我不礙事，你讓開吧。」左掌拍出，右掌一帶，左掌之力繞過身畔，向童姥攻去。童姥心下暗驚：「這賤人竟然練成了『白虹掌力』，曲直如意，那却非同小可。」當卽還掌相迎。虛竹處身其間，知道自己功夫有限，實不足以拆勸，只得長嘆一聲退了開去。

但聽得二人相鬥良久，勁風撲面，鋒利如刀，虛竹抵擋不住，正要退到第三層冰窖之中，猛聽得噗的一響，童姥一聲痛哼，給李秋水推得撞向堅冰。虛竹叫道：「罷手，罷手！」連出兩招「六陽手」，化開了李秋水的攻擊。童姥順勢躍向第三層冰窖，忽然「啊」的一聲慘呼，從石階上滾了下去。虛竹驚道：「前輩，前輩，你怎麼了？」急步搶下，摸索着去扶童姥，只覺她雙手冰冷，一探她的鼻息，竟是沒了呼吸。虛竹又是驚惶，又是傷心，叫道：「師叔，你…你…你將師伯打死了，你好狠心。」忍不住哭了出來。李秋水道：「這人奸詐得緊，這一掌未必打她得死！」虛竹哭道：「還說沒死？她氣也沒有了，前輩…師伯，我勸你不要記恨記仇……」李秋水又從懷中掏出一個火摺，一晃而燃，只見石階上洒滿了一灘灘鮮血，童姥嘴邊胸前，也都是血。

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修練時每日須飲鮮血，但若逆氣斷脈，反嘔鮮血，只須嘔出小半酒杯，立時便氣絕身亡，何況此刻石階上一灘灘的，不下數大碗之多。李秋水和童姥同師學藝，豈不知其中關竅？這功夫練成後威力無盡，但她始終下不了決心去練，便是因其中兇險太多之故，此刻見童姥果然逆氣斷脈，熱血倒衝，這個和自己結仇數十年的師姊到頭來死於非命，自不禁歡喜，却又有些寂寞愴然之感。她雙目瞪視童姥，呆呆站立在石階之上，虛竹雖在一旁抱着童姥，嗚咽而泣，她却也視而不見。過了良久，她才手持火摺，一步步走將下去，幽幽的道：「姊姊，你當眞死了麼？我可還不大放心。」

李秋水走到距童姥五尺之處，火摺上發出的微弱光芒，一閃閃地映在童姥臉上，但見她滿臉皺紋，嘴角附近的皺紋中都嵌滿了鮮血，神情極是可怖。李秋水輕輕說道：「師姊，我一生在你手下吃的苦頭太多，你別裝假死來騙我上當。」左手一揮，一掌向童姥屍體的胸口拍了過去，這一掌似乎並不如何出力，却聽得喀喇喇幾聲響，童姥的屍身斷了幾根肋骨。

虛竹大怒，叫道：「她已命喪你手，何以再戕害她的遺體？」眼見李秋水第二掌又已拍出，當卽揮掌擋住。李秋水斜眼相睨，一見這個「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眼大鼻大，廣額濃眉，相貌甚是粗野，那裏有半分英俊瀟洒，一怔之下，已知上了童姥的當，右手一探，便往虛竹肩頭抓來。虛竹斜身避開，說道：「我不和你鬥，只是勸你別再動你師姊的遺體。」李秋水連出四招，不料虛竹已將那天山六陽掌練得甚是純熟？竟然一一格開，擋架之中，還隱隱蓄有綿實渾厚的攻勢。李秋水向他一指，喝道：「你背後是誰？」

虛竹全無臨敵經驗，回頭去看，只覺胸口一痛，已給李秋水一指點中了穴道，跟着雙肩雙腿的穴道，都給她點中，登時全身麻軟，倒在童姥的身旁，不由得驚怒交集，叫道：「你是我長輩，動手時却使詐騙人。」李秋水格格一笑，道：「兵不厭詐，今日教訓教訓你這小子。」回頭再看童姥，見她一手擱在小腹之上，小指上赫然戴着那枚掌門人的鐵指環。她妒意油然而興，陰森森的道：「師哥的鐵指環，爲什麼要給你戴？」彎下腰來，將火摺交在左手，右手便去除那指環。

突然之間，童姥屍身的右手一彎，拍的一掌，重重打在李秋水的後心的「至陽穴」上，跟着左拳猛擊而出，正中李秋水胸口的「膻中」要穴。這一掌一拳，貼身施爲，李秋水別說出手抵擋，斜身閃避，連倉卒中運氣護穴，也是不及，身子給她一拳震飛，摔在石階之上，手中火摺也脫手飛出。童姥蓄勢已久，這一拳志在必得，勢道異常凌厲，那火摺從第三層冰窖穿過第二層，直飛到第一層中，方才跌落。霎時之間，第三層冰窖中又是一團漆黑，但聽得童姥嘿嘿的冷笑不止。虛竹又驚又喜，叫道：「前輩，你沒死麼？好…好極了！」

原來童姥功虧一簣，沒能練成神功，而在雪峯頂上又被李秋水斷了一腿，功力大受損傷，此番生死相搏，鬥到二百招後，便知今日有敗無勝，待身上中了李秋水一掌之後，劣勢更顯，偏偏虛竹兩不相助，雖然阻住了李秋水乘勝追擊，却也使自己的詭計無法得售；情知再鬥下去，勢將

慘敗得慘酷不堪，一咬牙根，硬生生受了李秋水一掌，假裝氣絕而死。至於石階上和她胸口嘴邊的鮮血，那是她預先備下的鹿血，原是要誘敵人上鈎之用。不料李秋水十分機警，明明見她已然斷氣，仍是再在她胸口印上一掌。童姥一不做，二不休，又只得硬生生的受了下來，倘不是虛竹在旁阻攔，李秋水定會接連出掌，將她「屍身」打得稀爛，那是半點法子也沒有了，幸好一來虛竹仁心相阻，二來李秋水一見鐵指環後，便即墮入算中，再也尅制不住，俯身去取指環。她雖知童姥狡狠，卻萬萬想不到她堅忍之力竟是如此匪夷那思，一直忍到此刻，才出以致命的一擊。

李秋水前心後背，均受重傷，數十年積蓄在體內的內力突然間失卻控制，便如洪水氾濫，立時要潰堤而出。逍遙派的武功本是天下一等一的功夫，但若內力難控，在周身百骸遊走衝突，卻又宣洩不出，這散功時的痛苦，實非旁人所能想像，更非言語所能形容。頃刻之間，只覺全身各處穴道中同時有幾千隻黃蜂在以毒針相刺，驚惶之餘，已知此傷絕不可治，叫道：「夢郎，你行行好，快在我百會穴上用力拍擊一掌！」

當童姥死而復活之初，虛竹心下甚喜，但此刻見到李秋水全身顫抖的情狀，又是十分不忍。只見她一伸手，抓去了臉上蒙着的白紗，手指力抓自己的面頰，登時血痕斑斑，可見她內力難洩之苦，實是萬分的無法忍受。虛竹想要阻止她自殘肢體，苦於先給她點中了穴道，動彈不得。李秋水叫道：「夢郎，你……你快一拳打死了我。「童姥冷笑道：「你點了他穴道，卻又要他助你，嘿嘿，自作自受，這當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李秋水支撐着想要站起，去解開虛竹的穴道，但全身酸軟，便要動一根小指頭兒也是不能。

虛竹瞧瞧童姥，又瞧瞧李秋水，只見童姥雖然使計打了李秋水一掌一拳，但她所受之傷也是沉重之極，伏在石階之上，忍不住呻吟出聲。虛竹眼光轉來轉去，只覺越瞧越是淸楚，似乎冰窖中漸漸亮了起來。他好生奇怪，側頭往光亮射來處望去，只見第一層冰窖中竟有一團火光。他心下一喜！脫口道：「有人來了！」童姥吃了一驚，心想：「若是有人來，我終究是栽在這賤人手下了。」勉強提一口氣，想要站起，卻無論如何站不起身，腿上一軟，咕鼕一聲，摔倒在地。她慢慢的雙手用力，向李秋水爬了過來，要在她救兵到達之前，先行將她扼死。突然之間，只聽得極細微的滴答滴答之聲，似有水滴從石階上落下。

李秋水和虛竹也已聽到了水聲，一齊轉頭瞧去，果見石階上有水滴落下。三人均感奇怪：「這水從何而來？」只見冰窖中越來越是明亮，水聲淙淙，水滴竟是變了一道道水流，從石階上流了下來，抬頭向第一層冰窖中望去，只見有一團熊熊之火，燒得甚旺，卻無旁人進來。李秋水嗯了一聲，道：「燒着了……麻袋中的……棉花。」原來冰庫進門之處，堆滿了麻袋，虛竹以爲是米麥粮食，童姥當是沙子，其實卻是棉花。須知棉花之物，最能隔熱，嚴寒冬季，人人要蓋棉被，穿棉襖，就是爲了保暖。棉花本身並無熱氣，既能保暖，亦能保寒。西夏國皇宮中的管事太監將一袋袋棉花堆在冰庫門邊，是爲了使熱氣不能入侵，保護冰塊不融。不料李秋水給童姥一拳震倒，手中火摺脫手飛出，落在麻袋之上，登時燒着了棉花，熱力融化堅冰，化爲水流，潺潺而下。

這棉花極易燃燒，燒了一袋，又是一袋，火頭越燒越旺，流下來的冰水也是越多，過不多時，第三層冰窖中已是積水尺餘。但石階上的冰水還在不斷流下，冰窖中積水漸高，慢慢的浸到了三人腰間。

李秋水嘆了口氣，道：「師姊，你我兩敗俱傷，誰也不能活了，你……你解開……解開夢郎的穴道，讓……讓他出去吧。」三人心中都十分明白，過不多時，冰窖中積水上漲，大家都非淹死不可。童姥冷笑道：「我自己行事，何必要你多說？我本想解他穴道，但你這麼一說，想做好人，我可偏偏不解了。小和尚，你是死在她這句話下的，知不知道？」轉過身來，慢慢往石階上爬去，只須爬高幾級，便能親眼見到李秋水在水中淹死。雖然自己仍然不免一死，但只要見到李秋水斃命的情，這大仇便算是報了。

李秋水眼見她一級級的爬上去，而寒氣徹骨的冰水也已漲到了自己胸口，她體內眞氣激盪，痛苦無比，反盼望冰水愈早漲到口邊愈好，溺死於水，那是比猶如虫咬嚙，千針鑽刺的散功舒服百倍了。忽聽得童姥「啊」的一聲，一個觔斗翻了下來，撲通一聲，水花四濺，摔跌在積水之中。原來她重傷之下，手足無力，爬了七八級石階，一塊拳頭大的碎冰順水而下，在他膝蓋上一碰

，童姥穩不住身子，仰後便跌。這一摔跌，正好碰在虛竹的身上，將他一撞，又碰到李秋水的右肩。積水之中，三個竟是擠成了一團。

童姥摔跌入水，她身裁遠比虛竹及李秋水矮小，其時冰水尚未浸到李秋水胸口，却已到了童姥頸中。童姥受傷雖重，頭腦仍是十分清醒，她和李秋水所學的武功相同，此刻也正在苦受散功的煎熬，心想：「無論如何，要這賤人比我先死。」要想出手傷他，却是兩人之間隔了一個虛竹，雖然她內力奔騰，無宣洩之處，但此刻便要將手臂移動一寸兩寸，也是萬萬不能，眼見虛竹的肩頭和李秋水肩頭相靠，心念一動，便道：「小和尚，你千萬不可運力抵禦，否則是自尋死路。」不待虛竹回答，內力一催，便向虛竹攻了過去。

李秋水立時身子一震，察覺童姥以內力相攻。童姥此舉其實是在加速自己的死亡，要知她此刻無法運氣，內力不能補充，多一分消耗，便早一刻斃命，但她若不相攻，積水上漲，三個人中必定是她先死。李秋水嘆了口氣，道：「姊姊，你是逼得我非同歸於盡不可。」立運內力回攻。

虛竹處身兩人之間，先覺挨着童姥身子的那條臂膀之上，有股熱氣傳來，跟着靠在李秋水肩頭那個肩膀上，也有一股陽和之氣入侵。霎時之間，兩股熱氣在他體內激盪衝突，猛烈相撞。原來童姥和李秋水功行相若，勢均力敵，各受重傷之後，仍舊是半斤八兩，難分高下。兩人的內力接觸之後，僵持半途，都停在虛竹身上，誰也不能攻向敵人身上，這麼一來，可就苦了虛竹，身受左右夾攻之厄，幸好他曾蒙無崖子以七十年的功力相授，三個同門的內力都是旗鼓相當，只成相持不下的局面，他倒也沒在這兩大高手的夾擊下送了性命。

三人中童姥最是心驚，只覺得冰水漸升漸高，自頭頸到了下頦，又自下頦到了下唇。她連連催發內力，要在最後的時刻中擊斃情敵。偏偏李秋水的內力源源而至，顯非一時三刻之間所能耗竭。但聽得水聲淙淙不絕，口中一凉，已有一縷冰水鑽入了嘴裏。童姥一驚之下，身子自然而然的向上一抬，無法坐穩，竟在水中浮了起來。原來她少了一腿，遠比常人容易浮起。這一來死裏逃生，她索性仰臥水面，將後腦浸在積水之中，只露出口鼻呼吸，登時心中大定，尋思水漲人高，我這個斷腿人在水中反佔便宜，手上內力，仍是不絕的向外傳出。

虛竹大聲呻吟，叫道：「師伯，師叔，你們再鬥下去，終究難分高下，小侄可就活生生的給你們害死了。」但童姥和李秋水這一鬥上了手，成為高手比武中最兇險的比拚內力局面，誰先罷手，誰先喪命，何況二人均知這場比拚不論勝敗，終於是性命不保，所爭者不過是誰先一步斷氣。兩人都是十分的心高氣傲，這怨毒累積了數十年，一發不可收拾，那一個肯先罷手？再者內力離體他去，精力雖是越來越衰，這散功之苦，却也因此而消解了。

又過一頓飯時分，冰水漲到了李秋水口邊，她不諳水性，不敢學童姥這麼浮在水面，當即停閉呼吸，以「龜息功」與敵人相拚，任那冰水漲過了眼睛、眉毛、額頭，渾厚的內力却仍是不絕的向外發出。虛竹骨嘟、骨嘟、骨嘟連喝了三口冰水，大叫：「啊喲，我…我…骨嘟…骨嘟…我骨嘟……」正驚惶間，突然眼前一黑，甚麼都看不見了。他急忙閉嘴，以鼻呼吸，但吸氣之時，胸口氣悶無比。原來這冰庫密不通風，棉花燒了半天，將三層冰窖中的助燃之氣都快燒光了，燃燒不暢，火頭自熄。虛竹和童姥呼吸為艱，反是李秋水正在運使「龜息功」，並無知覺。

火頭雖熄，冰水仍是不絕的流將下來。虛竹在黑暗之中，但覺冰水淹過了自己嘴唇，淹過了人中，漸漸浸及鼻孔，心中只想：「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而童姥和李秋水仍是不停的分從左右攻到。

虛竹既感體內眞氣奔騰，似乎五臟六腑都易了部位，同時冰水離鼻孔只是一線，再上漲三分，那便無法吸氣了，苦在穴道被封，要將頭頸抬上一抬，也是不能，可是說也奇怪，過了良久，冰水竟然不再上漲，原來棉花之火既熄，冰塊便不再融。又過一會，只覺人中上有些刺痛，這層刺痛之感越來越是厲害，漸漸傳到下頦，再到頭頸。原來第三層冰窖中堆滿冰塊，極是寒冷，冰水下流之後，過不多時，又慢慢的凝結成冰，竟將童姥、李秋水、虛竹三人都凍結在冰中了。

堅冰一結，童姥和李秋水的內力就此隔絕，不能再傳到虛竹身上，但二人十分之九的眞氣內力，却也因此而盡數封在虛竹體內，彼此鼓盪衝突，越來越是厲害。虛竹只覺全身皮膚似乎都要

爆裂開來，雖在堅冰之內，仍是炙熱煩躁不堪。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間全身一震，兩股熱氣竟和體內原有的眞氣合而爲一，不經導引，自行在他各處經脈穴道中迅速無比的奔繞起來。原來他身子被封在冰內，童姥和李秋水的眞氣相持不下，終於和無崖子傳給他的眞力歸併，合三爲一，力道沛然不可復禦，所到之處，被封的穴道立時衝開。

虛竹一感到身上束縛除去，而內息兀自奔騰遊行，洶湧不已，雙手輕輕一振之間，喀喇喇一陣響，結在身旁的堅冰立時崩裂，他站起身來，只覺冰窖中氣悶異常，呼吸爲艱，心想：「不知師伯師叔二人性命如何，須得先將她們救了出去。」伸手一摸，觸手處冰涼堅硬，二人都已結在冰中。他心中驚惶，不及細想，將二人連冰帶人，一手一個的提了起來，去到第一層冰窖中，推開兩重木門，只覺一陣清新氣息撲面而來，只吸得一口氣，便是說不出的舒服受用。門外明月在天，花影鋪地，却是深夜時分。

他心頭一喜：「黑夜中闖出皇宮，那是容易得多了。」提着兩團冰塊，奔向牆邊，提氣一躍，突然間身子冉冉向上升去，高過牆頭丈餘，升勢兀自不止。虛竹不知自己體內的眞氣竟有如許妙用，只怕越升越高，「啊」的一聲竟叫了出來。四名西夏國的御前護衛正在這一帶宮牆外巡查，聽到人聲，一齊奔來察看，但見兩塊大水晶夾着一團灰影越牆而出，實不知是什麼怪物。四人驚得呆了，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只見三個怪物一晃之間，沒入了宮牆外的樹林。四人吆喝着追去，那裏還有踪影？四人疑神疑鬼，爭執不休，有的說是山精，有的說是花妖。

虛竹一出皇宮，放步而行，脚下走的都是青石板大路，兩旁密密層層的盡是人家屋宇。他不敢停留，只是向西疾衝。奔了一會，到了城牆脚下，他又是一提氣便上了城頭，翻城而過。城頭上的守卒無甚武功，只是眼睛一花，甚麼東西也沒有看淸。虛竹直奔到離城十餘里，再無一所房屋的荒郊，才停了脚步，將兩團冰塊放下，心想：「須得儘早除去她二人身外的冰塊。」尋到一處小溪，便將兩團冰塊浸在溪水之中。

月光下見童姥的口鼻露在冰塊之外，祇是雙目緊閉，也不知她是死是活。眼見兩團冰塊上的碎冰一片片隨水流開，虛竹又抓又剝，將二人身外的堅冰除去，然後將二人從溪水中提出，摸一摸各人的額頭，居然各有微温，當下將二人遠遠放開，生怕她們醒轉後又再厮拚。忙了半日，天色漸明，待得東方朝陽升起，樹頂的雀鳥喧噪，只聽得北邊樹下的童姥「咦」的一聲，南邊樹下的李秋水「啊」的一聲，兩人竟然同時醒了過來。

虛竹大喜，一躍而起，站在兩人中間，連連合什行禮，說道：「師伯，師叔，咱們三人死裏逃生，這一場架，可再也不能打了！」童姥道：「不行，賤人不死，豈能罷手？」李秋水道：「仇深似海，不死不休！」

虛竹聽二人言語之中，仍是充滿了怨毒之意，不由得大驚失色，雙手亂搖，說道：「你們兩位若再生死相拚，我可……我可……」只見李秋水伸手在地下一撐，便欲縱身向童姥撲來，童姥雙手一圈，凝力待擊。那知李秋水剛伸腰站起，便「啊」的一聲，重行軟倒，童姥雙臂說什麼也圈不成一個圓圈，倚在樹上只是喘氣。要知二人雖是身負絕世神功，但適才這一場拚鬥，已將眞氣都傳到了虛竹身上，自身所餘者只是聊足苟延殘喘而已。這時雖想鼓勇再鬥，却是有心無力。要知童姥今年已九十六歲，李秋水亦已八十餘歲，同負重傷，實已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

虛竹見二人無力搏鬥，心下一喜，道：「這樣才好，兩位且歇一歇，我去找些食物來給兩位吃吃。」只見童姥和李秋水各自盤膝而坐，手心脚心均翻着向天，姿式竟是一模一樣，知道這兩個同門師姊妹正在全力運功，只要誰先能凝聚一些力氣，先發一擊，對手絕無抗拒的餘地。這麼一來，虛竹却又不敢離開，生怕自己一轉身，回來時兩人中便有一個已然屍橫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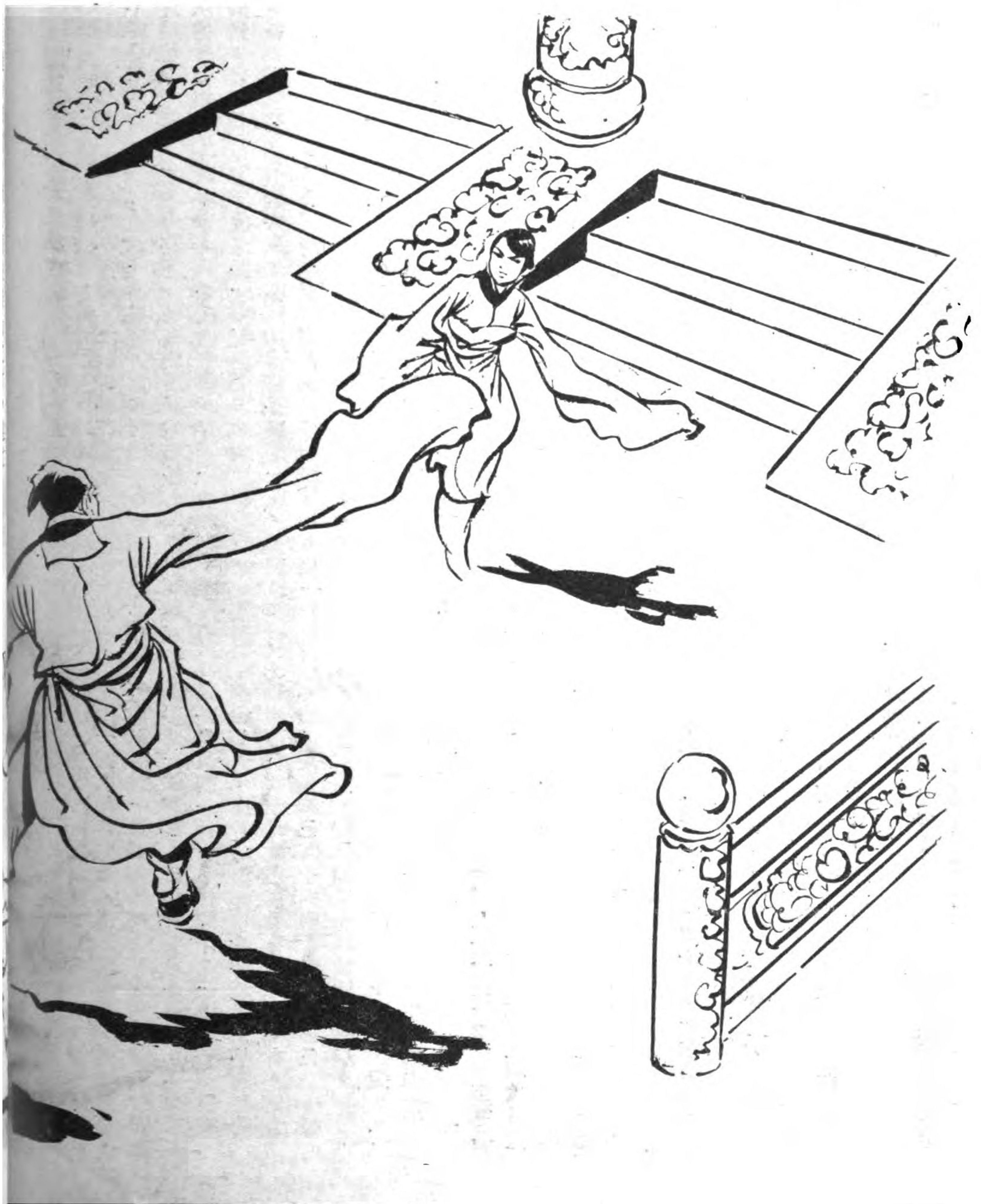
他瞧瞧童姥，又瞧瞧李秋水，但見二人都是皺紋滿臉，心道：「二人都是這麼一大把年紀，竟然還如此看不開，火氣都這麼大。」這時日光漸暖，虛竹抖了抖衣衫，拍的一聲，一物掉在地下，却是無崖子所給的那幅圖畫。這軸畫乃是絹畫，浸濕之後，並未破損，但畫上丹靑，却頗有些模糊了。虛竹將畫攤在石上，就日而晒。李秋水聽到聽音，微微睜目，見到了那幅畫，尖聲叫道：「拿來給我看！我才不信師哥會畫這賤婢的肖像。」童姥也叫道：「別給她看！我要親手泡製她。若是氣死了這小賤人，豈不便宜了她？」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何蔚水在玉環島放火，施出調虎離山之計，趁忙亂中盜了一艘小船，與洪剛兩人逃出了玉環島。二人的船在海上飄了二十多天，才在嶗山脚下傍了岸。何蔚水一心要找天邪、地凶替父報仇，洪剛却是胸無大志，只想到濟南城去投靠亡父的至交友好，吃兩餐安樂茶飯渡其餘生便了。二人甫一登岸，便被兩個黃衣人認出他們是玉環島來的，要他們去到「七雁峯」見望日上人。何蔚水不願去，推託說：不識望日上人。那兩個黃衣人便一手打式，一前一後站到何蔚水身邊，大有動手之意。

第七回　宇內一魂　望日宮中尋情郎

何蔚水一見情形不妙，忙又道：「聽說七雁峯高聳無比，我這位大哥，一點武功也不會，却是萬攀不上去的！還是不去了。」

那兩個黃衣人斜眼看洪剛，面有不信之色。

何蔚水一聲長笑，道：「若然兩位是從望日宮來的話，那麼一個人會不會武功，應該可以一眼便看得出來，絕不需猶豫的。」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他們顯然仍看不出洪剛究竟會不會武功來。但是何蔚水既然這樣說法，他們却又不好認看不出來。

他們略一沉吟，道：「不去是不行的，這位朋友若走不動時，我們可以背負他一陣。」

何蔚水聽得兩人說話的語氣，忽然軟了下來，心中也好生奇怪。

她心中略一思索，心想望日上人請人上望日峯去，多半沒有什麼惡意，他手下人仗着望日上人的勢子，作威作福，只怕難免，自己此次來到中原，若說要報仇，對方終究勢大，自己人單勢孤，若是能和望日上人這樣的高人認認交情，那有什麼不好？

她主意打定，便道：「那倒不勞兩位相負，兩位只要在前引路，我自會和他一齊上山來的。」

那兩個黃衣人齊聲道：「那更好了，你就跟在我們的後面來吧。」

他們兩人一面說，一面已向前掠了出去。

在何蔚水和那兩個黃衣人對話之際，洪剛在一旁一言不發，直到那兩個黃衣人離去了，他才皺着雙眉，道：「你……眞的答應他們上什麼……：望日峯去？」

何蔚水一拉洪剛，兩人一齊向前走去。何蔚水一面走，一面道：「這望日上人乃是武林正邪各派，十大高手之一，雖說脾氣古怪些，但是只要應對得宜，見了他却是沒有什麼壞處的。」

洪剛嘆了一口氣，道：「雖說沒有壞處，但是我們的行程總被躭誤了。」

何蔚水沉默了片刻，道：「你在濟南，事實上也是一個人都沒有，又何必亟亟到達？」

洪剛也呆了半晌，道：「古人常說，僕僕風塵，舟車勞頓，那如在家中，哪怕是一間破茅房，也可以一覺睡到大天光！」

何蔚水聽了，不禁啼笑皆非！

她自小便隨父親闖蕩江湖，及至父親爲仇人所害，她又在玉環島上棲身，這時武功大進，再履中原，正是待要大展抱負的時候，恨不得日馳千里，夜奔八百，洪剛只求大覺一睡的想法，在何蔚水想來，實是不可理解

到了極點！

本來，道不同不相爲謀，何蔚水大可以離開洪剛，自行上路的。

可是，她對於洪剛，却偏偏有着極其微妙的感情，使得她不捨得離開洪剛。當下，她只是連嘆了幾聲，不再言語。小路崎嶇，洪剛只走出了里許，便又氣喘不已。何蔚水右臂一閧，將洪剛托了起來，放在肩頭之上。

洪剛叫道：「放我下來，放我下來！」

可是他叫了兩聲，何蔚水身形起伏，早已經掠出了四五丈外了。

洪剛苦笑了一下，索性不再出聲，任由何蔚水負着，向前奔去。

行出了七八里，那兩個黃衣人才停了下來。

那地方，正是屏風也似的一座高峯脚下，那兩個黃衣人才一停了下來，便聽得前面大石之後，傳來了忽哨一聲，另有兩個黃衣人閃了出來。

那帶何蔚水前來的兩個黃衣人立即道：「快通報上去，我們發現了一男一女兩人，是乘玉環島上的船隻，前來此處的。」

那自大石之後閃出來的兩人，一聲答應，立即仰頭高叫道：「有玉環島上人來了。」

何蔚水一聽，忙叫道：「我們不是從玉環島來的。」

可是，他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半山腰處，又有人在高叫，道：「玉環島上有人來了！」聲音悠悠地傳了上去，在更高處，又有人叫道：「玉環島有人來了！」

何蔚水想要否認，他的語音，也絕對無法傳得如此之高！

她呆了一呆間，已聽得語聲又自上而下地傳了下來，那只有一個字，道：「請！」

何蔚水趨前去，對那兩個黃衣人道：「我們不是從玉環島來的，你何以如此說法？」

那兩個黃衣人一翻眼，道：「請上山去！」

他們只說了三個字，便轉身向山上，疾掠了上去，何蔚水無法可施，只得跟着他們，一齊向山上掠了上去，曲曲折折，盤旋而上，不一會，離地已有百來丈高下，到了一個石坪之上。

一到了那個石坪之上，便另有兩個黃衣人前來帶路。一連換了五起人，何蔚水功力雖高，但終究背負着一個人，也已覺得有些氣喘。

但這時，抬頭望去，也已經可以看到峯頂了。

那望日峯雖然陡峭，但是峯頂却十分平坦，乃是一個大石坪，少說也有十來畝寬闊，那望日宮，便是在石坪之上建造起來的。

望日宮的樣子，十分奇特，全是以一大塊一大塊的大石，砌起來的，那種大石，閃閃發光，老遠看來，那一大座宮殿，就像是發光的一個大怪物一樣。在正門之前，有兩排，每排十個，執戈持戟，古服古裝，身形高大的武士，站着一動不動，看來十分詭異。

那兩個帶路的黃衣人，在離開正門遠遠的地方，便停了下來。

何蔚水身子一側，將洪剛放了下來，洪剛四面一看，見到了這等陣仗，心中也不禁爲之一凜，睡意全消，低聲道：「我們到了麼？」

何蔚水道：「到了，你要記得，你絕不可胡亂開口，一切由我來應付。」洪剛點了點頭，那兩個黃衣人的身子，已俯伏在地，道：「恭稟上人，玉環島來的一男一女，已經帶上山來了！」

兩人講完之後，隔了片刻，才聽得宮中，傳來了「噹」地一聲響，接着，便是一個陰陽怪氣，像是三日未曾吃飯，五晚不曾睡覺的聲音，傳了出來，道：「你們退下去，嚴守崗位，不得擅離！」

那兩個黃衣人忙應道：「是！」

兩人答應了一聲，才敢站起身來，但仍然彎着腰，向後退了下去。

何蔚水一聽得從望日宮中，傳出了這樣陰陽怪氣的聲音，她心中不禁愕然，心想望日上人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儼然以沿海一帶的正邪各派武林泰斗自居，何以講起話來，竟如此有氣無力？

她心中正在思疑間，已見到在「望日」兩字的大匾之下，正門被慢慢打了開來，一個人向外踱來。

那人才一現身，門外二十個執戈拿戟的武士，面上的神情，更是嚴肅！他們相互對望着，身子一動也不動。那自大門中踱出來的人，身形又高又瘦，穿着一襲灰布長衫，就像是一枝竹竿一樣。

那人的來勢甚慢，但當他才一在門口出現之際，何蔚水便已看出那人雖瘦，但是雙目炯炯有神，一望而知是非同凡響的高手。

望日上人自尊身份，絕少在武林中露臉，除了眞正的幾個高手之外，他也不屑與別的武林中人往來，所以何蔚水也是只聞其名，未曾見過他本人。那灰衣人自宮中走出，意態高傲，難道他就是望日上人麼？

何蔚水正在遲疑間，那灰衣人已在她和洪剛兩人的身前站定。

灰衣人並不說話，只是目光爍爍，在何蔚水的身上，掃了兩下，又轉向洪剛。他在掃視何蔚水的時候，意態冷傲之極，望得何蔚水也不禁心中生寒。可是，當那灰衣人一望到洪剛時，他面上的神色，陡地一變！

他身子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一步，可是才一退出，又猛地向前跨出了兩步，一退一進之間，快疾之極，一到了洪剛的面前，手腕一翻，只見他灰布衣袖發出一股勁風，已將洪剛的手腕握住。

何蔚水一見到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驚，失聲道：「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她一面說，一面也一步向前跨出。

但是她這裏才跨出了一步，那灰衣人的左袖，已向後拂了過來。

隨着衣袖的拂起，一股勁風，陡地湧向前來！

那一股勁風的來勢甚奇，非但自前湧到，而且，在左右兩面，似乎也有壓力擠來，何蔚水猛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雙掌也一齊向前推出。

何蔚水在玉環島上，苦練異數經兩年，武功造詣，也已極高。

這時，她不知那灰衣人的身份，又不知那灰衣人要對洪剛怎樣，但又不能不出手，出手也不敢用全力，十分尷尬，她雙掌推出，用了六成左右的力道。

只聽得「蓬蓬」兩聲，掌風呼嘯向前，那灰衣人揚起的衣袖，也在這時，向下沉來。

何蔚水只覺得在對方的衣袖一沉之下，有一股極大的吸力生出，自己向前推出的兩掌之力，竟如泥牛入海，在剎時之間，無影無蹤。

何蔚水心中，又驚又急，進又不是，退又不是。幸而也就在此際，那灰衣人也已鬆開了洪剛的手腕，向後退了開來。

何蔚水連忙向洪剛奔去，只見他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面上現出了莫名其妙的神氣來。何蔚水忙道：「洪大哥，你受了傷麼？」

洪剛又是一呆，道：「受傷？我好端端地，怎會受傷？」

何蔚水聽得洪剛這樣說法，才定下神來。這時，那灰衣人也已開口，道：「你們兩人，來此則甚？」那種陰陽怪氣的聲音，聽來令人感到極不舒服。

何蔚水啼笑皆非，道：「尊駕手下，在我們一上岸時，便硬要帶我們來望日宮，怎地尊駕反問我們來此作甚？」

灰衣人道：「你們不是從玉環島來麼？」

何蔚水忙道：「不是，我們並不是從玉環島來的。」她一面在分辯，一面也在留心注意那灰衣人的神態。只見那灰衣人雖然是在和她講話，但是眼睛却不住地向洪剛望去，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氣。

何蔚水心中實是不明白，因為眼前這個灰衣人，即使不是望日上人，看他剛才所露的幾手功夫，也分明是一等一的高手，何以對絲毫不會武功的洪剛，如此注意不已呢？

難道這灰衣人是洪剛父執輩的至交麼？

何蔚水想了片刻，只聽得那灰衣人又道：「哦，原來你們並不是從玉環島來的，我們弄錯了——這位小兄弟，高姓大名？」

灰衣人向何蔚水講話，講到了一半，忽然又問起洪剛的姓名來。由此可知，何蔚水是不是玉環島來的一事，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所注意的，只是洪剛！

洪剛聽得那灰衣人問自己的姓名，他不禁有些受寵若驚之感，忙道：「我姓洪，單名一個剛字。」

灰衣人「哦」地一聲，道：「洪兄弟，幸會，幸會。」

洪剛聽了，更是手足無措，不知該說一些什麼才好，好一會，才道：「尊駕如何稱呼？」

那灰衣人道：「在下性索，名天青。」

何蔚水在一旁，一聽得「索天青」三字，不由得猛地打了一個寒戰！

她陡地踏前幾步，站到了洪剛的身邊，向洪剛連使眼色。

可是洪剛對於武林中人的名頭，根本不知道究竟，「索天青」三字，在何蔚水聽來，出一身冷汗，但是洪剛却是毫無反應。

他只是道：「原來是索先生！」

何蔚水的身子一斜，站到了索天青和洪剛兩人的中間，她悄臉微微發發白，道：「索先生，閣下就是武林中稱之爲宇內一魂的索前輩麼？」

索天青有氣無力地笑了一下，道：「那是武林朋友所贈的外號，不值一提。」

何蔚水道：「索先生在望日宮中，那武林中人，却是並不知道。」

索天青又「哼哼」「哈哈」地冷笑了兩三下，笑得何蔚水毛髮直豎。而何蔚水在一聽得那灰衣人自稱爲索天青之後，心中實已駭然之極。這索天青人稱「宇內一魂」，與「宇內一劍」江尊翁兩人是師兄弟，但是師兄弟兩人，一正一邪，這「宇內一魂」索天青，行事極之邪門，心狠手辣，武功又高，來去倏然，如同鬼魅一樣，正邪各派的高手，提起了他，莫不頭痛三分。何蔚水自然聽得許多人提起過他的名頭，聽了自然大驚。

何蔚水不明白像索天青這樣的人，何以會在嶗山望日峯上，看他的情形，像是在替望日上人做事一樣。

何蔚水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不及去深究這些事，她只是道：「索先生若是沒有什麼指教時，我們告退了。」

索天青冷冷地道：「你下山去好了。」

何蔚水一怔，她還只當自己聽錯，因爲索天青只說「你」下山去，似乎並不連洪剛在內，但是又不便多問，是以她一拉洪剛，道：「洪大哥，我們走吧。」

索天青慢慢揚起手來，道：「不，小姑娘，你先下山去吧，這位洪兄弟，我要留他在望日峯上住上幾天，與我切磋武功。」

何蔚水和洪剛兩人聽了，心中盡皆詫異到了極點！

洪剛還未開口，何蔚水已先道：「索先生，洪大哥一點武功也不會，你難道看不出來麼？」

洪剛也忙道：「是啊，要和我切磋武功，這簡直是開大玩笑了，若是腰酸背痛

兩個執戟武士阻何蔚水進入望日宮。

，什麼方子好些，我或者還說得上來！」

索天青聽了，却發出了兩下陰森之極的笑聲來，道：「洪老弟，我長你幾歲，叫你一聲老弟，你諒來不會見怪吧。」

洪剛雖然以前未會聽到過索天青的名字，但是在何蔚水的神情上，他總也可以知道，索天青是一個武林中的高人。

如今索天青竟開口稱他爲「老弟」，這更令得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只得連聲道：「不見怪，不見怪。」

索天青又是一笑，道：「洪老弟，明人面前不打暗話，你何必太以自謙？望日宮中，我也可以算是小半個主人，你且在宮中盤桓數日，難道當眞不肯賞面，一致於此麼？」

這時，何蔚水的心中，實是奇怪到了極點。

索天青是一等一的高手，她是知道的。以索天青的武功造詣之高，見識之廣，照理來說，萬萬不會錯認一個絲毫不會武功的人是高手的。

但是，索天青自一看到洪剛起，他的神態，便大是有異，那更顯得他不是誤認。

而洪剛之不會武功，這却又是千眞萬確的事情！若是洪剛和她在一起的日子短，那還可以說洪剛是在瞞着她，是眞人不露相。

可是，她和洪剛在一起，却已有兩年之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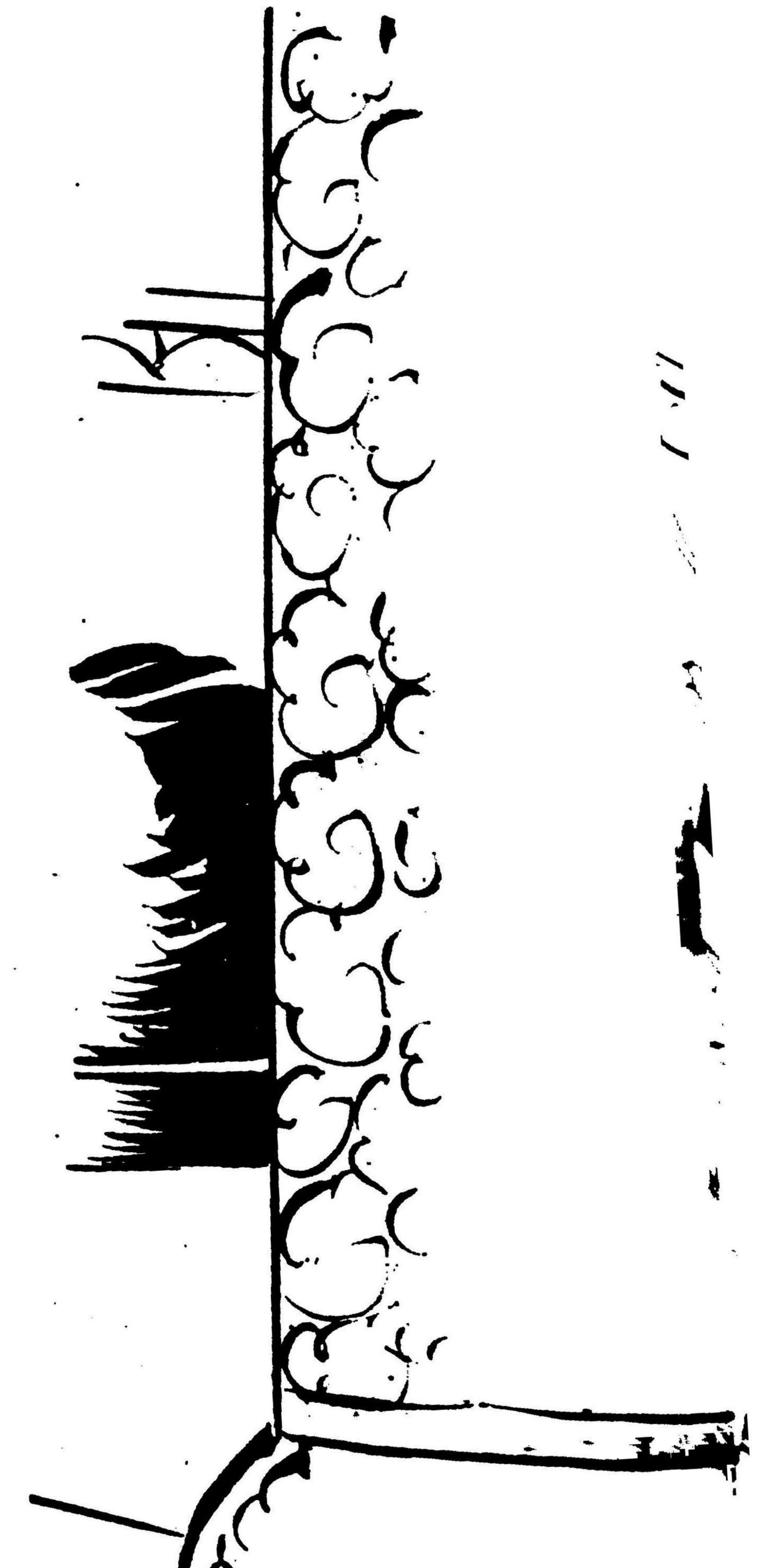
在這兩年之中，她和洪剛同在那個小院子中過日子，洪剛的一切，她全都知道，怎有可能洪剛是身懷絕技之人，而她有不知之理？

洪剛苦笑道：「索先生，我當眞是一點武功不會，你一定看錯了。」

索天青有氣無力地笑了幾聲，道：「眞人不露相，難得老弟你年紀輕輕，已然不露鋒芒，如此爐火純青了！」

他一面說，一面又疾一伸手，握住了洪剛的手腕，洪剛急叫道：「蔚水，蔚水！」

何蔚水連忙向前踏出一步時，索天青早已轉過了身子去，也未曾看到



他有什麼動作，身形陡地向前滑了出去，已在那兩排二十個武士之間穿過，到了大門之前，洪剛被他帶着，也身不由主地到了大門前，更是怪叫起來。

何蔚水又驚又怒，連忙躍前一步。

可是她這裏才一躍前一步，只聽得「錚」地一聲響，眼前金光一閃，一柄金戈，一柄長戟，已交叉攔住了她的去路。

何蔚水連忙站定了身子，當她抬頭向前看去，望日宮大門，業已緊閉。

同時，只聽得索天青陰陽怪氣的聲音，自門中傳了出來，道：「小姑娘，你是否從玉環島來一事，我已不去追究，你正應該偷笑了，快下山去吧！」

何蔚水大叫道：「索先生，洪大哥確是一點武功也不會，你捉住他作甚？」

可是何蔚水連叫了幾聲，大門之內，却是再也聽不到聲音了。

何蔚水雙手一伸，抓住了攔在面前的一戈一戟，雙臂用力一振。

她這一振，用的力道，着實不輕，只見眼前金虹暴展，交叉攔住的長戈長戟，果然被她振了開來。但是何蔚水却仍不能向前踏出一步。

因爲一戈一戟，才被震開，「颼颼」兩聲響，已一齊向她，刺了過來。

那金戈金戟，長大沉重，向前刺來的勢子，又急驟無比。何蔚水不得

不向後退了開去。她一退，那兩個武士却也不再追襲，仍是直挺挺地站着，面上神情刻板，像是何蔚水不向前闖，他們便一概不理一樣。

何蔚水又叫了洪剛幾聲，望日宮內，却是靜得可以，一聲回答也沒有。何蔚水心中大急，心想洪剛就這樣不明不白落入了索天青的手中，雖說索天青不像是有什麼惡意，但自己和洪剛見不了面，總不是辦法。

她略想了一想，眞氣運轉，左右雙掌，都已蓄定了力道，足尖一點，身子向前直衝了過去。

她才一衝向前去，那站在最前面的兩個武士，手臂一沉，又已一戈一戟交叉攔住了何蔚水的去路。何蔚水這次乃是有備而來的，她的去路一被阻住，雙手便已一齊翻起，將金戈金戟一齊抓住。

這一次，她運的力道極大，一抓住了對方的兵刃，手臂未曾震動，內力已從長大的戈、戟之上，傳了過去，那兩個武士面色陡地一變，身子一震。何蔚水內力再吐，那兩個武士被何蔚水接連兩股極強的內力，撞了過來，五指不由自主一鬆，身子也踉地向後退出了兩步。

那兩個武士一退，站在第二列的兩個武士，手中的金戈陡地刺到。

那兩個武士的出手，可稱快疾之極，只見金虹暴展，金刃劈空之聲，十分驚人。但是這兩柄金戈，却並未能刺中何蔚水。

原來何蔚水一奪了頭兩個武士手中的金戈長戟在手，雙臂猛地一沉，以兩件長大兵刃在地上一點，人已就着這一點之力，向上直飛了起來！

那兩件兵刃，足有七八尺長短，兵刃一豎了起來，便已七八尺高，那第二列的兩個武士金戈的一刺，便已經刺空了。

而何蔚水身在半空，雙手用力在那兩件兵刃之上一按，「錚錚」兩聲響過處，石坪之上，石屑四濺，一戈一戟，竟沒入石中各數寸，顫巍巍地直立不倒。而何蔚水則早就着這雙手一按之力，向上翻起了兩三丈來。

她向上翻起之際，便是斜斜而起的，到了兩三丈的高空，開始落下來之際，身形再一斜，早已越過了那二十個武士，落到了望日宮的圍牆之上。只聽得當她才一落到了圍牆上之際，那二十個武士，各自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呼叫聲來。何蔚水身形一翻，已落到了望日宮中。

她落下之處，離大門只不過幾尺，她剛一站定，便看到前面一扇門中，掠出了四個人來，那四個人一身黃衣，裝束和引他們上山來的人差不多，看來這樣的黃衣人，全是望日宮中的侍者。

那四個人一攔住了何蔚水的去路，却並不開口。

何蔚水正要向他們發問之際，已見到另一條人影，自上而下，掠了下來，越過了那四個黃衣人的頭頂，落在何蔚水的身前。

那人是從什麼地方躍下來的，由於其人來勢太快，何蔚水也未曾看清楚。她只覺得那人落地之際，一點聲息也沒有，輕功堪稱罕見。

等到那人站定了身子，何蔚水定睛看去，才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乃是一個中年書生。那中年書生的貌相，十分清俊，看來正氣凜然，令人心中起敬，他身上那一件月白色的長袍，更顯得他氣度不凡，十分高貴。

何蔚水本來想要大聲喝問的，但一見這樣的一個人突然出現，要叫罵的話，便縮了回去。

那中年書生向何蔚水打量了幾眼，道：「小姑娘，你竟能闖過二十武士的阻攔，來到望日宮中，那實是難得之極，你來此有何貴幹？」

何蔚水見對方講來心平氣和，所講的話，聽來又十分合理，她心中不禁一喜，道：「我和一個姓洪的同伴，一齊由海外來到中原，才一上岸，便被望日宮中人遇上，硬要帶我們來見望日上人，我們到了望日宮前，見到了索先生，索先生却不提上人要見我們之事，只是說要和我那同伴切磋幾日武功，硬將他帶進宮來，我是來找他的。」

那中年書生啞然失笑，道：「索先生號稱宇內一塊，武功之高，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你那同伴，必能在他處得到大益處，你却着急則甚？」何蔚水嘆了一口氣，道：「尊駕有所不明，我那位同伴，他是一點武功也不會的，而且最怕有人和他提起武功一事！」

中年書生兩道劍眉，向上略略一聳，道：「只怕不會吧。」

何蔚水急道：「我若是有一字虛言，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中年書生又呆了片刻，才道：「你們說是從海外來，是從何處而來的？」何蔚水心想，本來自己是一直否認從玉環島來的，但反到出了大事，如今不如認了是從玉環島來的，只怕見了望日上人，事情還容易解決些。

所以她答道：「我們是從玉環島來的。」

那中年書生「奧」地一聲，道：「原來是從玉環島來的，那上人定會召見的，你隨我來。」

他一面說，一面衣袖輕輕一揮，那四個黃衣人已向後退了開去。

他的身子也轉了過去，何蔚水只得跟在他的後面，向前走去。

那望日宮在外面看來，只覺得它宏偉壯觀，走了進來之後，卻又覺得深邃無比，走了一進，還有一進，一路之上，竟一個人也看不到，只覺得處身其間，有一種說不出的怪異之感。

好一會，總算來到了一扇黑錚錚的大銅門之前，那中年書生伸指在門上輕輕地扣了兩下，發出了極其清脆的兩聲響。

只聽得門內，傳來了一個十分濃重的聲音，道：「什麼事？」

那中年書生道：「玉環島上有人來，已隨小姪在此了，可欲一見？」

那濃重的聲音道：「來的是玉環尊者的什麼人？」

那中年書生轉頭向何蔚水望來。

何蔚水忙道：「我不是玉環尊者的什麼人，只不過幾年之前，家父為敵所逼，將我送到玉環島上去托庇，如今又離開的。」

那濃重的聲音似乎頗感詫異，道：「管賢姪，你帶她進來。」

那中年書生躬身道：「是！」伸手將那扇黑銅門，緩緩推了開來。

何蔚水一聽得那書生姓「管」，心中已經暗打了一個突。

這時，她又看到那中年書生伸手去推門．伸的乃是右手，他的左手之上，金光閃閃，竟戴着一隻以極細極細的金絲編出的手套。

何蔚水心中更吃了一驚，不敢出聲。她知道那書生定然是「金手書生」管鎮了，那絕不是好惹的人物，幸而自己剛才不曾胡言亂語。

而管鎮一推開那扇銅門之後，自己顯是可以和望日上人見面了。

上了望日峯之後，所遇到的人，如索天青，若管鎮，全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能夠結識這些高人，自然是極好的事情。

但如今和這些高手，究竟是敵是友，也難以確定，這卻令她忐忑不安。

銅門被緩緩地推開，何蔚水抬頭看去，門內並不是她想像中的廳房，而是一條極長的走廊。

管鎮卻不再向前走去，只是向前一指，道：「小姑娘，你自己向前去吧。」

何蔚水想要向管鎮問及索天青、洪剛的事。但是她心想，管鎮的名頭、武功雖高，但和索天青卻還是不能相比。

只怕在望日宮中，他的地位也及不上索天青，就算問也問不出什麼道理來的。所以她忍住了不出聲，點了點頭，便向前緩緩走了出去。

在她走出了幾步之後，身後的那扇銅門，已經「砰」地關上。

何蔚水苦笑了一下，此去是福是禍，連她自己也難以料得定！

她一直向前走着，走出了三五丈，走廊轉了一個彎，向前看去，乃是一扇圓門，門上掛着一幅簾子，何蔚水畧一遲疑間，已聽得那濃重的聲音，從簾子中傳了出來，道：「進來吧。」

何蔚水大着胆子，到了簾子之前，掀起了簾子，向前看去。

她定睛一看之下，只見簾子之內，是一間十分雅緻的小室。一張漆几上，縱橫十數道，是畫就了的棋盤，在漆几的兩面，兩個人席地而坐。

左首的那個，闊嘴、濃眉、獅鼻、短髯，生相十分之異特。這人的身材，一定十分高大，因為他坐在地上，和何蔚水站着，也差不多高下。

右首的那個則身形肥胖，頷下銀髯，長可尺許，面色紅潤，頂門光禿，兩人正全神貫注在棋盤上，何蔚水進來，連頭都不轉過來。

何蔚水在旁站了片刻，那禿頂紅臉老者下了一子，才轉過頭來，道：「從玉環島來的，就是你麼？」

何蔚水心想，那一定是望日上人了，她忙道：「正是晚輩。」

望日上人道：「你在玉環島上，可曾見到過玉環尊者麼？」

望日上人一問之後，那相貌異特的人，也側起了頭，在等何蔚水的回答。何蔚水忙道：「我未曾見過玉環尊者。」

兩人的面上，畧現失望之色，又轉過頭去。

何蔚水忙又道：「我雖未曾見過玉環尊者，但是我一個同伴卻是見過他的。」

望日上人道：「你同伴呢？」

何蔚水道：「他也在望日宮中——」她將洪剛被索天青帶走一事，說了一遍。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西班牙

可也茲髮頭水

能使白髮轉黑！

護髮生髮
芬芳馥郁
絕無色素
永不黏污

每日搽用"可也"頭水一次，繼續十天，白髮即回復烏潤可鑑。

令你青春常駐！

總代理：比利宴洋行 電話 37563·24485

·港九各大公司藥房均有代售·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